

冰点情人

作者：可儿

都是皇上惹的祸！
让她“身世坎坷”、“身分不明”不说，
还差点断了一条绝佳的姻缘线。
她的娘是皇上的妃子，
她却被丢在民间自生自灭；若不是西武国大世子，
来大连国物色太子妃，
她的一生只怕就这样了。
总算老天垂怜，给了她这个机会，
虽然她并不是心甘情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后页

大连国皇宫的议事堂内，皇上赫连敬峰。太子赫连上邪和多名大臣正在研讨国事。

“政事就讨论到此，朕有些累了，皇儿你留下，众卿家们就退下吧。”赫连敬峰用手指揉了揉额头，脸上有丝疲倦。

“遵旨，微臣告退。”七八名大臣向皇上行过礼后，鱼贯地走出议事堂。

赫连上邪关心地看着父亲。“父皇，既然您累了，就让儿臣送您回宫休息吧。”

赫连敬峰却哈哈一笑，疲惫的神色立刻一扫而空。

他向皇儿眨眨眼。“朕没事，父皇偶尔也想让耳根子清静一下啊。”赫连上邪轻声一笑，心想父皇还真是童心未泯啊。不过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的政事，难怪父皇会感到倦怠了，他能了解父皇的心情。

赫连敬峰笑笑后，吩咐身旁伺候的太监从书架上的木盒里取出一封书信。

“皇儿，你看看这封信。”赫连敬峰让太监将书信交给太子。

赫连上邪接过书信，摊开观视——

赫连敬峰看着皇儿俊挺专注的面容，嘴角的笑意藏不住，愉悦的神情表现出他心中的满足与高兴。这个与他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孩子，果真遗传了他的治国才能和非凡的学识魄力；不但拥有一国之尊的威势，这半年来皇儿处理国事的能力，更让他感到欣慰又放心。虽然这个孩子起初是怎么都不肯回宫，而他们父子也从不曾相处过，但是父子血亲毕竟是天性，赫连上邪答应回宫后，和他这做父亲的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就像是从来没分开过般。

赫连上邪看完信后，抬头询问父亲：“父皇，西武国大王武崇明和父皇很熟悉吗？怎么武大王会请父皇为世子武麒物色妻子呢？”

西武国位于大连国的西侧，两国一直是世交良好。

大连国国君赫连敬峰和西武国大王武崇明两人从小起就已是朋友了，又同样是少年即位为帝，虽然因身分关系无法常抽出时间相聚，但也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两人可说是知己老友了。

“朕和武大王是好朋友。武大王有两位儿子，武麒、武麟，他们两个年少时曾来宫里住过一些时候。

因为西武国地处蛮荒地区，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两位世子，武大王便将世子送到宫中和你的三位皇弟一起念书、习武，互相切磋学艺。可惜宏治、宏硕、宏毅三个皇儿资质平庸，大家一同学习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武麒、武麟两兄弟学会的就已经远远超过你那三个皇弟了，夫子也只得分开来教导。武麒、武麟兄弟俩在宫里待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学得了许多的知识才回西武国。”

“武麒、武麟两兄弟聪明过人，是武大王的好帮手，共同将西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兵强马壮、富庶繁华，让武大王很开心也很骄傲。武麒今年二十八岁，弟弟武麟二十六岁，男大当婚，武大王也早替两个世子做主订了亲。可是武麒的未婚妻在未过门前便病死了，所以至今他仍是孤身未娶；而武麟的婚事就是朕牵的红线，娶的是谈宰相的大女儿谈月眉。月眉是个知书达礼。贤淑的好女子，嫁给武麟后相夫教子。温柔体贴，很得丈夫的疼爱及公婆的喜欢。武大王好几次来信都很夸赞月眉，对我们大连国的女子相当有好感。想是为了这个原因，武大王才会来信拜托朕再为武麒世子找个好闺女为妻。”赫连敬峰骄傲地笑着说明。

“父皇，您告诉儿臣这件事，难道是要儿臣为武麒世子找妻子人选吗？”赫连上邪脑筋一转就明白父皇的用意了。

赫连敬峰赞许地点点头。“皇儿真是聪明，马上就猜到父皇的心思了。”

赫连上邪听了连连摇头。“父皇，这事儿儿臣帮不了忙。您明白儿臣除了怜儿和皇妹盈儿外，根本就认识不了几个千金小姐，哪能为武世子配姻缘呢？不成的。”

赫连敬峰怎会不了解呢，这不过是他对皇儿开的小玩笑罢了。

“哈……瞧皇儿你这模样，就算是决定军国大事都不见你如此慌张呢。放心吧，父皇是说笑罢了，只要武世子来宫里时，皇儿好好招待就可以了，选太子妃的事父皇会处理的。”

“武世子真要亲自来大连国选太子妃？”

“那是当然了。武大王一直想要武麒早日成亲，毕竟武麒是西武国的太子，负责全国的军政，也是掌管兵马的总元帅，这回武大王特地要儿子放下重任前来一趟大连国，足可见武大王有多重视这事了。而且武以世子人品极好，朕也很乐意为他找个贤妻。”赫连敬峰一直将武麒、武麟两兄弟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忙他自然是义不容辞。

“听父皇的语气，那位武麒世子真是很杰出的男人了？”赫连上邪看得出父皇对武麒选妃这事十分重视。

“武麒、武麟两兄弟都很聪明能干，尤其以哥哥武麒更为出类拔萃，除了相貌不俗外，身强力健就不必多提了。能带兵用人的首领必须要有独到的眼光，西武国兵力强盛，表示武麒有聪颖过人的智慧，而他一身的好武艺更是了得。皇儿，做父亲的一定是夸赞自己的孩子好，而皇儿你也优秀得让父皇刮目相看，但若论这世上还有什么人和皇儿你不相上下，那武麒便是唯一的一位了。你们两人都是人中之龙，也都是做父亲的骄傲。”赫连敬峰走到皇儿身旁，眼儿含笑地拍拍他的肩头。

能让父皇这般称赞，一定是很特出的人物了。赫连上邪对武麒起了好奇心，也很想见见这位西武国的世子。他们两人可以交换一下身为太子的宝贵心得。

“父皇放心，儿臣一定会好好招待武世子。武世子可是位太子，身分不同于常人，不知父皇您心中有什么人选？”赫连上邪感兴趣地问。

“皇儿，你认为盈儿如何呢？”赫连敬峰马上就提出一个人眩赫连上邪听了差点跳起来。

“盈儿？怎么能找盈儿？她和禹安已经……嗯，父皇，儿臣认为盈儿可能不大适合，父皇您还是考虑别的人选吧。”盈儿和易禹安互相属意，成为夫妻可是早晚的事。

“皇儿，父皇早有耳闻盈儿和易御医的事，但是每次看到他们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吵嘴个不停，哪有情意相投的样子，或许这两人根本就不合适在一起，何必强迫他们呢。武世子是难得一见的好人才，他和盈儿最相配了，不过父皇还是会多找几位闺秀千金给武麒多选择。婚姻毕竟是终身大事，结果如何还是要看当事人的决定。”

赫连敬峰浅浅一笑，语气非常肯定。不过他又马上接着说：“但是若以相貌、才情看来。

武世子和盈儿这丫头还真是相配极了，他们若成了亲，大连国和西武国就变成儿女亲家了，能永保两国的友好关系，皇儿你不认为这是一段两全其美的好姻缘吗？”赫连敬峰一副有此打算的模样。

赫连上邪在心中暗叫声糟，看来父皇真有意要将盈儿许配给武麒世子了，这不是硬生生拆散了盈儿和禹安吗？事关三个人的一辈子幸福，他不能袖手旁观。

“父皇，这是盈儿的终身大事，还是征询一下皇妹的意思才好，请父皇别那么快就下决定了。”赫连上邪忙请求。

“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由父母做主的，女孩家哪有什么意见呢。不过一切还是等武麒到宫里，让他和盈儿见面后再说，这事不必皇儿操心，你只要帮父皇好好招待武麒就行了，可千万不能怠慢贵客了。”赫连敬峰很慎重地交代道。

赫连上邪当然会尽地主之谊，但要将盈儿许配给武麒却是万万不能，父皇虽然没明说，但那意思很明显了。盈儿和禹安这对小冤家若不动作快些，赶快订下亲来，真就会棒打鸳鸯两地飞了，这个忙他非帮不可。

赫连敬峰看皇儿低头沉思，眼里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他伸伸懒腰，动了动身体。

“真是有些累了，朕要回宫休息，皇儿你也可以离开了。”

赫连上邪没多言，恭敬地行礼大步退下。事不宜迟，他要赶紧回宫找爱妻怜儿商量。

赫连敬峰看皇儿匆忙离去的脚步，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盈儿和禹安那对小冤家的事他当然很清楚了。

虽然他们总是吵吵闹闹，但是两人间的情意，明眼人都可以看得明白；只是放任他们再这样斗嘴下去，还不知要拖到何时才会定下来，现在有皇儿在旁推波助澜，这样一来就可以逼他们现出真情了。

但是不能收武麒为驸马，赫连敬峰还真觉得好可惜。

“来人，将皇族的宗谱呈上来，朕要好好翻翻看看。”赫连敬峰下旨。武麟的大媒做成了，武麒这婚事也一定没问题。

赫连上邪从议事厅离开后就直接回天和宫，将惊人消息告知爱妻裘见怜，之后夫妇俩马上兵分两路，各自找人宣布大事。

“怜儿，你说是谁？”

在双姝宫的花园亭子里，金凤公主赫连盈儿和太子妃裘见怜相对坐着。宫女一摆好茶水点心后就被裘见怜禀退，她忙向盈儿说了个大消息——“是西武国的武麒世子，父皇有意要将你许配给他呢。”裘见怜再强调一次。

“喔，是武麒大哥啊，他可是位英俊出众、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能嫁他为妻，可说是最大的幸福了。”

赫连盈儿笑着赞美。

裘见怜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回答。

“盈儿，你……你真愿意嫁给西武国的世子？”盈儿明明爱的人是易禹安啊。赫连盈儿大笑着摇摇头。“怜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就事论事。但是话说回来，就算我要嫁给武大哥，武大哥也不可能娶我的，我们的感情就如同是兄妹一般。”

“盈儿，这不是开玩笑。大哥说父皇提出这事时一副很认真的模样，父皇真是想将你嫁给武麒世子的。”

裘见怜还是相信丈夫的判断。

“怜儿，武麒、武麟两位哥哥住在宫里时，你还没进宫，所以没见过他们兄弟俩，不明白他们兄弟的个性。他们都是性格强悍、做事果断的人，尤其是武麒大哥，他下的决定从来就没人可以更改。他既然曾亲口认了我当妹妹，就不会改变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怜儿你可以放心，这门亲事不会成的。”

赫连盈儿一点也不担心，虽然武大哥住在宫里时，她才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小丫头，但武大哥比她那三位哥哥都还要照顾她，疼她。但从武大哥回国后，她就没再见过武大哥了，后来知道他成了太子，将西武国治理得很好。

“看你说得这么轻松，但愿禹安也是这么放心就好了。”裘见怜嘟囔道。

盈儿和禹安这对冤家将拌嘴吵架当成是乐趣，感情却是愈吵愈好。他们总是一见面说不到三句话就会斗起嘴来，但是两人每天都要见面，无法忍受一天不见到对方。

真是对冤家！盈儿、禹安要成亲可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了，看得旁人着急，他们倒像无事一样。这样的情形也莫怪父皇会以为盈儿和禹安个性不合、无法配成对了。

“噢？易禹安也知道这事吗？”赫连盈儿好奇问道。

“现在该是知道了。我来告诉你这事时，而大哥就去通知禹安，想来禹安听了后一定很惊讶、焦急。盈儿，既然你说武麒世子将你当妹妹看待，那你最好向禹安解释一下，以免他空着急。”裘见怜提醒道。

赫连盈儿眼儿一转，小脸高傲地一抬。“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不但不会说，怜儿你也不准和易禹安解释我和武大哥的关系。要急就让他急吧，看他担心我最高兴了。

怜儿，记住，这是秘密，你不可说，绝不可说，一定要记得喔。”她拉着裘见怜要求。

“盈儿，到这时候了，你还要捉弄禹安。你们应该是赶快商量婚事，两人快快成亲才对，怎么还这样的胡闹呢？”裘见怜对盈儿的小孩子脾气很无奈，都已经是大人了，还如此爱捉弄人。

“成亲？谁要和易禹安成亲？他想娶我，等下辈子吧。”赫连盈儿傲气十足他说。

“盈儿，别玩了，小心将一段好缘份给玩完了。”

裘见怜皱起眉头，忍不住斥责。

“哎呀，怜儿，这事我自有分寸，我会自己解决的，你和大皇兄就别担那么多心嘛。

怜儿，你现在应该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才刚有了身孕可不能不小心喔，你怀的可是父皇，大皇兄，还有全国人民的宝贝呢。”

赫连盈儿忙扯开话题。怜儿怀孕一个多月了，她那个平时总是不爱笑的大皇兄，近来是笑逐颜开，满脸都是当父亲的傻笑容。皇兄、皇嫂真是恩爱得让人羡慕。

赫连家的兄妹都一样固执任性，裘见怜明白再说什么盈儿也听不下去。她没办法地摇摇头，看来禹安要抱得美人归还要花费许多的精神了，还好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人一来一往谁也不吃亏。谁也没占到便宜，两人却玩得乐此不疲。

裘见怜只得顺盈儿的意，不提武麒的事。她就当个旁观者吧，看这顽皮丫头要怎么玩下去。

另一边，赫连上邪对易禹安说明了皇上有意将盈儿许配给武麒，让大连国和西武国结为儿女亲家。

哪知易禹安听完赫连上邪的话后，他竟然反常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皇上这么有心要为金风公主找驸马，这是好事啊。那丫头脾气太坏了，找个太子来治治她也不错嘛。”易禹安一脸笑容，没有丝毫的惊讶，慌张。

“禹安，你表面上是这么说，但在心里的焦急我明白。你和盈儿平时虽是打打闹闹，但你们的感情如何我和怜儿最了解了，何况我们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在我面前你就别再装模作样了。”赫连上邪看了易禹安一眼。这兄弟和盈儿玩上瘾了，两个人的脾气又倔，谁也不肯先承认爱着对方，好好的婚事就这样拖延下来，让身旁的一群人着急。

“哈，我和那丫头哪有什么感情？有的不过是打闹、斗嘴吧。我可从没见过这么娇蛮无礼的女孩子，若非她是公主，我会好好教她何谓三从四德，让她明白女孩子该有的模样。想到武太子要娶那丫头，我还替武太子感到可怜呢。”易禹安喝了口茶，不在意地说笑。其实盈儿的脾气他非常明白，她绝不会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哪怕是皇上下令，她也不会遵从的；而那丫头喜欢谁，他心中清楚得很。

“禹安，你爱和盈儿笑闹没人反对，但这事若有皇上出面干涉就没那么简单了。若父皇真想和西武国和亲，就算盈儿不肯答应也要上花轿。这可不是开玩笑，事情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到时你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禹安，一切事情你可要想明白来才好啊。”赫连上邪真为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冤家操心。

易禹安飞扬的笑脸收敛了下，转成了较正经的神色，想了下才说：“那丫头若真嫁去西武国皇宫，没有父皇，哥哥可以为她撑腰，让她为所欲为，那她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难受吧，而她一定就会写信回来向怜儿诉苦。怜儿和那丫头姊妹情深，到时候也会为了此而伤心的，而你又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爱妻有一丝一毫的不开心，所以你会心情不好，这不就影响了宫里的气氛吗？这样想来，那丫头还是别嫁到西武国好了。好吧，我会想办法让那丫头嫁不成的这总成了吧？”易禹安的语气像是要帮赫连上邪解决难题般。

赫连上邪了解男人的心情，虽然心中已经爱得要命了，仍是嘴硬不肯说出来，总认为不为感情所惑才是男儿本色。以前他不也是如此吗？直到吃过苦后他才明白爱要说出口的道理。禹安还没想明白，但是他已经拐个弯表示不让盈儿嫁给武麒了，那他就等着看事情发展就好了，反正老婆到底是禹安的，自己何必穷紧张呢。

“当然可以了，只是盈儿老爱和你唱反调，你愈不让她嫁武麒，她可能愈要嫁给他，你别

帮了倒忙，拱手将我皇妹嫁到西武国去了。”赫连上邪好笑地提醒禹安。

易禹安翻翻白眼，心想这话没错，那丫头真是最爱和他说反话了，这点他不能不防。有他在，他是绝不会让赫连盈儿嫁人的；她要嫁人，还得要他同意才行呢。

“武麒何时会来宫里？”

“我也不知道，西武国大王的信中并没有写来访时间，不过我想该是快来了吧。”

赫连上邪回答。

易禹安也不说笑了，当下认真地动起脑筋了。

西武国皇宫的御花园里，大王武崇明和太子武麒正起了个小争执——“父王，儿臣还不想娶亲，请父王别再相逼了。”

武麒粗犷的眉毛一耸，薄薄的冷漠双唇抿成一线，古铜色的脸庞显得阴郁。

“你都几岁了，还不想成亲，那要等到何时才结婚？你弟弟阿麟的儿子都一岁多了，而做哥哥的你却连个妻妾都没有，成何体统？你别再说了，总之你必须去大连国。这一趟算是让你休假，或说是代表西武国到大连国做友好拜访都可以，反正你必须要去就是了。”武崇明摸着下巴上的大胡子，也瞪大了双眼，一副没得商量的口吻。

“父王，儿臣掌管全国的兵马，怎能说丢下就丢下，这关系到我国国防上的安全，儿臣不能弃之不管。”武麒眉宇间的神情更冷肃了。

“现在天下太平，也不会有紧急的军情发生，若真有问题，父王和阿麟也会解决，你有什么不放心呢？”

本王已经修书一封给大连国皇上赫连敬峰了，赫连皇上答应为你挑个好妻子的。你若喜欢大可以先订下亲事，直接就带回国成亲，本王相信赫连皇上的眼光。

这两天你准备准备就出发吧，到大连国好好玩，不必太早回来了，这是命令，明白吗？”武崇明语气坚定，令出如山。

武麒眉头紧蹙，炯然有神的大眼里满是不情愿，一双拳头也握紧了，他了解父王的好意，只不过他目前没有安定下来的打算，就算现在是太平时，他也不准军队过于安逸而丧失了斗志，所以他将全国军队划分为五大队，轮流施以军事演习，模拟作战时的情况，丝毫不让士兵松懈怠惰。只是如此一来，他就必须在军队各据点间巡视察看，哪有时间留在宫里享福呢。当然他也不可能带着妻子东奔西跑，那他娶妻又有何用？不过是误了那女人的青春罢了。

原先父王为他订了亲事，他是不能不娶，但是设想到那女子夭折早逝了，让他过了几年无拘无束的日子；加上皇弟成亲又有了孩子，武麒以为父王不会催促他成亲的，哪想到父王平时不说，说出口时便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他点头当新郎官，让他不知该如何应付。

武崇明见儿子还想反抗，忙再说明：

“阿麟自娶了月眉后，夫妻俩亲亲爱爱的多好。你是哥哥，又是一国的太子，至今却未婚哪合礼数呢。

国内的大家闺秀你母后都一一对你提过，也给你看过了画像，但你都说不喜欢。那好吧，这回就让你到大连国去选太子妃，这总成了吧。大连国里美女如云，听说赫连皇上的女儿金凤公主也是个才貌双全。美如天仙的大美人，目前还待字闺中，你若看了喜欢就明白告诉赫连皇上，他一定肯将女儿许配给你。两国能结成秦晋之好，就是皆大欢喜了。”武崇明最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武麒却立刻摇头。“儿臣只将她当成是妹妹，不会娶盈儿的。”

“否则月眉的妹妹也不错啊。月眉说她那个妹妹既会文也会武，巾帼不让须眉，你若不爱文弱的女子，这样的千金你该会喜欢吧。”武崇明再想出个人眩“女子舞刀弄剑也是花拳绣腿，怎能和男人相比，也不能随我过军旅生活的。妻子不过是累赘，增加我的麻烦罢了。”武麒毫不客气地批评。

见儿子的固执不通，武崇明也火大了，大手一拍大声下令：“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也不论你将妻子看成是麻烦还是累赘都好，你就是一定得去大连国就对了！”

本王不多说了，你现在就回宫准备，行李收拾好就出发！”话说完，武崇明衣袖一甩大步离开，心想武麒再大胆也不会真的抗命，一定会听令到大连国。

武麒看着父王怒冲冲离去的背影，不禁手敲脑袋呻吟着。他无法违抗父王的命令，看来此趟大连国之行他是非去不可了。

好吧，父王既然要看他娶妻，他就找个温柔顺从。

没脾气的女子当是交差好了。想想她有着太子妃的头衔，将来还是一国之母，也不会太委屈她了。女人衷心所希望的不就是这些吗？他不算是误人青春了。

这一想来，武麒心情好了些。其实少去选妻这一层顾虑，他也真想到大连国走走。他知道大连国的太子赫连上邪是在民间长大的，传闻他是文韬武略都精通，又懂得治国道理，同是太子身分，他也想去会一会赫连上邪。武麒如此想着走回碧龙宫，开始有休假的感觉了。

大连国的皇宫里洋溢着一种兴奋欢愉的气氛。西武国太子要来宫中选太子妃的事已经传遍整个京城了，许多家中有未嫁闺女的皇亲国戚们都很关心这事，希望女儿能被召入宫中和武太子见面；大家都怀着希望，屏息等待宫中传来的好消息。

大连国皇城内共有四十座宫殿，除了皇上、皇后、太子、公主的住处外，其余的大部分宫殿是嫔妃住所，或辟为乐宫、舞宫，和放书策的书房，有些则是女官、宫女的住所。

所有的宫殿都以天坛为中心点，呈圆形往外排列，愈近天坛的宫殿表示身分地位愈为重要。皇上所住的天安宫、皇后住的凤昭宫、太子住的天和宫、金凤公主住的双姝宫虽然都是自成一个隔局，但都靠近天坛。

距天坛最远的称之为冷宫，共有两座宫殿，在前的一座砖屋叫寒宫，住的是犯了罪的嫔妃。她们来冷宫受罚，服刑满了就能离开，而位在更偏远的叫边宫，里面住的嫔妃便是属于长期监禁，就像是犯了滔天大罪，被判无期徒刑一样。

“夫人，小姐来了，人在外厅。”

在边宫后园的亭子里，一个生得冷艳美绝的少妇，脸色严峻地坐在石椅上看书。

她听到随身奴婢的禀告后，缓缓地放下手中书本站起，冷着脸向外厅。

边宫美其名称为宫，其实只有三幢相连的茅草房子，屋内处处可见破旧的家具，看起来就如同民间的贫苦人家一般，哪能和个宫廷相提并论呢。

那位冷艳的妇人名叫常婉英，被皇上封为英妃，因为犯了大错而被贬至边宫服刑，注定要在这里老死。

她身边有两个贴身奴婢，霞姑、喜姑。三个人在边宫住了已近二十年。

常婉英走到外厅，一个妙龄女子身姿亭亭地立在厅里。她有着和常婉英一样出众的脸孔，一看就明白她们是母女；而这年轻女子也同母亲一样，脸色冷淡，那股冷傲冰霜的气质配上花容月貌让人见了难以移开眼。

“娘。”看到妇人走入，少女有礼地唤了声。

“又半年了吗？还真快。”常婉英在厅里木椅上坐下，似是轻叹般，冷冷的没半丝感情，不明白的人听来一定会认为她很愿意见到自己的女儿。

但是常无心已听惯母亲如此的说话语气，也不以为意。她和母亲间的感情一向冷淡，所以她也未回话，只是静静地站着。

“夫人，难得小姐进宫一趟，奴婢就到后面杀只鸡，今晚加菜庆祝好不好？”

陪在常婉英身旁的仆妇霞姑提议。

“杀鸡就杀鸡，别用庆祝的名目，世上能有什么事值得庆祝呢。”常婉英语气冰冷地道。

霞姑跟着常婉英这么多年，对夫人冷漠的言辞也习惯了。她笑着说：“总之是好事就对了，奴婢下去杀鸡了。”匆匆地下去忙了。

厅里就剩下母女俩了，冷漠气氛依旧。

一会后，常婉英手指着身旁的椅子对女儿说：“坐吧。”

常无心点点头，顺从地坐下。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常婉英口气平淡地问，语调里实在听不出母亲对女儿该有的关心。

“还好。”常无心简短回答，也是淡漠有礼。

“念了什么书？”常婉英再问。

“一些散记、诗词、史书。”常无心望着母亲说着。

“你该多读些道家书籍，明白一些人生无常的道理。我这儿还有些书，你拿去读吧。”常婉英吩咐的语气像是对下人说话，只有在谈论到书本时，她的话才会多一些。

“谢谢娘。”常无心轻点了下头道谢。

在这些对话后，母女俩又没说话了。时间静悄悄地流过，厅里只有沉闷，但这对母女却脸色平静，也不觉得这样的气氛有什么不对。

常婉英坐了会便起身。“我在后园子看书，你自己就随意走走吧。”话说完，她人也离开了。

常无心抬头看了遍厅内，注意到这屋里少了张木椅，想是坏掉不能再修了所以被丢弃；而窗子的破洞更大了，桌几也歪歪斜斜的，表示这半年来，宫里的工匠仍是没来边宫修补过东西。

常无心慢慢走出大厅，屋外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野地、间杂着几棵大树，而屋后则是一片森幽的竹林，这地方一看就让人感到荒凉，真是做为冷宫最适合的地方了。

娘在她出生前就被皇上贬到这边宫来了，因此她出世时没有御医在旁边，还是霞姑、喜姑为娘接生的。

她一落地后，娘只看了她一眼，为她取了无心这个名字后，就被宫中管事送出宫，交给京城外一猎户平民抚养，每半年才能进宫一次陪伴娘，为时十天，十天后又必须回到养父母家过着平民的生活。

她虽然是妃子所生的女儿，可是她的身分却不是公主，甚至比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更低下，因为她“可能”是私生女。可能，多可笑的语句，那表示她连自己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而这也是为何娘会被皇上贬到冷宫的原因。

她稍懂人事后，娘便不隐瞒她，一五一十地将她的身世真相告诉了她。常无心还记得那是她八岁时的事情，一个初知人事的小女孩，所明白的第一件事竟是自己这样见不得人的出生。那回她待在宫里十天，也足足哭了十天，而娘倒像无事人一般，也不准霞姑、喜姑来劝慰她，就放任她啼哭不止，那十天的时间难熬得有如千百年之久。

最后当她又要被送出宫时，娘才冷冷地告诉她：“这就是你的人生，想怎么过也只有你自己能解决。你哭、你疼、一切的喜怒哀乐还是只有靠你自己亲身体验，因为你就皇你，永远变不了别人。”

她当时听不懂娘话中的意思，但这些话却像生了根般的在她心头盘踞下去，想忘也忘不了。后来慢慢长大了，她才逐渐了解。就像被针刺到了，那种疼痛只有自己能了解，旁人永远也不能知道自己的痛；除非他也被针刺到了。

所以她只要管好自己，不受任何的伤害。疼痛就可以了，其余不能掌控的事就别管了，利人利己。

而最能使自己不受伤、不疼痛就是少欲少求。没有欲望、没有渴求，人就不会想获得什么东西；若不想得到什么，也不会因为得不到而痛苦了。如同她的名字“无心”；既是无心，这世上又还有什么能伤得了她呢。

加上娘也让她读了许多关于生死玄学的书籍，使她看清了生命的无常；况且人活在世上是受苦时多、快乐时少，而快乐又大多建筑在自己或别人的痛苦上，也脆弱得有如易碎的水晶，虚幻得有如短暂的泡沫，一下子便消失了；那快乐消失后，因为自己已尝过了快乐的滋味，再遇上痛苦时只会更痛苦罢了，那不如做一个不知道快乐、痛苦的人，对所有事不会有任何感觉。

所以她用一双冷淡的眼眸看这人世间，让自己的心如冷冻结冰的河流。世间上的任何事都无法引起她的喜怒，这样她就能永远保持冷淡无心的境界，也就能无喜无忧了。

当然这事说来简单，做起来非常地困难。人有七情六欲，她也一定会有发怒、委屈、伤心的时候，但是经过修炼，她心中的波动已是一次比一次来得小。现在她虽然无法说自己是心如止水，但这世上已鲜少有事情能让她心动了。

常无心走到屋子旁的大树下，靠着树干望了会天空，慢慢地闭起眼睛。不特别去想什么，她让自己脑里是一片清明，感觉很舒服。

常无心不知道自己闭眼了多久，直到听见有人走近的脚步声才睁开眼睛。

喜姑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包东西，常无心看得出那是米。边宫太偏远了，加上是个冷宫，所有的米粮、衣布、日常用品都要走上好一段路，到管事那儿领取，没人会送来。这一来一往要花费不少时间精神，所以霞姑、喜姑平日会在后院子种菜、养鸡，自给自足，除非是一些无法自己取得的必需品才到管事那儿领取。常无心走近喜姑，轻唤了声招呼。

喜姑看到常无心后，清秀的脸庞露出疲倦的笑容，点点头。虽然是婢女，但喜姑、霞姑两人也是女官出生，长得秀丽貌美。喜姑一口气将米搬到了厅堂才放下，捶捶酸疼的手臂对随后走入的常无心高兴说道：“小姐，喜姑明白你今天要来，特地去了些白米回来，晚膳有香喷喷的白米饭好吃了。”

“喜姑，谢谢。”常无心淡淡地点头说谢，比起娘的冷漠；喜姑和霞姑更像是她的亲人，但她也只会冷淡地点头表示谢意。

喜姑笑笑摇摇手，再度抱起白米走向厅后，将白米搬回厨房，常无心也信步随着走去。

偌大的厨房，除了一个被烟熏黑的炉灶。一张破旧的木桌。一个老旧厨柜，几个木盆、水勺外，就空荡荡的了，比一般百姓的厨房更加简陋。

霞姑正蹲在地上杀鸡拔毛，喜姑就将白米倒在厨房一旁的米桶里。喜姑见常无心也跟着走入厨房，忙挥手要她离开。

“小姐，这厨房太脏了，不适合小姐来。小姐还是到外面走走看看，或是去陪陪夫人也好，别留在这儿，免得弄脏了。”

常无心轻点头，转身离开。娘在看书，最不喜欢别人去打扰，她还是别去。她步出屋里往竹林走去，竹林后是个小山丘，爬过山丘，就可以看到一个大湖泊接着一条水流潺潺的溪流。这大湖泊容纳了城外几座大山上的泉水，再用人工辟出一条溪流，导引湖水流到皇宫里的皓湖；皓湖也是由人工所凿成，湖面宽广，湖边造景优美精致，是宫里皇上、后妃休闲的地方。

而皓湖源头的这个大湖泊却没役无闻，因为地处冷僻，也没人会来此，它就如同被人所遗忘的边宫一样，孤独地留在皇宫里的角落，让时间淹没。

不过也因为这地方冷僻无人，也充满了清静冷幽，常无心喜爱这样的安静，私自叫这湖泊为无名，无名配无心，是最为适合了。

娘不会因她每半年回宫一次就特别重视她，娘依然只做着自己的事，看书、弹琴、种花、养鸟，并不会多分出时间陪她；对她的态度始终冷漠寡言，母女之情淡得有如陌生人般。

幸而无心也练就了一身的清心寡欲，不觉得母女情淡有什么不好，她总是能自得其乐。她很喜欢这无名湖，所以每回来边宫时，总在这儿逗留最久，母女俩互不干涉对方，日子也是在平静安详中度过。

常无心一个人走到湖边坐下，时序正值入夏，酷热逼人，而这儿因有树木、湖水，却清凉得有如秋天。

寂静的林子里，虫鸣鸟叫声听得最为清楚。她静静地听着，无表情的脸孔感觉不出她的情绪起伏，但她单薄的人影却和这片清幽之地融合成一体，好似她天生便属于这里，不再是凡尘俗物了。

常无心自湖边回来时，霞姑、喜姑已经准备好一桌的晚膳，但能说是好菜的就只有一盘鸡肉，其余是野菜、草菇，和每人一碗的白饭。

喜姑看到常无心回来了，开心地喊道：“小姐，坐下吧，要用膳了。”

常婉英也在霞姑的伺候下走到大厅，四人在桌前坐下。因为人口少便没有尊卑之分，大家一起用膳。

在常婉英举箸开动后，其余人才开始吃饭。

不过用膳时间一向也是静悄悄的，常婉英不开口，另外三人也不说话，众人安静地将晚膳用完。晚膳后，常婉英和常无心在厅里喝茶。

“宫里有什么事发生吗？”常婉英喝了口茶，随口问起。

喜姑忙开口回答：“有，我到管事那儿领米时，听到大家都在谈论西武国世子来访的消息。传闻西武国的世子这回来宫里是为了选太子妃，这件事已经传遍宫中内外了，皇上还特别宣召了兰字辈的四位公主和谈宰相的小女儿，容御史千金入宫。众人都猜测西武国世子会从中选出的最可能人选便是金凤公主。

传说皇上有意和西武国结为亲家，将金凤公主许配给西武国世子，以保两国永世和睦相处呢。”

所谓兰字辈的四位公主，分别是韦王爷的女儿兰庭、兰香公主，和寅王爷的女儿兰娟、兰云公主。她们都是赫连敬峰的侄女，和赫连盈儿是堂姊妹的关系。

常婉英听到这消息后，本是冷漠的面孔多了抹深思。她想了想后，转头看着女儿。“你也近二十岁了吧。”

常无心点点头。

“你养父母有帮你找对象了吗？”常婉英又提。

常无心摇摇头。她的身分特殊，谁敢为她做主婚事呢。

皇上要她以平民身分长大，就随意指派个宫内管事为她找养父母收养她，刚好那位管事有个远亲是京城外的猎户，就将她交由这对猎户夫妇抚养，每个月宫里再贴那猎户夫妇一些银子，当是抚养费。她养父母明白她的身世，不敢真将她当成是亲生女儿，加上养父母自己也有儿女了，所以对她是地非常客气有礼，就像是在人家家里做客一样；在养父母家，她不过是个外人罢了。

“小姐年纪这么大了，实在也该为小姐找个婆家才对啊。”喜姑插嘴说道。

常婉英眼神冷峻地看了喜姑一眼，似在责备她多嘴。

喜姑马上闭起嘴不敢再多话。

“二十岁，说来也该要配婚嫁了。”常婉英自言自语地低喃，脸上神色却阴沉冷凝，让人不寒而栗。

常无心看到母亲这样看似关心却更像在算计什么的模样，心中不由得升起一抹不好的感觉，让她莫名地恐惧。

常婉英再抬头仔细地看了看女儿。女儿果真是生得美丽无双，比起自己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她一身的冷漠气质比天真可爱的女子更让男人感兴趣，一定能引来大众注意的目光。

常无心见母亲一直看着自己，心中的疑虑更深了，不安感也在扩大。不过，就算她有心事也无人可以倾诉，加上四周的人对她总是客气疏远，她又看多了生死无欲的书籍，自小便练就一脸的面无表情，不管遇上何事她都要自己冷淡以对。

常婉英注视着女儿好一会，然后放下手中茶杯。

她站起身，淡淡地丢下话：“回房休息吧。”就缓步走回房间。

霞姑、喜姑对夫人这样摸不着头绪的举动已经习惯了，而常无心纵使心有疑问也不会问出口。因为娘不说的事，她也问不出结果的。

“小姐，你的房间奴婢收拾好了，小姐也回房休息吧。”喜姑对常无心说。

常无心点点头，走向自己的房间。这三间茅房，一间是客厅、书房，一间是厨房，而另一间就是供睡觉休息的房间了，小小的一间茅房里只隔了两个房间，一间是常婉英的卧房，而另一间平时是霞姑、喜姑的睡房，若遇上她来，霞姑、喜姑就将房间让给她，两人便住在厨房旁的杂物间里。

小小的房里放着张大床，另有一个缺了只脚用木头垫着的木柜。一张陈旧的梳妆台，除了寒伧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

常无心打开柜子，喜姑已将她带来的几件换洗衣裳叠好放在柜子里。她拿出睡衣换上，走到窗旁推开窗子让月光流泻屋内，心中又想起喜姑说的西武国世子来宫里选太子妃一事。这消息对其他的女子而言是件大事，但是娘为何对此事表现出特别关心的神情呢？

赫连盈儿是皇上最宠爱的女儿，若皇上真想让金凤公主嫁给西武国世子，那太子妃之位肯定是属于金凤公主的，旁人再如何积极也争取不了；因为除了西武国的世子外，决定权就掌握在皇上手中了，女子不过是被人操纵在手中的棋子罢了。

就算当了太子妃，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以夫为贵的女人。因为丈夫的太子身份，才能拥有太子妃的权力，但仍是依附男人为生。这样的地位有什么好争取呢？

常无心真不懂世人的想法。

但是尽管自己有如此的思想，却仍要活在男人的阴影之下。皇上决定了娘的命运，也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不知道如此的日子可以过多久。万一皇上又想起她这个人，发现她已经到了嫁人的年纪，不知又会将她嫁给谁？若皇上没想起她，那她是否就要在养父母家在到老死呢？

常无心对嫁人成亲没什么多余的感觉，当那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或许终会有轮到她的一天。她若无法反抗就只有接受了，但是她仍还是她，这道理也不会改变的。

武麒来到了大连国的皇宫，赫连上邪代父皇热烈地欢迎贵客到临。

两个人中之龙的男子相见后，不但都为对方雄壮威武的气势所震慑，而且彼此言语相投合，可说是英雄惜英雄，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

赫连敬峰在迎宾阁接见了武麒，对他成人后壮硕结实、潇洒出众而大为赞许。

“武世侄，转眼间你长就这么大了，尽得了武大王的不凡风采，真是难得一见的好人才。武大王近来好吗？”

“世伯太夸奖了，武麒担待不起。父王很好，谢谢世伯关心。”武麒朗声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武世儿，你难得来大连国游玩，就在宫里多住些时候。现在先让皇儿带武世儿到悦心宫安顿下来，晚上朕再好好为世儿接风洗尘。”赫连敬峰笑着告诉武麒。

“谢谢世伯。”武麒拱手致意。

“别客气了。皇儿，你带武世儿到悦心宫吧。”赫连敬峰交代儿子。

赫连上邪点点头。“那皇儿告退了。”行过礼，他和武麒一同离开。

赫连上邪和武麒两人才走出迎宾阁，就见赫连盈儿迎面而来。

“武大哥！”赫连盈儿一眼就认出了武麒，高兴地奔向他。

武麒仔细地看眼前娇俏的美人儿，多看了好几眼才认出她来。“盈儿……是你，真是你盈儿。你长大了也变了好多，武大哥都快认不出来了。”

赫连盈儿跑到武麒身边，亲热地拉着他衣袖，神情欢喜。“武大哥你认不出盈儿来，是不是盈儿变漂亮了呢？”

“当然了，女大十八变，何止是漂亮，盈儿还是个大美人呢。”武麒赞美地点头，赫连盈儿果真如父王所说是美如天仙的人儿，可是她给他的感觉仍是像妹妹一样。

“武大哥也是啊，是个英俊潇洒、气宇非凡的伟男子了，比我的大皇兄还要英挺呢。”赫连盈儿称许武麒，还不忘贬一下赫连上邪。

武麒笑了，伸手在赫连盈儿头上揉了揉。“小丫头，你还是同小时候一样调皮啊。”

赫连盈儿抬头对武麒笑了，如此亲密的姿态真像是一对爱侣，让一旁的赫连上邪看得眉头打结，不知盈儿又想玩什么把戏。

“武大哥，这回是不是又住在你以前往过的悦心宫啊？”赫连盈儿问。

武麒笑着点点头。

赫连盈儿听了就对赫连上邪要求：“大皇兄，我和武大哥有好多话想说，就将送武大哥到悦心宫的任务交给盈儿好不好啊？”

赫连上邪眼神不赞同地看着妹妹，不高兴她现在的作为，但又不好不同意，只得皱着眉答应：“好吧，不过武殿下舟车劳顿很需要休息，你送到了悦心宫就别再打扰了，让武殿下好好休息，明白吗？”

“盈儿明白的。”赫连盈儿对皇兄顽皮笑笑，拉着武麒就离开了。

“武大哥，为了你来，父皇特地命人将悦心宫整个整理过，不过还是保留了武大哥你以前用过的东西呢，我带你去看看，看武大哥还记不记得那些东西。武大哥，你怎么隔了这么久才来宫里玩呢？算算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真是好长的时间啊，这些日子听说你……”赫连盈儿的声音渐小，身影也愈走愈远，赫连上邪无奈地摇摇头，其实怜儿已经将盈儿对武麒的感觉都对他明说了，不过怜儿也千万交代他不准对禹安说清楚，现在见盈儿对武麒如此超乎常理地关心，不难明白这丫头一定又想要搞鬼了。

“那人真有那么坏吗？”武麒强忍住笑，一脸怀疑地询问赫连盈儿。两人坐在悦心宫的花厅里聊天。

只见赫连盈儿肯定地连点了四五次头，加重语气回答：“当然，他是我见过最可恶的男人了。他从没将我这个公主放入他眼里，不但时常忤逆我说的话，还对我十二万分地不尊敬，真是可恨透了，若不是有大皇兄为他撑腰，本宫一定会将他捉来好好教训一顿，如此才能消我心中怒火。”她说得煞有其事般，那个他是谁，不用多想就知道是易禹安了。

“他既然对你这么不好，你就告诉你大皇兄，你大皇兄一定会为你出气的，否则就将实情向父皇禀明，你父皇定会将那男人大入天牢治罪，你何需这样生气呢？”武麒为盈儿出主意。

赫连盈儿摇摇手，装成一脸的委屈。“不成的，那人不但和大皇兄是生死之交，而且医术高明可比大罗金仙。父皇爱惜他的才能，才舍不得治他罪呢，而我也不好因我的事让大皇兄和那恶徒反目啊，所以只有来求武大哥帮忙了。”

“喔，盈儿你要武大哥如何帮你呢？”武麒不明白他这个客人能帮什么。

赫连盈儿听到武麒肯帮忙，高兴地跳了起来。“只要武大哥肯帮忙就太好了，放心，这不是个小忙，不会让武大哥为难的。只要武大哥在旁人面前表现出很喜欢盈儿，对盈儿很好就行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气一气易禹安啊，让他明白本宫金凤公主也是人见人爱的女子，让他明白自己眼光有多差，竟说我不可爱。

不讨人喜欢，哼！”想到易禹安对她的批评，盈儿就是满肚子的火气。

武麒不是傻子，抬儿虽然口里说着易禹安有多可恶、多么的坏，但她眼里流露出的可是女子赌气的神情。女孩子一向爱说反话，爱一个人就会说恨他，向旁人谈论他有多坏。多可恶，其实她只是嘴上说说，心中可不是那么想。他有办法可以测知自己猜得对不对。

“既然你这么讨厌这人，那武大哥就帮抬儿私下去教训下易禹安好了。凭武大哥的身手，要给他苦头吃不是难事，就不知盈儿想要易禹安被教训得多严重？

断只胳膊会不会太轻了？还是加上再折断他一条腿呢？

或是打得易禹安十天下不了床，盈儿你说这样好吗？”

武麒装成一脸凶恶模样。

“不好，不好，千万不可以啊！”赫连盈儿吓了一跳，失声脱口大叫，看到武麒狐疑的神情时马上解释着：“嗯……这样不大好，易禹安毕竟是宫中很重要的人，弄伤了他，父皇、大皇兄一定会知道的，不好交代。

武大哥就请你依照我提的方法帮我就可以了，剩下的盈儿自会应付。武大哥你帮了盈儿，

盈儿也会帮你嘛，武大哥好不好？”赫连盈儿拉着武麒的手要求。

武麒脸上挂着笑容反问她：“你能帮我什么呢？”

这丫头孩子心重，对他又能有什么助益。

“武大哥，你别太小看盈儿了，我本事可不小呢。

盈儿知道武大哥这回来宫中主要目的是选太子妃，父皇可是安排了许多千金小姐给武大哥挑选，而这些女子盈儿大部分都认得，可以提供秘密消息给武大哥知道喔，让武大哥娶到贤淑美丽。又体贴乖巧的妻子，这个交换条件很不错吧？

”赫连盈儿睁大眼看着武麒，一副我很有办法的模样。

武麒好笑地点点头，这的确很有帮助，有盈儿告诉他那些女子最真的性情，对他真是再好也不过了。

“盈儿，你只是要让那位易禹安吃醋罢了，好，我答应帮你了。”

赫连盈儿听到武麒同意了好开心。有武大哥帮她，她就可以在易禹安面前好好扬眉吐气了。

常无心用心看着娘交给她的易经。这部经书谈的是命学玄理，深奥难懂，她每看一页几乎都要花费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不过读书也是她打发时间最好的消遣了。

这些天，娘都交代她一起在后园亭里看书。母女俩虽然话很少，但气氛倒也是安静平和。

只是常无心总觉得娘没将心思放在书本、她的眼神好像是透过书本落在她身上。好几次她从书本上抬头，就发现娘睁着一双凌厉大眼盯着她看，眼里除了冷漠外还有些别的情绪，只是每回想看清楚她的眼神时，她不是转开眼就是又低头看书，让常无心更感到不对劲，但是她不说，她也无从猜起。

三天过去了，常无心和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亭子里看书度过，而她也只看懂了四五页的易经，想来要将这书都弄明白来，真需要一段时间了。

常无心被娘奇异的眼光打量多了，也渐渐不感到奇怪，反正娘做事本就不同于常人，她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这晚，就在常无心要入睡时，娘却破天荒地走入房里来看她。这是娘从不曾做过的事，就算是她小时候需要人照顾时也只有霞姑、喜姑轮流陪着她，娘从没对她嘘寒问暖。

常无心从窗边回过头看着母亲。她感到好奇外，淡然的脸上有了丝惊讶。

“娘。”

常婉英依然是脸色冷漠。房里没有椅子，她直接走到床旁坐下，拍拍身旁。“无心，你也坐下吧。”

常无心点点头，依言坐在常婉英身旁。

常婉英又做了件这辈子从没对女儿做过的事。她伸手拉住了女儿的手，脸色也是从未有过的和悦温柔。

“无心，时间过得好快，你竟然也要二十岁了，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年来娘无法亲自照顾你，你一定很怨恨娘吧？”她的双眼中充满了慈爱。

常无心被娘的反常举动吓呆了，愣在当场没回话。

“无心，你不说话是在责怪娘吗？无心，娘知道自己没尽到当娘的责任，娘真是对不起你。”常婉英说着眼里还有了泪意，语气也哽咽了起来。

常无心甚少遇上能让她手足无措的事，但面对这个口吻完全改变、全然不是她所认识的母亲，她真乱了、也傻了。

然而看到母亲柔弱伤心的样子，她心中似有股暖流流过，连忙摇着双手，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不……无心不……不怪娘，不会责怪娘的。”

常婉英听女儿这么说，眼里的泪意立即褪去。她再拉住女儿的手，感伤他说：“无心，虽然你嘴里说不怪我，其实心中一定多多少少会怨娘的。这是人之常情，毕竟娘真的不是一个好母亲，也没好好照顾过你。

但这不是娘的错，是因为皇上的命令，才会让我们母女分开，使得娘和你之间的感情变得这么淡保娘只有你这个女儿，就算想疼你也不能，无心你明白娘有多心痛吗？娘总是日夜盼着半年一次的相聚，但相聚时的快乐却永远比不过分离时的痛苦，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楚，役尝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娘真是疼怕了。

为了让自己不再那么伤心痛楚，因此娘才会在你每次入宫时就忍住想和你亲近的欲望，硬逼自己对你冷漠，这样娘的心痛才会减轻一些。这些痛苦一直都埋在娘的心中，今天娘若不说出来，想必无心你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对不对？”

母亲的话让常无心心中涌出激动，被母亲握住的小手微微颤抖，却不知该要如何向母亲表达她此时的心情。

常婉英看着女儿继续再说下去：“近二十年来，娘天天都在想法子，看能不能让我们母子团圆、不再分隔两地。娘很明白你在你养父母家过得并不好，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一定无法融入你养父母家中，就像是寄住的客人一样，对不对呢？”

常无心老实地点点头。

常婉英微笑地再问她：“那无心想不想永远和娘在一起，过着母女团圆的安乐日子呢？”

常无心当然是点头了。娘是她唯一的亲人，她自是希望家人能在一起。

“那好，娘现在有个方法能让我们母女团聚，不过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

“娘，女儿希望留在娘身边，只要女儿能办得到的，女儿一定会尽力而为。”常无心没有二话就答应了。

常婉英嘴角颤动，脸上是欢喜表情。她大力握住女儿的手点点头，道出了她的计划：

“好，好，无心你真是娘的乖女儿啊。现在西武国世子不是来宫中选妃吗？无心，娘要你被选中为西武国的太子妃。”

常无心惊愕地瞪大眼，失声叫出：“我……我去选太子妃？”若不是她一向冷静自持惯了，她会当场跳起来。娘竟要她去选太子妃，这太……太教人不敢相信了！

“不错，就是去选太子妃，而且是一定要选上。”

常婉英字字坚定他说着，语气有如匕首般尖锐冷凝，脸色又恢复成平时的漠然无情了。

常无心摇了摇头，老实回答：“这……娘……这事无心……无心只怕做……做不来，不行的。”

“不准说做不到。你一定要做到，你必须当上太子妃，说什么也要做上太子妃的宝座。你要迷惑住西武国的世子，让他为你神魂颠倒，你绝对要做到！”常婉英瞪大了眼，脸上神情阴森骇人，两手捉住女儿细瘦的肩头，咬牙切齿地大叫着。

常婉英这样的表情吓坏了常无心，恐惧得让她的心不停颤抖着，脸上却因为平时冷淡惯了，一时间不知要如何表现出她心中的无助。她蹙起秀眉，细白牙齿咬住唇，不敢吭声。

常婉英只失神了一下子，立刻又换上慈蔼的面孔。

她放开女儿的肩膀，急急地摸着女儿白细脸蛋，迭声道歉：“对不起，无心，娘伤到你了没？真对不起，娘……娘只是想和你在一起想得太急切了，才会失态的，你没受伤吧，无心？”

常无心迟疑地轻摇摇头，眼前这个喜怒不定的娘让她感到不安，也好畏惧。

看到女儿眼里的戒备，常婉英脸色更温柔了。“无心，娘要你当太子妃也是为了我们母女好啊，若你被选上了，就是西武国的太子妃，地位崇高不凡，到时你就可以向太子要求接娘到西武国与你同住，而皇上也会看在西武国太子的面子上让娘离开，那时我们母女不就可以团聚，不再分开了吗？而且娘也不用留在这边宫受罪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法子吗？无心，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呢？”她逼着女儿回答。

常无心在母亲的强大气势下只有点头。这虽然是个办法，但这法子实行起来确实有困难，不知娘可有想到。她小声地出言提醒：“娘，你说得没错，可是，您怎能保证西武国的太子会选上女儿呢？”

常婉英呵呵一笑，神情很是得意。她轻拍着女儿的脸蛋。“这你就不必担心了，你只要听娘的话，娘保证你一定能顺利当上太子妃的，现在你笑一个给娘看看。”

不知怎么的，娘如此的笑容看得常无心更是心寒胆怯，好似娘在笑容之下另藏了可怕的阴谋。但是她总是娘的亲生子女，娘不会害她的，大概是自己胡思乱想，太多心了。常无心心情略定下，缓缓漾起了笑容。

“对！就是如此纯真无邪又羞怯的笑容，配上绝俗的美貌、曼妙的身材，是男人都会心动的，无心你一定能做到。”常婉英笑着，很肯定地告诉女儿。

娘既然这样说了，无心只能听命照做。想到以后能和娘在一起，不用再寄住养父家，无心也有丝高兴了，脸上有浅浅的笑容。

这对母女看似温馨的笑靥下，包含着两颗截然不同的心。一颗是单纯善良，全心全意相信母亲的话；另一颗却包藏着狠毒邪恶的阴谋。

她苦苦等待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这一天终于让她常婉英给等到了！

这会是个天衣无缝的计谋，而且是一定会成功的计谋。
事情会如何演变就只有她明白。全皇宫的人都拭目以待吧！

夏季，是属于花儿的季节，本就百花盛开的御花园，在多位身着绚丽衣裳、扮成彩蝶仙子、花神的美人儿点缀下，更显得花美、人娇、景色更迷人了。

赫连敬峰在御花园里的赏花楼摆席，座上贵宾自然是西武国世子武麒了，陪坐的有赫连上邪和太子妃裘见怜，还有易禹安。易禹安和武麒由赫连上邪引荐认识后，不但说话投机，而且是一拍即合，也变成了好朋友，在武麒的邀请之下，易禹安得以陪着这个新交的好朋友出席任何的场合。

而在园子里扮蝶仙、花神的女子当然就是要介绍给武麒的千金闺秀了，她们受邀来御花园赏花，也把自己当花儿让人品赏。

“武世侄，这些小姐们你已经见过面了，应该也很清楚她们的身分，不用朕再提醒吧。”

赫连敬峰笑道。

武麒摇摇手回答：“不用了，小侄记得很清楚。”

“武世侄，这几位小姐不但人美、品行才情都好，家世也和世侄你很相配，是做太子妃的最佳选择。你好好看看，不需要现在就决定哪位，反正还有许多时间能相处，多看多考虑，如此才能明白自己真心喜欢的是谁。毕竟太子妃将来是一国之后，不能不谨慎。”

赫连敬峰细心地叮咛武麒。

“小侄明白，也谢谢世伯的关心。”武麒拱手向赫连敬峰道谢。

“武世侄你别和朕客气了，武大王若不是信任朕这个老朋友，怎会将这样的大事托付给朕呢？见你有好姻缘，世伯也开心啊，这杯媒人酒朕是喝定了！哈哈……”赫连敬峰开怀笑着，举起酒杯邀众人干杯。

“怜儿，你喝一杯酒就好了，有身孕不可以喝太多酒的。”赫连上邪细心地提醒爱妻。

“对，怜儿不能多喝酒，来人，去泡杯参王茶来！”

赫连敬峰吩咐宫女。怜儿是他的义女时他已经很疼她了，现在她又是他的儿媳妇，还怀了他的皇孙，她现在可是全宫里最受宠的人了。

“谢谢父皇，进贡的参王茶十分珍贵稀少，父皇几乎都赐给了怜儿喝了，父皇自己却没喝上几次，让怜儿好过意不去。”裘见怜感激父皇对她的疼爱。

“怜儿，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补，当然要喝最好的补品了，养好了身子才能生下白胖健康的皇儿啊。”赫连敬峰微笑他说，他真是迫不及待想见皇孙了。

众人在席间说笑聊天，大部分的注意力还是放在武麒身上。他选太子妃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个太监走上前，在赫连敬峰耳旁说了些话，只见他的脸色立刻沉下似是非常不高兴。

他挥挥手让太监退下。

“皇儿，朕有事要先行离开，你好好替朕招待武世侄。”赫连敬峰皱着眉交代赫连上邪，向众人笑笑后就起身离开。

皇上不在，同桌的年轻人更能开怀说话。裘见怜忍不住好奇询问武麒：“武殿下见过这么多位的贵族千金，可有较中意的人儿吗？”

“怜儿，你还是忍不住问了啊？”一旁的赫连上邪温柔地摸摸妻子的发丝。

“人家真是很想知道嘛。”裘见怜向丈夫吐吐舌撒娇。

此时，身穿粉色衣衫，扮成莲仙子的赫连盈儿见父王离开了，就想到楼里和大家一起聊天。她和武大哥这么熟了，还要同其他候选女子一样在御花园里假意赏花让武大哥认识，真是太无聊了。

赫连盈儿的脚才刚踏上阶梯，易禹安马上就从椅子上起身走向前去，拉着盈儿的手往外走。

“喂，易禹安你要做什么？”赫连盈儿莫名其妙地问。

“带你去看样东西。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娃娃鱼吗？”

我现在有一对，你想不想去看看啊？”易禹安一脸微笑地询问。

“真的？你从哪里弄来的？”赫连盈儿一听眼儿睁得好大，拉着易禹安的手兴奋地叫。

“我们边看鱼边告诉你鱼是从何而来的。”易禹安牵着赫连盈儿的手，两人说笑着离开。

“真是一对金童玉女。”武麒真心称赞。

“咦？原来武殿下早明白禹安和抬儿的事了。”裘见怜有些讶异地看着武麒。

“从我一到宫中，盈儿就拉着我说禹安的坏话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武麒想到这事还感到好笑。

而他到大连皇宫这几天来，受到了赫连皇上和太子的热诚招待，每天都有游兴节目，如宴会、赏景、游湖等等，而被钦点的皇室女子也一定相伴。他是有充足的时间一一和她们交谈，了解这些女子的为人。

可是不知为何，他就是提不起劲。他宁可选择和赫连上邪交换治国经验，或是和易禹安畅谈天下事，对那些风花雪月、浓情蜜意的事，他真是没兴趣。

或许，他这回会辜负父王和赫连皇上的好意，没选到太子妃，单身而回了。

这想法在武麒脑海里闪过，再看向御花园里争奇斗艳的女子。她们故做赏花，眼儿却直往他身上转动，遇上他注视的目光又娇羞地急转头，并用手绢儿捂着嘴直笑，做作的娇柔媚态让他吃不消，不想成亲的念头更明确了。

转回头，看到眼前恩爱的赫连上邪夫妇，武麒在心中祝福他们。要找到情投意合的爱侣本就不简单，而且身为千万人之上的皇亲贵族想要寻觅到真心相爱的伴侣更难了。

赫连上邪找到了，而他也能幸运地找到吗？

御书房里，赫连敬峰看着跪在身前的常婉英，怒声斥责——“没朕的命令你竟擅自离开边宫？真是大胆！”

“常婉英大胆来见皇上，是为将金龙令送回给皇上的。”常婉英从怀中掏出一面金光灿烂的龙形金牌在手上晃了下，一旁的太监忙接过呈给皇上。

赫连敬峰看着金龙令，脸色冷漠凌厉。“你有什么要求，说吧。”金龙令原是他的随身令牌，常婉英初进宫受宠时，他给了她一面，还答应她可以任意要求一件事。后来常婉英被发现做了那件可耻下贱的事后，他原以为她会以金龙令来求得免去一死，但是她没这么做，他便将她贬至边宫。这么多年来，她都没要求什么，现在见她拿出金龙令，那表示她有所要求了。

常婉英也不客气，直言要求：“请皇上让我女儿成为西武国太子选妃的候选人。”

赫连敬峰听到这要求，立刻就否决了：“不行！西武国太子选妃，候选的女子必须是皇亲国戚或是大家闺秀才行，你的女儿身世不明更是不行，朕不能答应。”常婉英的女儿是他心头唯一的死结。她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无人能知，让他也不知要如何处理这个女子。但是武麒选妃事大，他不能让身分不清的女子加入这事，若有问题他如何面对西武国大王呢。

“我已将金龙令还给皇上了，若皇上不守信诺我也没辙，这是我唯一的要求了。”常婉英看着皇上，坚定道。

赫连敬峰神情冷静地看着底下的常婉英，威严的气势让人不寒而栗。若换作他人跪在前面一定是心惊胆跳，不敢再有意见。可惜常婉英不是其他人，她一直是冷傲不群，从她自称为我，而不以妾身相称就明白了。她是一副豁出去。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模样，丝毫不退缩。常婉英的顽固执拗他很明白，自己当初不也是喜欢她不同于常人的倔脾气才会纳她为妃的吗？

但也是她的脾气才害她有如今的下场。

赫连敬峰再看看桌上的金龙令。常婉英的要求是不可能更改的，虽然他大可以不同意，但君无戏言。

他怎能食言呢？

“你若能清楚说出你女儿到底是誰的孩子，或许朕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这是赫连敬峰一直想明白的事情。

“皇上想明白我可以说出，不过，我的请求是不会改变的。倘若无心不是皇族之人，皇上是不是就要食言，甚至要处死无心呢？”常婉英脸上有抹冷笑，不畏惧地望向皇上。

赫连敬峰心一动，常婉英似是看透了他的心。他真会如此做吗？

“既然皇上想知道无心的身世，那我就明言了，她是……”

“住口，别说了，朕答应你的要求，不准再说了！”

赫连敬峰大声阻止道。明白真相，他真怕自己会无法原谅一个无辜的生命，还是不知道的好。

“朕会派人接你女儿过来，她可以和其他的候选女子一起住在花影宫。直到武世子决定了太子妃人选；你女儿若没被选上，朕再让人送她回边宫。好了，你的目的达成可以回边宫了，没朕命令不准再踏出边宫一步。”赫连上邪脸色阴沉地丢下话。

“皇上放心吧，虽然我身上已没了金龙令，守卫也不会放我离开，我仍会很守本分地留在边宫的。”常婉英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离开了御书房。

很好，计谋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有好的开始，还怕会不成功吗……

“夫人自己一个人去见皇上不知会不会有问题，真让人担心，急死人了！”霞姑在厅里来

回徘徊着，不断地自言自语。

“霞姑，你别这样走来走去的，你转得我头都晕了，也打扰了小姐看书。”喜姑坐在椅子上补着衣服对霞姑说。

霞姑走到常无心身前，不太客气地直问：“小姐，在这时候你还看得下书，难道小姐都不会为夫人担心吗？”这对母女的感情竟是冷淡到如此地步。

常无心从书本中抬头，淡淡口答：“我也担心，但坐立不安也不能对娘有所帮助。霞姑你还是坐下来休息，静心等候吧。”说完，又低下头看书。在不明白答案之前再急也没用，而且她知道娘一定能办成自己想做的事。不知为何，常无心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霞姑无奈地坐下，但一会后又忍不住心急起来走动。

直至午时过后，常婉英才姗姗地回来。

“夫人，您可回来了，真急死人了”霞姑看常婉英走入厅里，忙迎上前。

“娘。”常无心放下手中书本，叫了声。常婉英顾不得坐下休息，忙吩咐着：“无心，别看书了，快随娘来。霞姑、喜姑你们也一起进来。”她拉起女儿走回房，两个奴婢也跟着。

常婉英的房间和无心住的那间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两个木柜，梳妆台前也多了张椅子可坐下。一走入房里，常婉英就命令霞姑。喜姑翻箱倒柜，将以前她穿过的好衣裳拿出来，也将收起来的珠宝首饰都翻出来。

“娘，这要做什么？”常无心被娘推坐在梳妆台前，看着娘为她挂项链、换耳环。

常婉英停了手中动作，对女儿淡淡一笑。“皇上答应了，你现在已是西武国太子选妃的候选人了，等会宫里的马车就会来载你。你要和众多的候选女子一起住在花影宫，然后和武太子认识，娘要好好为你打扮。”她继续为女儿妆扮着。

常无心默然无语，静静地任常婉英为她穿衣、抹粉。

“太好了，以小姐的条件一定能选上太子妃的，那夫人就能有好日子过了，真是太好了。”喜姑边收拾着边说。

霞姑拿起夫人以前穿的衣裳在小姐身上比了比，满意地点头。“小姐的身材和夫人一模一样，这些衣裳小姐一定能穿的，而且衣服都被保存得很好，如同新的一样，很适合小姐。”

常无心就如同玩具娃娃一样，顺从地让常婉英和霞姑、喜姑打扮她。她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她明白自己不能临阵退缩，只能依着娘的办法而行。昨夜里娘对她说的话让她整晚都睡不好，一夜之间，她所熟悉的娘完全变了，让她真的无法马上接受，而娘又要她做这件她没接触过、也不知要怎么做事——选太子妃？这使得她的世界一下子全乱了，所有事情发生得那么快，她真的不能立时接受。这真像是场醒不来的噩梦。

昨夜才说好的事，娘今早就到宫中见过皇上了，回来后便说一切都决定好了。事情已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除了顺从娘的意思外，还能说不吗？

不过目的既是为了使她们母女团聚，也为了让娘可以有好的日子过，她是义无反顾，一定要成功才行。

“好了，好了。”常婉英看着妆扮得如花似玉的女儿，满意地点点头。

霞姑、喜姑看到小姐这模样，两人也是一迭地叫着：“美，好美，太美丽了”常无心看着镜中的自己，发鬓轻拢、翠眉红唇，轻轻一抹霞色的双颊，真是绝俗的丽姿容颜。

这是她一次抹扮上妆，不敢相信镜中的美丽女子真是自己。

常婉英拉起女儿，女儿身上穿的虽是近二十年的旧衣裳了，但上好的衣料、细致的手工配上窈窕的身形，简直是特别量身订做的一般，合适极了。无心果然没让她失望，一定能达成她的心愿了。

霞姑、喜姑也收拾了许多衣裳，常婉英都仔细点过，没遗落了才放心，又对霞姑交代道：“霞姑，你也收拾几件换洗衣裳跟着小姐到花影宫，有你在小姐身旁，我才能安心。”

“娘，不用了，霞姑还是留下伺候娘吧，无心会照顾自己的。”常无心感谢娘的好意。

“霞姑一定得去，她不但要伺候你也要将你在宫里的消息传回给娘知道，如此娘才能为你拟主意，让你当上太子妃。”常婉英非常坚持。

常无心抿了卞唇，只好点头。她知道娘不会允许她失败的，而她也只能往前冲，没有退路。

此时常无心感觉到娘似是将她当成棋子而不是女儿。娘是下棋人，决定她的每一个步骤，而她也只能听话不可以反抗；她没有同伴，忽然间她感到好孤单。

她的命运交握在娘的手上了……

水上宫，听名字就明白这座宫殿是建筑在水面上。水上宫位在皓湖之上，和一般宫殿不同的是，水上宫四面都是大落地窗，将窗子都打开时，湖面上的凉风徐徐吹入，就算是在盛暑时节也是凉爽宜人。宜里有个广大的平地，适合歌舞表演，这儿是皇上最常用来招待贵客的地方。

这晚水上宫灯火通明，丝竹乐音不断，赫连敬峰在此款待武麒。座上宾客还是原班人马，那些千金小姐们也两两陪在一旁，看着场中的舞姬表演。

气氛仍是一样的热闹欢愉，不过在座的众人心中都有同样的疑问，那个独自坐在最末端、一身浅绿衣裳、安静不语的女子是谁？

她虽然从落座到现在都没开过口，大部分的时间都低着头静静用膳，也很少抬头看舞蹈表演，四周的热闹笑声似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像是置身在尘世之外般，不属于凡间俗世。引人注目的不单是她遗世孤独的身影，还有她令人惊艳的容颜，让人不禁要多看她两眼。

赫连敬峰也注意到了。常婉英的女儿有着比母亲还要美丽的容颜，他以为将常无心安置在众闺女之中，就算是多个人，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的。哪知常无心绝俗的容颜仍是引来大家的侧目，他也发现武麒时常在她的方向看去，这是武麒对其他女子不曾有过的眼神。

赫连敬峰虽然不大愿意，但他仍是要介绍常无心给大家认识。

一首舞跳毕后，赫连敬峰示意乐音停下，叫常无心到跟前。

“武世儿，她是无心。无心，见过世子。”

常无心顺意向武麒亭亭屈膝行礼。“无心见过武殿下。”

“无心小姐客气了。”武麒回礼，心想真是好美的女子。他忍不住多看两眼。

“你回座吧。”赫连敬峰严正地下命令，无法对她有好感。

无心行了礼后缓步走向座位。她知道皇上不喜欢她，因为她的身世，皇上是不可能对她好的。她在傍晚时分被送到花影宫，大内总管带她到寝房，也拨了两个宫女来伺候她的日常生活。皇上交代过她除了名字外，其余的身世一律不准提起，连姓氏也是。在此地，她只是个名叫无心的女子，没有身分，只有名字而已。

幸而，她一向淡漠惯了，纵使受到不平的待遇，她也不会放在心上，只专注于自己的事。

停了下的乐声马上又响起，数名美貌的舞姬在场中再跳起舞来。

无心的眼神再次透过舞姬看向武麒，却正好遇上武麒也往她这儿看来。两人四目交会，互相打量着对方。

无心感到武麒对自己的好奇探索，眼光凌厉却不伤人，而且他坦然正直的目光让她明白他是个光明磊落的男子，她也回他一个有礼的眼神才转开眼。

幸好，武麒不是个令人讨厌的男人。她有母命在身，一定要当上他的太子妃，她想自己会愿意和他共度一生的。

武麒在无心将眼光转开时，仍多看了她两眼。

好清澈无邪的眼眸！她单纯的注视目光直看着自己，好似将他当成了一本书在研读般，专心的模样让人舍不得转开眼，而她发现自己也在看她时。既不惊慌也没故作羞怯，仍是注视着他。最后她转开眼时，眼里还多了抹温和的笑意，这让武麒莫名有了好心情。

舞姬表演完的中间空档时间，候选的女子就会争相在众人面前表演自己最拿手的节目，只为能让武殿下对自己的印象加深，那被选为太子妃的机会便会大增了。前两天，兰香和兰庭公主已经表演过了，兰香公主是吹笛，而兰庭公主是抚箏；今天争取表演的是谈月婧，她准备了很不一样的专长——舞剑。

一身英姿焕发的劲装包裹着谈月婧高瘦的身形，她先向皇上、武殿下行礼，清丽可人的脸蛋笑意盈盈。

一个起手式后，剑花翻转，一套素女剑法俐落地使了起来。她的剑法纯熟、招式优美，吸引了所有众人的目光，无心也睁大眼睛看着。

七十二招剑法在谈月婧挥洒下来如活了起来般，她舞得环环相扣，很是精采。舞毕，众人都鼓掌称赞。

她喘着气向首座的皇上亭亭行礼，不忘了用眼儿瞄了瞄武殿下。见武殿下也拍掌点头称许，她高兴得脸儿红了，才心满意足地走向座位。

但当她看到无心时，有个念头在她心中成形。她走到无心面前，巧笑地对她说道：“无心小姐，请你出来表演才艺让大家欣赏。”

表演过的人可以当场要求另一人出来表演，为宴会制造些紧张气氛。被点名的女子多会不好意思地推托一番，表示自己没什么才华，以显示谦虚美德，其实众女子都是有备而来，最后

还是会出来表演，毕竟这是个引起武殿下注意的好机会。

谈月婧很不喜欢无心，心想她怎么可以比大家都晚加入这次选妃，姗姗来迟的模样好似她的身分很不同似的；而她来到花影官时又不知道要先向大家问候一声，一副很骄傲的模样。她倒要看看这个无心小姐有什么过人之处。

无心被点名并不紧张，但她没有什么才艺，所以也很老实地口答：“对不起，我不会。”

谈月婧当无心是故意做做样子，又娇声笑着邀请她：“无心小姐，你别再客气了，请出来表演吧，大家都想看你的才艺呢。”

无心还是摇头。“我真的不会。”她一向是实话实说。

谈月婧一直挂着笑意的脸颊都笑酸了，心中不禁抱怨无心的故作清高。她到底要人家请她多少次啊？

“无心小姐，大家都等着你表演，请你不必再谦虚了，快出来吧。”

“我真的不会，你找别人表演吧。”无心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了，怎么眼前的女子就是听不懂呢。

谈月婧咬牙忍气，她们这样一请一推已经让所有人都注意到，她若不能叫无心出去表演，不表示自己身分地位比不上无心吗？不行，她一定要将无心给逼出场，于是她打开天窗说亮话：“那月婧请无心小姐弹个小曲给众人欣赏好了。”

“我不会。”无心很快地回答。

“那吹笛呢？”谈月婧随意再提个只要是有钱人家的闺女都会学的笛子。

“我从没学过任何乐器，你说的我都不会。”无心再明说一次。

“那你会跳舞吗？还是耍绳，舞彩带呢？你一定会一些才艺吧？身为千金小姐，多多少少都要懂一些才艺的，你不可能样样都不会吧？”谈月婧看着无心，惊讶地问。

无心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谈月婧，而在场众女子们，连皇上、武殿下也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无心不明白不会才艺有什么大不了的，她还是老实地摇头。

“你说的我都不懂，你若会就表演啊，一定很好看的。”无心心无城府他说。

这是什么话？她是下人吗？谈月婧忍不住生气了，尖酸地斥责道：“我已经表演过了，也不想那么爱表现，倒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千金小姐啊？连弹琴、吹笛也不会，还不如个乡下女子，哼！”跺了下脚，她气冲冲地回自己位子坐下。

无心不为这样的话生气难过，她的养父母是平民猎户，她本来就是乡下女子埃因为没人教她，所以她不懂得任何的乐器，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吗？无心不明白，低下头想了起来。

无心这一低头不语的模样，倒像是受了委屈在伤心似的，让大家不禁都同情起她来了。

武麒脸色沉下，好心情受到了影响。无心不过是老实承认自己不会的事，单纯得不懂得欺瞒，想不到却受到谈月婧的责骂。谈月婧脾气可真大，如此的女子怎能母仪天下呢？

武麒在心中立刻将谈月婧给除名。

而对无心更加注意了。

赫连上邪适时地让乐声响起，巧妙地找武麒聊天，化去有些尴尬的气氛，欢声笑语才又再扬起。

常无心一来就引起了风波，也引得武麒对她的注目，这女子不简单。但她是常婉英的女儿，但愿武麒别真的看上她了。赫连敬峰担心地想着。

接下来的两三天，因为国事繁忙，赫连上邪没时间陪武麒。

不必再早晚和那些千金女子相对，武麒这才有空和易禹安切磋武功，也研习些经史诗词，有了休闲的心情。

不过若早两日，他会非常高兴过这样的生活；可是自见过无心后，他对她十分好奇，也很想找时间多认识她。赫连皇上为他挑选的每位女子都有清楚的身家调查表，但是唯独少了无心的资料。奇特的是，赫连上邪和盈儿也不知道无心的来历，让他对无心的神秘更是好奇，更想弄明白来。

“武大哥，该你下了。你手中的棋子拿了好半天，还设想好要下哪吗？”武麒正和易禹安下棋，赫连盈儿是观棋人，她看武麒下一步棋都要拖个好久，忍不住出声催着。

“观棋不语真君子，盈儿，你别催殿下下了。”易禹安笑笑他说。

“对不起。”武麒忙收回心思，下了一棋。

“武大哥，你的心不在棋盘上，盈儿看你干脆就别下了，不妨将你的心事说出来，我和易禹安帮你解决办法好了。”赫连盈儿提议道。原来她是和武大哥说好要表现出亲密的假象让易禹安吃醋，但没想到易禹安和武大哥一见如故，两人交情好得不得了，吃醋的人反倒变成是

她了，所以她现在改黏易禹安。

“盈儿说得对。殿下，你无心下棋就不要下了。若真有事，不妨说出，我和盈儿或许能帮上忙。”易禹安也看出武麒心里有事。

武麒是光明磊落的人，点点头，明白地提出了心中疑问：“我想了解无心这个女子。”

“武大哥，不只你想了解，盈儿也很想知道呢。盈儿在宫中从没见过无心，而所知道的皇亲国戚里也没有无心这号人物。可是无心生得那么美，身世又那么的神秘，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呢。”赫连盈儿也说出疑惑。

“我看知道无心身世的只有皇上了，但是皇上为何不说明？否则只能去问无心本人了。”易禹安提道。

“她们都住在花影宫，我若直接走入宫里去找无心问话，不妥当吧。”武麒有所顾虑，不愿招惹闲话。

赫连盈儿突然有了办法，道：“这简单，我可以请花影宫里的姊妹们到御花园、湖边走走逛逛，以免她们在宫里闷坏了，那武大哥就可以和无心小姐来个不期而遇啦。”

“那很好，谢谢你，盈儿。”武麒道谢。

“不必客气，现在快午时了，等用完午膳，我就去请小姐们出门。”赫连盈儿开心道。

在花影宫这儿，众女子也都很无聊地留在宫里。

宫中有宫中的规矩，没有皇上的命令，她们不能随意乱走。算来已经有两天没外出了，几个好动的公主千金们忍不住有了些怨言。

她们一致抱怨的目标都对准了无心。从她进来后才发生这种事情，否则开头几天，大家天天都能出门在宫中到处游玩，晚上也有宴会可参加、可以看到武殿下；而无心一来就让她们全留在花影宫里不能出去，算来算去都要怪她不好。不过无心身世不明，也不知是哪个王爷或是将军、大官的女儿，大家纵使对她有意见，也不敢真去欺负她。

无心没和众女子在大厅里叽叽喳喳地说话，一个人在房里看书，倒也清静舒服。

用完午膳后，无心想继续回房看书，此时金凤公主来访，邀请所有人到御花园逛逛散心，众女子当然愿意，坐上轿子就出发了。

无心本不想出门的，但是金凤公主既是邀请所有的人，她没理由推拒，只得一同出门。

因为皇宫很大，出门代步便是乘轿或是骑马了。

轿夫在御花园前停下，众女子一下轿便在随身宫女的伺候下结伴在花园里闲逛。

这片美丽缤纷的御花园，无心只看了两眼就走向湖边。她一向不喜欢花花草草，也不想和众人在一起。

倒是一汪翠绿湖水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在湖边石椅上坐下，身后的杨柳正好为她遮去烈日，树下清凉正适合念书，无心拿出放在怀中的书，认真地看了起来。跟在无心身旁的宫女费珍、宝卿对看一眼，两人都直觉无心真的很奇怪。来御花园也下走走看看，却躲在这儿看书，真是无趣！

两个宫女见无心看书看得入迷，心想暂时也不会有事要找她们，两人就悄悄地退开。

两个宫女一离开，一个修长人影就走近无心身边，只是他站了许久，而坐在石椅上的女子却依然沉迷于手中的书本里。

“你在看什么？”武麒只好先出声了。

无心闻声抬头，当她看到武麒时，很自然站起身地，向他点点头招呼着：“殿下。”

近看她，武麒发觉她更美了，而且她态度自然得体，加深了他对她的好印象。

无心将书本举起，让武麒看到书皮当作回答。

这下又令武麒感到惊奇了。“你在看易经，你看得懂吗？”

无心点点头。

“小姐不愿开口，是不是因为在下打扰到小姐看书？那我离开就是。”武麒问了两个问题，无心都只有动作却没开口，脸色也很冷淡，似是不欢迎他，这让武麒心中有些不是味道。

她看书时的确不喜欢有人打扰，可是她没忘了自己在这儿的目地——她要选上太子妃，遂开口道：“不是，对不起。”

武麒为无心的道歉感到好笑。“为何要说对不起？”

“因为无心不礼貌，所以感到很抱歉。”

“你没有不礼貌，是我太唐突惊扰了你看书。你继续看书吧，我不打扰了。”无心的冷漠有礼让武麒无法和她交谈下去，而最主要的是他不想听无心的客气话。她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漠然让他觉得自己莽撞多事，所以他选择转身离开。

“等等。”无心叫住武麒。他若讨厌自己，她便无法当上太子妃了，而娘和她就不能团

聚，娘就要继续留在边宫受苦，不可以，她不能让娘失望。

武麒停住脚步，转回头看着无心。

“殿下，你……你生气了？”无心看着武麒小心地问。为迎合武麒的喜好，就算要她改去自己的习惯她也愿意，或者尽量学着其他女子讨好人的模样。

无心小心戒慎的样子让武麒有些失笑，他不说话只摇了摇头。

“殿下没生气？”无心看武麒笑了，才放下心再问。

武麒这次是点点头，但还是故意不说话。

“殿下既然没生气，怎么都不说话呢？”他不回话，无心不知道要再说什么。

“你不是也不爱说话，就只点头、摇头地和人沟通吗？”武麒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殿下若不喜欢无心这样，无心会改的。但现在殿下不说话，无心是不是又要变回不开口呢？”无心不明白他到底是喜欢说话还是不说话的她。

“因为我不喜欢，所以你要为我改，你当真能为我改去任何我不喜欢的事吗？”武麒直视着无心，心想她的言词真是大胆直接埃“当然。”无心老实干脆地回答，水汪汪的眼神真诚无伪。她必须让他喜欢上她。

武麒真被眼前的女子弄混了。她怎么可以天真得如同孩子，却又能说出大胆诱惑的话语呢？她是真不明白人情事故，抑或装成清纯可爱的模样来骗人呢？

“你是谁？是谁让你进宫的？你是皇亲之女，还是贵族大臣的千金呢？”武麒要明白她的身世。

无心咬咬唇，皇上有交代过她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世。

“对不起，无心的身世不能告诉殿下，对不起。”

这话更引起武麒要查明无心背景的决心。“为何你不能说？你既是太子妃的候选人，我就该明白你的身世。你的身世很复杂吗？为何不能公开呢？”

无心被武麒逼问得后退了两步。她秀眉紧蹙着，小手在胸前摇了摇，很坚定他说：“皇上让无心不能说，无心就不能说，我……我真不能说的，请殿下别要无心说了，无心不能说。”

武麒又走前两步，靠近无心。“我可以去问赫连皇上，但我希望听到你自己说出来。

你也说我不喜欢的事你会改，那我不喜欢你欺瞒你的身世，你就应该老实告诉我。无心，告诉我你的身世。”无心愈隐瞒他便愈想明白，这是人之常情。她的身世是皇上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若非娘以金龙令做要求，皇上是怎样也不会让她来选太子妃的。若她将身世告诉了武麒，不但犯了皇上的大忌。还可能马上被送回边宫，那她就不能再选太子妃了。不得已情况下，她说什么也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世。

“不行，无心不能说，不能说……”无心又后退了一大步，心急地要想办法离开，总之先避开眼前的难题再说。

无心看准了武麒身旁的空隙，快速地想从他身旁溜走。

武麒是何许人也，武功高强的他要拦截一个人还不简单。他大手一伸要阻止无心离开，可是无心抱定了主意不说，见退路被拦，心一横索性往湖里跳去。她只想到逃避，完全没考虑后果。武麒见无心要跳水，身子快如闪电，在她两脚刚离地时，他大手已经随后抱住了她的柳腰，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她给救了回来。

“你为什么要做傻事？”武麒抱着无心，焦急又严厉地斥责她。无心转过头看着武麒，小脸上净是哀求神色。“殿下别再追问无心的身世好吗？”

“为了这理由，你就要跳水自杀吗？你……你真是不要命的大傻瓜！”武麒对无心老是做出乎意料的举动而哭笑不得。

“无心只是想逃开殿下的追问，不是要跳水自杀。无心谙水性，不会有事的。”无心对武麒说清楚，她有必要让他明白自己不是那么想不开的人。武麒睁大眼看着眼前气定神闲的女子，愣了愣后大笑了起来。老天爷！他真是服了她，她竟会以跳水来逃避问题，还能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不会有事，从容不迫得令人折服。这奇女子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无心看着笑不可抑的武麒，不太明白自己说了什么让他觉得好笑。不过见他笑得这么开心，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原来潇洒的男人笑起来是那么的好看。她自小到大见过的男人屈指可数，除了养父和养父的两个儿子外，就是几位同为山上猎户的猎人。那些都是相貌平凡的百姓，没什么特别；而武麒是她见过相貌最为英挺的男人，虽然不是有如宋玉、潘安般的英俊，但是他身上那股足以扛下天下重任的豪气，天生的领导气质让他在人群中，总是最能吸引人注意。

武麒笑了会便停下，看无心无邪的大眼睛直盯着自己，微笑地逗着她。“有教养的大家闺

秀是不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男人的。”

无心淡淡地回答：“无心不是大家闺秀，但殿下若不喜欢无心看着殿下，无心便不看了。”顺从地转开眼。无心真是天真无心机，他说什么她便信什么。怀中的软玉温香让他忍不住心猿意马，尽管他抱过不少女人，但这是第一回令他搂上了便不想放手。不过他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仍是很君子地逼自己放开无心。

无心感到身子一松后，才发觉刚才一直被武麒抱着。她毕竟也是女孩子，还是有些羞赧地退后一步，和武麒隔开些距离。

“哎！小心，别再掉入湖里了。”看她后退，武麒担心地又伸手握住无心的小手。

“谢谢殿下的关心。”武麒对她溢于言表的关心让无心冷漠的心湖起了涟漪。她不自觉地对武麒浅浅一笑，已经好久没展齿笑过了。

无心柔美的滑腻已让武麒心动，又见她天人般的笑容，一时间他似失了神，大手掌不禁紧紧握住了无心的纤细手腕。

无心收起了笑容，忍着手上传来的疼痛，想轻轻的收回手，但不成。最后她只好直截了当地要求：“殿下请放开我，你抓的我的手好疼。”

武麒一听急急放松手劲，观视无心的手腕。她白皙的手腕上是又红又紫的，已被他的大手捏出个清楚的五指痕迹。“对不起，弄伤你了，疼不疼？真很抱歉。”他太鲁莽了。

无心正想说不得事时，伺候她的两个宫女就走了过来。当她们看到武麒和元心在一起，两个宫女都显得很惊愕。

“见过武殿下！”宝珍，宝卿向武麒倚身行礼。

武麒见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也不好再多停留，便对无心细心交代：“手上的瘀血要用药酒揉开，我先离开了。”说完，他大步离开。

宝珍走近无心，不明白地间起：“无心小姐，你受伤了？是哪儿瘀血啊？要不要奴婢为小姐推推呢？”

宝卿则是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书本，那是刚才无心要跳湖时，由手中滑落到地上。

无心接过宝卿递过来的书，摇摇头。“我没事。”

定下心，她又想坐下来看书。

宝珍忙通知无心：“无心小姐，金凤公主在亭子里摆了茶点要招待各位小姐，奴婢特来请小姐到凉亭。”

无心点点头，让两个宫女陪着走向凉亭。

无心走到凉亭时，见众人都到了，她是最后一个。

“无心小姐，请这儿坐。”赫连盈儿见无心走入亭子，招呼她坐到自己身旁。

无心一坐下，一旁服侍的宫女立刻就端上茶放在她身前。

谈月婧眼尖看到无心手中拿着书，假意地问：“无心小姐，你连到御花园散步还要带着书来打发时间，你是不是嫌御花园不够美丽？没什么好看呢？”她是愈来愈讨厌无心了。

无心明白谈月婧不喜欢她，也不想和她多说什么，只淡淡地摇摇头。

谈月婧看无心敷衍地摇头当回答，心中更生气了。

“无心小姐，月婧是好意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我不配和你说话啊，连回答也不屑出声呢”语气直冲着无心。

“无心小姐，这你就不对了，月婧可是谈宰相的掌上明珠，西武国二世王妃是月婧的姊姊，她的身世可不比我们兰字辈的公主差呢，无心小姐实在不该如此轻忽月婧。”说话的是兰云公主，她是兰字辈中年龄最长的，生得是艳丽大方，因此她一直认为太子妃的宝座是非她莫属。她喜欢讨好众人，以显示她宽大的胸襟。

“对啊，我们都很好奇无心小姐的父母是哪位皇亲，或者是大官，无心小姐能否告知大家你的身世呢？”容佳娜接口说话。她是御史容青松的女儿，长得娇小可人，比起公主们或高官的女儿，她父亲的官位最低，所以她很想知道无心的家世会不会比她还要好。

无心在心中叹口气。怎么今天每个人都要询问她的身世呢？“无心不能说，先告辞了。”

“无心平静他说出这两句话便起身离去。只有离开才能让大家不再追问她的身世，至于会不会得罪人。失不失礼，她也不管了。”

无心走出御花园，坐上轿子让轿夫送她回花影宫。

而凉亭里的众家千金都被无心的举动吓了一跳，只有谈月婧最先发难了——“各位，你们看看无心小姐这是什么态度？她有将在座的公主们放在眼里吗？真是太无礼、太过分了！”

“何只是过分，简直是没家教。无心不说出身是对的，才不会辱没了她父母的名声。”

“兰香公主也说话了。她个子娇小，声音却很清亮，秀丽的脸上是责备不满的神情。”

“皇姊说得对，皇族家规严格，无心如此没礼数，肯定不是皇室人，我所认识的姊妹里就没这个人。”兰庭公主圆润的脸上也布满了高傲不屑。

就这样同桌女子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都说起了无心的坏处。女人要刻薄起来，真是尖酸极了。

只有赫连盈儿和兰娟公主没开口搭腔。兰娟公主一向不爱说人是非，明白无心虽然有不
对，但也不想为了小事将她说得无一是好；而盈儿则是揉揉被吵得有些疼的头，暗忖无心
和这些女子真是非常处不来。

众女子批评了一会后，就换个话题互相比较了起来，不是开始自夸自己的耳环、项链有多
美，就是漂亮的新衣服有多少……在凉亭里的众女子都没发现，在不远的花丛后站着
一个高大的人影。他神情非常冷漠，静静地将一干女子的对话全听入耳里。

太子妃的人选，他内心有数了……

夜半时分，一个人影晃入边宫，直走到常婉英房前敲了敲门。

“进来。”常婉英的声音传出。

敲门的人开门走入后，转身将门合上关好。

“霞姑，事情进行得如何了？”常婉英询问。

“夫人，很顺利。小姐的美貌胜过任何一位候选女子，成功地引起了武殿下的注意。今天
下午在御花园里，武殿下还和小姐私下聊过话，武殿下似乎对小姐的身世很好奇，但是小姐
没有明说。为此，小姐还想藉跳水逃避武殿下的追问，幸好被武殿下伸手抱住，而武殿下
还将小姐手腕给弄瘀血了，看武殿下的模样似是很心疼小姐受伤，对小姐很有感情呢。

“霞姑仔细地向夫人报告。她必须在身后悄悄跟随着常无心，这是夫人交给她的任务。

“很好，无心没让我失望。”常婉英满意地笑了。

看来其他的候选女子不是无心的对手，不过她也不能太大意，这事绝对只许成功不许失
败。

“还有其它事吗？”常婉英再问。

“夫人，其他的候选千金都对小姐很排斥，也很不友善。小姐习惯独来独往、又是寡言少
笑，更引起了旁人的不满，小姐在花影宫的日子过得不是很愉快。”

霞姑再说。

“这是小事，而且无心那丫头冷心冷面惯了，这点委屈她不会在意的。她们排斥无心，反
倒能成为无心的助力呢，毕竟男人都喜欢屠弱娇柔的女子，无心如果受人欺负，你想武殿
下知道后会不会更想保护无心呢？”常婉英冷笑着说。

“奴婢了解夫人的意思。”霞姑明白道。

“了解就好，无心还需要你的帮忙呢，顺便将我说的话带给无心，让她照着做就可以了，
总之八个字‘若即若离，欲擒故纵’，要她遵守，不可以违抗，知道吗？”常婉英吩咐道。

“奴婢知道。”霞姑点头回答。

常婉英突然话锋一转：“霞姑，你知道为何我不派喜姑跟着无心，而派你吗？”

霞姑摇摇头。

“因为你比喜姑聪明，也比喜姑忠心，不论我派了什么事情给你，你一定能帮我办妥。你
真是位难得的忠婢，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好姊妹。”常婉英拉着霞姑的手赞美她。

霞姑被常婉英称赞得有些不好意思。“夫人过奖了，这是霞姑应尽的本分。”

常婉英欣慰地笑笑后，脸色又变得很严肃。“那我现在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交给你，你会全
心全意去达成吗？”

“只要是夫人交代的事，霞姑一定会尽力完成的。”

霞姑很肯定地回答。

常婉英阴沉一笑，从梳妆台上的木盒内拿出一瓶黑色小瓶子，递给了霞姑。

霞姑看到那个小瓶子，惊愕地看着夫人。

“你该明白瓶里是什么，也应知道在何时使用它。

霞姑，无心是绝对要当上太子妃，如此一来我们都不必再吃苦了。你从小看着无心长大，
你对无心的照顾比我这个做母亲的都还像是无心的娘，所以我相信你会帮助无心当上太子妃，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无心好。我就将女儿交给你了，你尽管放手去做任何事。

我这么说你该懂我的意思吧，霞姑？”常婉英面无表情地道。

霞姑看了看夫人，虽然面有难色，但她仍是点头表示了解，用有些颤抖的手接下那黑色瓶子。

“好了，你也要快点回花影宫了，好好照顾无心。”

霞姑你是个见过风浪的人，也知道要如何捉住男人的心，你若有主意就直接告诉无心，对她说那是我的命令，要她听话行事。边宫离花影宫远了点，你有空时再回来向我报告吧，不必天天都回来。霞姑，一切都靠你了。”常婉英慎重地交付。

“夫人放心，霞姑不会让夫人失望的。”霞姑向常婉英鞠躬行礼后离开。

常婉英冷艳的脸庞扬起了残酷的笑容。她要报仇了，她会报仇成功的！

一大清早的花影宫便充满了嘈杂紧张的声音。只见宫女们冲来转去的，每个人都很忙碌。因为无心的房间远离大厅，所以感觉不到外面的紧张匆忙。她梳洗后，正慢慢地用早膳。

“小姐，小姐！”霞姑人未到声先到，喘着气冲入房内。

无心抬头看着霞姑，不知道霞姑为何如此紧张。

“小姐，快准备，要出发了。”霞姑没头没脑地丢下话，急着就打开衣柜打包行李。

“出发？要去哪？”无心仍坐在椅子上不慌不忙地问。

霞姑边整理东西边回答：“到昆山玉福寺，玉福寺的住持友藏大师是武殿下的授业师父，武殿下要上山和恩师叙旧，也邀请了众小姐们一起上山散心。这事在昨晚就通知众人了，等会就要出发，小姐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件事。”昨天下午她回花影宫后就一直留在房里看书，晚膳也是在房里用的，没人来告诉她今早要出门的事。

霞姑想也明白是众人故意不通知小姐，而且连服侍的小姐的宫女也不说，幸而她今天起得早，看到众人忙碌模样，一问原因才明白。好在小姐的东西并不多，整理一会就好了。

无心没为霞姑的慌张所影响，继续用早膳。因为就算她要帮忙，霞姑也不会同意，那她就安心用膳吧。

无心用完早膳，霞姑也整理好了。

霞姑再看看无心，头发、粉妆、衣裳都还好，可以出发了。

“小姐，我们出去吧，正好可以赶上时间。”霞姑骄傲地对无心笑着，没有事能难倒她的。

无心点点头，两人走向大厅。

而提早做准备的公主千金们，因为想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拿这又要那的，反而准备得比无心还要久。

也延迟了出发时刻。

无心不喜欢厅里闹烘烘的，走出大厅在大树下找个石椅坐下，又拿出易经看了起来。

武麒、易禹安、赫连盈儿各骑着一匹骏马缓步而来。易禹安和赫连盈儿对于武麒请众千金同去都感到很讶异。或许武麒真是转性想通了，想和那些千金们多相处些时间，以便更认识她们吧。

但只有武麒心中明白，他这样做只为无心一人。

他无法只带无心一个人出门，只好也将全部女子都邀请上昆山了。

三人在花影宫前停了下。花影宫里全是女子，武麒和易禹安不方便进入。

“武大哥，女孩子嘛，出门打扮总是较花时间，我去催她们快些，你和易禹安在此等等。”

赫连盈儿对武麒笑说，下马走入宫里。

“盈儿出门也这么会拖时间吗？”武麒皱眉问易禹安。

易禹安摇摇头。“那丫头是急性子，做事总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以伺候她的宫女已经被她训练成快速又准确，不会慢吞吞地要人等。”这也能说是盈儿的优点之一。

“盈儿真是个好女孩，身为公主却不会娇气凌人。禹安，你可要好好把握啊。”武麒笑着提醒道。

易禹安当然知道了，那丫头这辈子只能嫁给他，他不会让她嫁给别人的。他对武麒笑笑，眼光不经意看到树下的人儿。“咦？也有位小姐是不用等的喔。”

他指指树下。

“无心。”武麒看到无心很高兴，跳下马走向她。

“你在看什么？”正看着书的无心听到一句很熟悉的问话。

“殿下。”无心是反射性地叫出。抬起头，站在眼前的果然是武麒，她站起向他略弯着身

子行礼。

“今天怎么记得行礼，昨儿就忘了呢？”看到无心，武麒的心情就好了起来。

“那无心再行一个礼，当是赔偿昨天的好了。”经过昨天的相遇后，无心对武麒多了分熟稔。面对他，她的话也多了。

“免礼。”武麒也很正经地回答，两人相视微笑。

“你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吗？”

无心习惯性地点头，但马上又想到武麒不爱她不说话，忙答话：“准备好了。”

武麒看她急着接话的可爱模样，知道她将他的话都牢记在心中，很是高兴。

“我们要到昆山玉福寺住个几天。寺庙是修行场所，一切从简，可能无法如宫里那么舒服方便，你心中要有个底，该带的东西也别忘了。”关心地提醒她。

“霞姑很能干，她准备的东西不会遗漏的。”有霞姑在，无心不担心。

“小姐，该上马了。我们最好先坐上马车，以免像昨天没人告诉我们今天要出门，被人给摆了一道，让奴婢整理行李时手忙脚乱的，今天再不小心一点，说不定马车不喊我们就自己开走了呢。”霞姑边向无心走去边说着，满是抱怨语气。

“霞姑，别说了。”无心阻止道。

不过武麒可是听得一清二楚。他脸色沉下，冷声问：“这是真的吗？”

霞姑看见眼前的人是武殿下时，吓了一跳，连行礼。“奴婢见过武殿下。”

“不用多礼了，霞姑。你刚才说没人通知你们今早要出门的事，可是真的？”武麒语气平静，但脸色十足难看。

无心对霞姑摇了摇头，要她别说了，可是霞姑不但视而不见，还气愤地回答：“当然是真的了，好在奴婢今天早起，知道消息后忙着收拾才赶上时间，小姐还因此来不及用早膳呢。”

无心睁大眼睛看着霞姑，不明白她为何要这么说，她明明就有吃早膳啊。“不是，霞姑，没有……”

“小姐，你又要说没关系是吗？小姐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一直受人欺负。这要怪霞姑没照顾好小姐，让小姐受委屈了。”霞姑擦着泪水，难过说着。

霞姑为什么要在武麒面前说谎呢？无心不懂，她抬头看着武麒，眼里满是过意不去，她真不知该如何解释霞姑如此的行为。

但武麒却以为无心眼里是不知所措和无助，令他好心疼又生气。他知道其他的千金小姐都不喜欢无心，可是如此欺负人实在太过分了。

此时赫连盈儿从花影宫走出，向他招招手，表示可以上路了。

“无心，你快上马车吧，我们要出发了。”武麒告诉无心。

“是，殿下。小姐，奴婢扶你上马车。”霞姑赶忙扶着无心走向马车。

无心看了霞姑一眼，默不吭声地往前走。

武麒也走回坐骑，跳上马，神色冷凝地领头先走。

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皇宫，向昆山方向而去。

每个千金闺秀都自有辆马车。因为此行是上山住寺庙，为求简便，每位小姐只能带一位随侍的宫女。

马车里只有无心和霞姑两人。

无心才要开口，霞姑就先发制人了：“小姐，霞姑知道你要责怪我，可是霞姑已经受到夫人的命令要帮助小姐选上太子妃，所以霞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霞姑虽然说谎，可是是问心无愧。小姐，你要成功就要耍些手段才行，小姐可千万不能让夫人失望啊。”她搬出了夫人当理由。

“我会尽力，但不接受说谎。”无心冷冷开口。

“那不全是谎话，”也是有实情在里面。小姐，这是让武殿下注意你、关心你的方法，因为你没有好的身世为后盾，靠的也只有自己了，没人可以帮你的，这也是夫人同意的事。

夫人还交代小姐八个字‘若即若离，欲擒故纵’。小姐是聪明人，一定会明白夫人的意思。夫人也再三交代霞姑要帮助小姐，还说小姐必须听霞姑的意见。小姐，这全是夫人的意思，你要听话。”霞姑细述常婉英的交代。

娘真要霞姑这样帮她吗？那岂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她办不到，真做不到。娘一定明白她做不到，才要霞姑帮忙。但是这样得到的胜利就有失公允，而且也赢得不光彩，她怎能问心无愧地接受呢？

可是娘的话她又不能违抗，霞姑一直以来也像她母亲一样照顾自己，她无法不听她的话，到底要如何做才能两全其美呢？

无心的脸色虽然是平静无波，但是从她眼里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忧虑，毕竟她太年轻单纯了，无法掩饰心中的真正想法。

“小姐，霞姑知道你不会说谎，也不喜欢耍手段，但这世界就是如此，不是你强过人就是别人强过你。

与小姐同住一起的四位公主和两位千金小姐们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她们对付小姐你时是很团结，但是又各自互相猜疑着，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只要为了自己好，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她们想当太子妃是为了荣华富贵，权力威势，而小姐则是为了和夫人母女团圆，为了将夫人从边宫救出来，为了不让夫人再吃苦下去。

不论怎么说，小姐的目的都比任何一位想当太子妃的女子还要正当、可贵。那为了达成目标而用些小伎俩也不为过啊，而且我们又没有害人之心，谁又能说我们错了呢。”霞姑极力说服无心，要她接受自己的安排。

无心看着霞姑，不知道原来霞姑这么会说话，而且语气、神情几乎和娘一模一样。想到娘她无法再坚持什么，她咬了咬唇低下头，感觉好为难。

想了一会，无心再抬起头来看着霞姑，终于点头屈服了。

霞姑很高兴。“小姐，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霞姑保证小姐一定会成功当上太子妃的。”

霞姑很有信心。

但是无心也有条件：“霞姑，我会听话，可是我不说谎骗人，你也不能用计害人。”这是她一定要坚持的原则。

霞姑自是一口答应：“当然了，小姐从来不会说谎，要你说谎一定会露出马脚的，这事由霞姑自己来办。霞姑也不可能会使计害人，但小小的手段就无伤大雅了，霞姑知道分寸的，小姐放心吧。”

无心听到霞姑的保证安心多了，转头看向窗外，欣赏外面的景色。

而霞姑则是开始计划着，她会让夫人无憾的。

昆山上的玉福寺本是清静的地方，今儿来了许多位的贵客，让顿时安宁的山野寺庙热闹了起来。

因为耽搁了时间，武麒一行人到玉福寺时已过了用午膳时分，寺里为了众人便再开伙一次。

“师父，武麒给寺里添麻烦了，真是很抱歉。”

武麒和易禹安在友藏大师的厢房外厅向师父道歉，内心十分过意不去。

友藏大师摸摸灰白的胡子，不以为意地笑道：“出家人本就是与人方便，要随遇而安。这不算什么，阿麒你别放在心上。”

友藏大师曾教过武麒内功心法、提气打坐，对武麒武功造诣上帮助很大，是武麒的恩师。

他知悉武麒今早要来上山拜访，也特别准备了素菜淡饭招待。

而同来的公主千金们则是被安排在膳堂里用膳。

这儿是寺庙当然不可能提供大鱼大肉了，众女子看到眼前尽是野菜豆腐之类的素菜莫不皱起了眉头。她们一向是山珍海味吃惯了，这样粗糙的食物哪能入口，都苦着脸不情不愿地吃着。

只有赫连盈儿和无心仍是一脸平常神色。赫连盈儿在山上住过些时间，这些野菜她都吃过了，吃得是津津有味。

而无心平时就是这些食物当日常三餐，她当然吃得习惯。

用完膳后，她们被带到西厢房的女眷休息处。

无心怕吵还是选了最里边的房间。厢房虽然不大，但是很干净，配上山里的凉爽清幽，她喜欢这儿更胜于花影宫。

经过一段旅程跋涉，娇贵的公主千金们都在厢房里午憩。夏日炎炎正好眠，无心也小睡了会。

晚膳时分，友藏大师、武麒、易禹安和众公主千金们都一起在膳堂用膳，有武殿下和大师在，众女子里就算对菜色不满意，也都装成吃得很高兴的模样。

无心看在眼里心中觉得好笑，她们如此委屈自己，只是为了讨好武殿下，以求得当上太子妃。

但是这些外在的富贵真能让她们一辈子都很开心吗？倘若厌倦了，是不是又要追求更大的富贵、更大的权力呢？人的贪念是永无止境的，不满足便不会快乐，就算她们能得到太子妃的地位也只是快乐一时罢了。

想通了这些，无心对于霞姑有心机的作为真能谅解了。既然人人都只是为了自己，那她要当上太子妃的理由比任何人都要充分。

无心的眼神看向武麒，他和友藏大师正高兴地聊天。有如此人品的男人作为女婿，她也没什么好遗憾了。

一股从没有过的斗志从无心心中产生，而她一向无欲无求的心里第一次起了波澜。无心不了解这现象是好或是坏，但这代表着她会更积极地去面对武麒。

武麒感觉到了注视的目光，当他看向无心时，无心给他一个如春花般灿烂、绝美脱俗的纯真笑容，不禁震荡了他的心。

但绝美的笑容只让武麒惊鸿一瞥，无心便转开脸。

山上的清晨充满了生机，鸟鸣婉转。蝉叫清朗，阳光和煦。清风凉凉，引人早起欣赏这片美景。

无心一早就醒了，梳洗一番后就走出厢房。一身白衣在翠绿的园子中穿梭，她正欣赏这片清宁的美景。

随手扯来两片树叶，无心倚着树干，将树叶摆在唇边，轻轻吹了起来。声音清亮高扬，一首小曲流泻在空中，和这片美丽景致相辉映。

无心吹得顺耳，一首曲子接着一首吹着，那般的入神，似乎忘了周遭的一切，她吹了好一会后才停下。

数声轻脆的掌声随后响起。

“殿下。”无心看到眼前的武麒，浅笑倚身行礼。

武麒扶无心起身，很高兴看到她的笑容，但总是来去匆匆，她马上又收起了笑，换上一脸的淡然平静。

就是如此昙花一现的美丽，让武麒常念心头、无法忘记。

武麒看着她手上的两片树叶，啧啧称奇：“想不到平凡的树叶也能吹出如此美妙动人的乐音，这比箏笛的声音更好听呢。”

“殿下太夸奖了，这只是乡下平民都会的技能，不算什么。”无心淡淡回答。

“那你怎么会呢？你也是乡下女子吗？”武麒笑笑随口问。

“我希望能是。当平民女子虽然平凡，但活得很真实，能体验到人生的喜怒哀乐，比身为候门贵族的千金小姐更能明白什么叫人生。”无心真诚说道。

武麒挑起眉看着无心，神情也很严肃。“这是你对人生的看法？”

才一眨眼，无心立刻俏皮地对武麒吐吐舌。“开玩笑的，我很庆幸自己的身分不凡，否则就不能认识殿下了。”

武麒瞪大眼睛看着无心马上又换回正经的模样。

“无心冒犯了，对不起。”她姿态优美地屈膝行礼，再对武麒浅浅一笑。

短短时间内变化了三种表情，武麒又被无心的多种面貌神情吸引了。他忍不住开怀地笑着，摇摇头。

“无妨，我喜欢这样的玩笑。”

此时庙里传来了钟声，一声声地敲着，表示一天开始了。

“出来了这么久，无心该回房了，殿下，无心告退。”无心有礼地点个头。

才刚见到她，她就要离开，武麒感到不合。要找到两人独处的机会不多，他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带无心出门，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闲话，唯今之计，只好私底下约她出来了。

“无心，你会骑马吗？”武麒看着无心的背影问道。

无心回头看着武麒，摇摇头。“不会。”

“那你想不想学呢？”武麒走到无心跟前笑问。

无心忙点头。“想啊。”她一直想学骑马，体会那种迎风奔驰的感觉。

“那好，你用过早膳后再来这儿，我教你骑马。”

武麒微笑吩咐。

“殿下真的要教无心骑马？太好了。”无心一脸的雀跃，如同个小女孩。

武麒伸手抚了下无心雪白如滑脂的肌肤，她天真模样好动人，让他想将眼前的可人儿拥入怀中，但他不想吓到无心，一股冲动被他硬压下来。

“你喜欢就好，那我们等会见了。”武麒收回手，要自己先举步走开。

无心看着武麒背影，心中很高兴，这表示她和武麒的关系又亲密了些。

武麒要教她骑马的事，无心本来是不想告诉霞姑的，但是霞姑对她一早的行踪直问个不停，让无心不得不老实说出。

“小姐你做得真好。殿下私下想和小姐相处，就表示殿下对小姐很有好感，这个机会要好好利用才行。”霞姑开心他说着。

无心不喜欢霞姑对任何事都要安排的心态，她皱着眉摇头。“武殿下只是单纯地教我骑马罢了，霞姑你别想太多。”

霞姑脸色一整。“小姐，有机会就要把握，怎能等闲视之呢？奴婢自有妙计的，小姐你别担心了。”她脑海里已有计谋成形。

无心讨厌对武麒耍心机，让她心中有愧，但为了娘，她却又得硬着头皮做下去。她好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快些过去，还给她清静无忧的生活。

只是她若如愿当了太子妃，还能再回到以往无情无欲的生活吗？

在玉福寺不比宫里，有许多的宫规要遵守，在这儿众人可以到处走动，四下看看风景，或是到藏书阁看书、下棋都行，对公主千金们来说是自由许多。

可是这些公主千金们就算有意想找武麒殿下聊天，也没那个胆子。女子的矜持使她们无法拉下脸这么做，只好干等着殿下的来访。

用完早膳后，这些小姐们还是以绣花、弹琴、聊天打发时间，也没兴趣到处看风景。

反正是寺庙嘛，还会有什么不同呢？等殿下邀请她们才是正事。

赫连盈儿没有当太子妃的打算，而且易禹安也一起来了，便相偕骑马，到后山逛逛玩玩。

而无心则是依照约定，悄悄离开众人到侧园去见武麒。

无心刚走到侧园，武麒也到了。他带着无心走向寺后。在一颗大树下，一匹黑色骏马昂然而立，它神态安静从容，没有丝毫的浮躁，一看就明白是匹好马。

无心走前看着马，为马儿油亮乌黑的毛色而眩目了，这马儿真是好威武啊。

“它叫黑神，跟了我许多年了，喜欢它吗？”武麒笑问无心。

无心点点头。“它好漂亮。”想摸摸马儿，却不大敢伸手。

武麒笑了，拉着无心的小手轻抚着黑神。

掌下的鬃毛有些刺人，而盖在她手背上的却是温热宽厚的大手掌，无心看了武麒一眼，有些脸红地忙收回手。

武麒哈哈一笑，大手放开无心的小手，却改成揽住了她的柳腰，手臂收紧，他身子一纵，抱着无心上马了。

他疼爱地点点怀中人儿的鼻头，交代她：“抱紧我，马儿要快跑了。”说完，武麒一抖动缰绳，身下坐骑如疾箭般飞驰而出。

无心没想到马儿说跑就跑，身子的剧烈跳动让她很没安全感地回身抱紧了武麒，生怕一松手就会被马儿给摔下去。

武麒搂住佳人，脸上有抹得意的笑容，催马儿往山顶上跑去。山顶有棵擎天大树，树下小草铺满了大地，如同是地毯般，是最适合骑马的地方了，而且保证不会受到打扰。

无心将脸埋在武麒的怀中，好一会已适应马背上的跳动后，才略放松自己从他怀中抬头。景色飞快地往后倒退，凉风拂在脸上，让她感到好舒爽，也觉得刺激。

马儿奔驰了约莫两刻钟后，他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武麒放慢马儿的速度，轻抚着无心的柔顺发丝，指着前面。“无心，那就是山顶了。”

“无心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刚才走来的一路上都是树林，她没想到这山顶却是除了一颗巨大的树木外，其余是一片草地，蓝天近得似是唾手可得般，在阳光照耀下，翠绿的大地配上蓝蓝的天空是这样的美丽，说是人间仙境也不为过了。”

无心睁大眼地看着眼前的美景，久久无法转开眼。

“好美啊。”她也只能如此赞叹着。

“这山顶是友藏师父带我上来的，我和师父学艺时，几乎都是在这里练功，师父说这儿是山峰灵气所在之地，对武功的修炼很有帮助。除了师父和我外，你是第三个知道这里的人。”武麒策马走向大树，对无心笑笑说着。

无心看着四周，虽然她不懂武功，但也明白这儿真是修炼的好场所。

马儿走到树阴之下，武麒拍拍无心的肩头。“要开始学骑马了。”说完他一个人从马背上跳下，解下马儿驼着的背袋，里面有他准备的食物和水。

“紧不紧张？”武麒站在马前，看着马上的无心笑。

无心从容一笑。“不会。”

武麒赞许地点点头。“好胆识。现在你身子放松，拉起缰绳，我先让黑神带你绕着大树走一圈。”

武麒细心地教导无心学着如何控制马儿、驾驭马儿。

无心也很认真地学习，而且她也够胆大聪明，每一个动作只要武麒教一回就会了。一会儿工夫后，她就能骑着马在草地上小跑步了。

武麒很满意无心的表现。她胆子大，不是动不动就尖叫爱哭的千金小姐，一个初学者能有如此的表现真的不错。

身下的马匹那么高大，说无心不怕是假的，但有武麒在身旁，她的确安心不少。骑得顺手后，她喜欢上这样迎风奔跑的感觉了。

看着一直仔细注视着自己的武麒，他的关心全流露在脸上，让无心看得欢喜，心中猜想他该有些喜欢自己吧。

武麒看无心基本的骑马动作没问题了，便让黑神停下。“也练了好一会了，你会不会累？下来休息吧。”

无心顺从地让武麒抱下马，两人在草地上坐下。

从这儿往下看，净是一片的郁郁青青。绿意盎然，远远的还可以看到山脚下的村落，视野极佳。

“从这儿可以看得好远，啊！连村庄都可以看到呢。”无心欣喜地发现。

“还不止如此，你来这边看看，那是什么知道吗？”

武麒拉起无心，带她到另一边往下看，指指翠绿中红色的部分询问无心。

无心看看后认出来了，高兴地拉着武麒。

“是玉福寺，红色砖瓦下是大殿，右边是东厢房，左边就是西厢房了，排列得整整齐齐，看得一清二楚呢。”在他身旁，自己便像换了个人似的，不需掩饰喜怒哀乐。

武麒看到无心孩子般的无邪笑容，大手宠爱地摸摸她的小脸，夸赞：“无心真是聪明啊。”两人站得很近，无心身上的淡淡香味从武麒的鼻里钻入他五脏六腑之内，使得他好想再靠近无心，将她的香味闻得更彻底。他的头慢慢地凑近了无心。

无心见武麒靠近，反射性地就将小脸儿转开。

这举动唤醒了武麒的理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道：“对不起。”

“殿下，无心口好渴。”无心忙发出声音要化去两人间的不自然。

“我有带水来，我拿给你解渴。”武麒恢复了正常神情，拉着无心走向刚才坐着的草地，将带来的水壶递给无心。

无心喝着水，武麒也没说话，一时间气氛有些僵硬。

“殿下要在宫里待多久？何时回西武国呢？”无心找话聊。

“这不太一定，不过顶多只能在大连国再停留个半个月而已。”武麒不能丢下国内的政事太久。

“这么快，那殿下回西武国后，无心就很难有机会再见到殿下了。无心一定会努力在这段时间之内学好骑马，不辜负殿下的教导。”无心眼里有不舍之情，却佯装微笑他说着。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回国后，我们就很难再相见了？”武麒不明白。

“殿下这回来大连皇宫是客人，但娶了公主回去之后便是驸马了，那以后除了公主回国省亲外，殿下哪会有时间再来皇宫呢？”无心睁着纯净的眼眸回答。

“无心你很肯定我会当驸马？那我该娶哪位公主呢？”武麒好笑地再问。

“当然是金凤公主了。金凤公主人美，心地也善良，又纯真可爱，和殿下最相配了。”

无心理所当然地回答。

武麒大笑，摇摇头道：“盈儿和易禹安是一对的，他们两人早已互相倾心，皇上也默许他们了，所以你说的驸马爷是易禹安不是我。”

“既然殿下不娶金凤公主，那就该娶兰娟公主。兰娟公主也是个好女子，没有娇气，人笑起来很甜美，又有高贵的气度，很适合当太子妃，殿下一定会喜欢。”无心立刻向武麒推荐另一位太子妃候选人。

武麒的脸色沉下，他不喜欢无心将他推给别的女人，没好气地回道：“只可惜我对兰娟公主没兴趣。”

“殿下也不喜欢兰娟公主碍...请恕无心老实说，其余的兰云、兰香、兰庭公主，都不适合殿下，而谈小姐的脾气太大了，那就只剩下容小姐了。容小姐也是御史大人的千金，人很天真文静，虽然年龄较小，我想容小姐会学习做个温柔贤淑的太子妃，好好伺候殿下。”无心像是

解开了艰难问题般的开心。

武麒的脸色难看极了。他语气冷漠道：“你真以为容佳娜适合我？”

无心肯定地点点头。“当然，不然还有谁呢？”

“如果你以为我娶别人为妻最合适，你为何又要随我出来？你把自己看成什么了？”武麒脸露怒色，手握成拳。无心是这般的看轻自己，也如此的贬低他吗？

“我……我是……一个皇上不喜欢的人。无心只是个陪衬，皇上绝不会同意无心嫁人的，所以无心不能将身世公开，那谁又敢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呢？”无心脸上是不在意的笑容，但眼里的委屈、伤心骗不了人。

看到她眼里的委屈、落寞，武麒心中的怒气霎时如遇上太阳的雪马上就融化了。没错，无心说过皇上不准她说出自己的身世，而皇上一直也没将无心的身家调查表送来给他，他又怎能娶个只有名字，而不知出身来历的女子为妃呢？这问题他怎么没想到过呢？

“休息够了，我再去骑黑神走走。”无心忙转开话题，快速地从草地上一跃而起，走向黑神。但是面对眼前高大的马儿，她却不知道该怎么上马去。刚才她上马、下马都是武麒抱上。抱下的，换成她自己一个人就没办法了。

一只结实的手臂从背后伸前来揽住了她的腰，武麒在她耳旁轻声笑着：“我扶你上去。”

“无心只觉得身子一轻，一转眼人就在马上了。她有些咋舌地看着武麒，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

武麒细心地交代道：“拉好缰绳，慢慢来，别骑得太快了。”

无心点点头，手一抖缰绳，黑神就在草地上小跑步。

武麒看着马上的无心，心中有了决定。无心的问题既然是出在赫连皇上身上，那他就直接找皇上谈。

他要明白无心的身世，不想让自己和无心之间藏着秘密。

无心认真地在骑马，偶尔她的眼神会看向武麒。

在他听过自己说的那番话后，他应会有所行动的。但她不敢凝望他的眼睛，因为她怕自己的心虚会被他看穿。那些话全是霞姑教她说的，其实她不想装可怜来骗取武麒的同情，可是她又不能冒着失败的危险。她现在真和耍心机的小人一样了，她好希望这一切能快快过去，否则她真怕自己会撑不住而对武麒坦白了。

无心心思纷乱，黑神缓慢地跑步不能舒解她心中的郁闷，冲动之下，她突然大力地抖动缰绳，吆喝黑神快跑。

黑神受到指示，前脚一扬，发足大步狂奔了起来。

无心尖叫了声，她没想到黑神会冲得那么快。她没捉紧缰绳手一松，人便往后仰，从马背上摔下去。

武麒看无心大力甩动缰绳时就想制止了，但仍晚了一步，一声尖叫后，无心整个人就被黑神给抛下。

“无心！”武麒人影闪动，急急冲上前，正好接住了掉下来的无心。

“无心，无心……”武麒抱着怀中人儿，紧张地唤着。

无心在呆了呆后颤抖地紧抱着武麒。她搂得好紧，好似一放手他会不见一样。她牙齿咬住唇，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武麒明白无心被吓到了，轻拍着她的背脊安抚她：“没事，没事的，有我在这，无心别怕，不要怕……”武麒尽力地安慰无心，好一会后她才慢慢回过神。

她抬头望着武麒，模样好逗人怜惜。“我……我不要学骑马了，再也不要学了，好……可怕，好可怕啊！”

“那是因为你突然大力扯动缰绳，让黑神以为你要奔跑，才会将你给摔下马的。下回注意点，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你骑得很好，别放弃。”武麒笑笑，温柔抚着无心的青丝鼓励她。

无心还是摇头。“不要，我不想再学了！不要学了！”

武麒见无心坚持，忙答应道：“好，好，不想学就不要学了。”

无心靠着武麒。他身上有股属于男人的气息，浓郁雄厚，令她觉得安心，好似天塌下来他也会为自己扛起来般，让她那颗一直孤独无依的心灵忍不住想靠在武麒的身上安歇。

无心好想就这样倚着他直到永远，自己就不会再孤单了。

可是娘的话蓦然跳入她脑海里……若即若离……她不能和武麒太过于亲密的。

无心忙移动身子，将自己从武麒怀中抽出，红着脸轻声道：“谢谢殿下救命之恩。”

“这样道谢是不是诚意不太够呢？”武麒低头喃喃说着，欲望蠢蠢欲动。

无心不懂地抬头望着他。“那该怎么样才是有诚意的道谢呢？”武麒的手还揽着她的腰，两人几乎是贴在一起。

“像这样。”武麒的话一停，他的吻也落在咫尺之内的芳唇上。他想知道她的柔美，等不及就想占有她了。

两唇一相接，他的舌便有如滑溜的蛇般侵入无心小嘴内，缠绵吮吻，不愿有须臾的分开。

无心没想到武麒会有如此的举动。她睁大眼，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任由武麒占尽她的温柔。

亲吻当中，武麒见无心一直睁着无措的大眼睛。

他轻笑着柔声低语：“傻丫头，眼儿该是闭起来的。”

大手为无心合上眼，再次占有她的唇。

在闭眼的黑暗中，无心只感到唇儿相接的悸动，使她的身子起了阵战栗。她不知道原来男女之间竟可以这么做；初尝情欲的她被如汪洋大海般澎湃的感觉淹没了。她无法思考，只能顺着武麒的带领，体会前所未有的激情。

武麒明白无心的纯洁，原只想轻尝便停止，哪知不懂得反抗的无心让他的吻停不下来。

他没遇上如此能震撼他心弦的女子，从第一眼看到她起，他就深深受到吸引，不单为无心绝美的外貌，也为她身上那股孤傲又单纯天真的气质。他想要她，迫切地想要她！

这一刻他好希望自己是土匪强盗，掳获了自己想要的女人就可以直接带走，强迫她跟着自己天南地北，不再受这些烦人的礼教规范所约束。

可惜他是位高权重的一国太子，无法逃避自己的责任。虽然想得到无心，但仍不可欺负弱女。

武麒克制住自己的欲望，缓缓放开了无心，但仍在她白腻如脂的小脸上烙下无数的吻樱。“可以张开眼了，傻人儿。”武麒看无心仍紧紧闭着眼睛，好笑地在她耳旁低语，也在她小巧的耳垂上轻轻一咬。

无心一痛就清醒过来了。不知何时自己和武麒已变成躺在草地上，他就在自己的上方，一双含笑的大眼正看着她。

想到自己和他刚才做的事，无心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急翻过身子避开武麒的注视。咬住唇，她心中有些惶惶然、手足无措，不知自己要用何样的面貌再和武麒相处。这情形，娘和霞姑都没教过她啊。武麒看无心害羞地别开脸，低声笑着将身子靠近无心，贴着她的背，一只大手还伸前去搂住了她的腰。

他的脸凑近无心的后脑勺，温柔地紧紧抱着她。

他能感觉到无心身子的颤动，知道现在她心中一定是茫然无措，但还是忍不住故意在她颈后吹气，逗着她：“在想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无心心一紧。每回她想不出解答时，就是用逃避，所以她急急拨开武麒放在自己身上的手，匆匆地从地上爬起。

“我……我们该回去了。”背着武麒丢下话，无心拉起裙摆就往山下跑去。

武麒也站起身，看着无心匆忙惊逃的模样哈哈大笑，不慌不忙地拿起地上的背带，唤来黑神跳上，往无心的方向奔去。

想不到无心看似柔弱，脚程倒挺快的，不过仍是立刻给武麒追上了，他大手一伸就将无心给抱到马上。

“我们既是骑马来，回去当然要骑马回去了。”武麒扬着笑声说。

无心脸儿赤红，眼睛只看着前方不语。她不爱这样被戏弄的感觉，纵使她是一位殿下，也不能如此的捉弄她啊。无心生气了，脸色沉下。她心中有气有怨，但脸色却是平静无波，又恢复成自己本来冷漠淡然的模样了。

武麒边骑着马边低头看无心。她真的生气了，不但是脸色冷漠得吓人，比他初见她时还要冷傲，她在责怪自己的无礼吗？

马上两人各有心思打算，回去的路程没有来时的笑声欢乐了。

黑神在寺后停下，武麒才抱着无心下马，他还来不及说话，无心脚一落地便拔腿就跑。

武麒想追上去说明，却恰巧遇上兰云公主和容佳娜。

她们看到他忙娇笑有礼地走上前来问候。

“武殿下，能在这儿遇见您，真凑巧啊。”兰云公主很高兴看到武麒。

“武殿下，在骑马散心吗？”容佳娜也笑着招呼。

武麒只好挂上虚应的笑容和两个女子寒暄，但一颗心全在负气离开的无心身上。他一定要找时间和她说清楚才行，但眼前的难题还是先解决这两个女人吧。

无心快步地跑回房，发现霞姑在房里等她。

“小姐，你回来了，你和武殿下情形如何了？”

霞姑看到无心急忙问起。

无心强压下心中的不满，霞姑好像监视人一样紧盯着她，让她没有一丝喘息的时间，只得虚应回答：“有照霞姑的交代做了，你放心吧。”

霞姑发现无心的脸色不对，走近她关心道：“小姐，你怎么了？为何跑得满头是汗？而且脸色也好难看？”

无心掩饰性地将头转开。“没什么，霞姑，我想休息会，你先下去好吗？”

霞姑见这情形明白有发生了，但如何从无心口中套出话才是重点。她眼尖看到小姐头发里沾有草屑，便伸手帮无心摘去。

“小姐，你头发沾着东西，霞姑帮你弄干净来。”

霞姑拿掉草屑后，顺手为无心将掉落脸颊旁的头发拨到耳后，发丝一拨开，无心玉颈上一个清晰的吻痕印入霞姑眼里。霞姑呆了呆，马上就明白小姐和武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霞姑，我想休息了，请你出去吧。”无心看霞姑还站着，再提醒她一次。

霞姑回过神宋，忙笑着点头。“好，好，我出去了，小姐你好好休息吧。”带着高兴的笑容走出厢房。

小姐颈上的吻痕一定是武殿下留的，如此不正表示殿下和小姐有了很亲密的接触了吗？

这真是太好了。说不定她不需要用到黑色瓶子里的东西就能达成目的了，夫人一定会很高兴听到这消息的。

留在房里的无心仍冷着张脸，在武麒如此对待她后，她在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是继续留下达成娘的心愿？抑或她干脆将一切都丢下，做回以前的常无心，不再想当上太子妃的事呢？

山中午后是充满蝉声的宁静时光，玉福寺里传来了和尚诵经声，让人听了心境和平。

大殿里，友藏大师为首，武麒，易禹安分坐大师两旁，而底下除了和尚外，来寺里游玩的公主千金们也在其中，大家都静心听大藏大师说佛。

面对皇室的公主千金们都是尘世之人，无法接受太深难的佛理，所以友藏大师的说法以佛经故事为主，由浅而深，让众人听得聚精会神。

武麒耳朵听着师父说佛，心中却无法定下来，因为无心没来。午膳时没见到她，此时她也没来大殿听佛，原来他以为她只是感到羞怒，气一会就没事了，也不会特意放在心上；

但是无心一直没出现在大家面前，想来应该还在生气，所以不愿见到他才不出房门。

那他就必须快些当面向她道歉了，毕竟是他逾矩在先，不能怪无心生气不理人，只希望晚膳时无心会出来用膳。

本是安心定神的宏佛法会，武麒却因为心中有事而无法定下心，也让他终于明白何谓“如坐针毡”了。

要用晚膳时，无心的房里传来了霞姑的劝慰话语：“小姐，你在房里用午膳，现在连晚膳都要留在房里，这不成的。”霞姑听到无心又不出去用膳，大为反对。

“霞姑，我头有些疼，不想出房门。”无心淡漠说道。

“小姐，你是真头疼，还是为了武殿下而不出房门呢？小姐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责任，也要记得夫人的交代和夫人的期盼，千万不能使性子而误了大事。”霞姑不客气地指出。

无心脸上的神色更冷了。为什么大家都要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呢？她索性拿起桌上的书本，坐到一旁的椅子上看起来，不想再听霞姑的话。

“小姐，现在不是发小姐脾气的时候。有这么多位身世不凡的女子要争夺太子妃之位，小姐你的机会本就小，现在又闹脾气不肯出门见人，这会让武殿下对小姐的一时好感消失的。小姐，我们不能冒这样的险啊。就算小姐不想想自己，也要顾念着夫人。夫人的年纪大了，小姐怎忍心让夫人待在边宫那样的地方受苦呢？小姐，你认真想一想，要考虑清楚来啊。”霞姑走到无心身旁，继续叨念着。

但是无心就是一副充耳不闻的模样，似乎将耳朵给捂住了，对霞姑的话一点表示也没有。

霞姑百般劝说都无动于衷，最后只好忿忿地走出厢房。

晚膳时，武麒在众多位女子里找无心的身影，但很可惜仍是没看到，让他好失望，也更想见到无心了。

武麒边用膳边想着要如何去找无心，非常心不在焉。禹安好几次找他说话，他不是没听到就是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显得心事重重。

用完膳后，武麒缓步回房，在廊上遇上了霞姑，他忙叫住人。

“霞姑见过武殿下。”霞姑向武麒行礼道。

“霞姑，你家小姐怎么了？为何没见她出门用膳呢？”武麒急问。

霞姑则是一脸的担心表情。“小姐说她头疼不舒服，所以不想出门。奴婢为小姐准备饭菜端到房里，小姐也是吃几口就不吃了，小姐的脸色又很苍白难看，小姐这模样真让奴婢挂心呢。”

“她真是脸色不好，吃不下饭？”武麒皱着眉头再问。

霞姑用力点点头，还加了些话：“殿下，奴婢还听到小姐在偷偷地哭呢？问小姐为什么，小姐也不肯说，不知道小姐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奴婢真的好担心啊。”武麒一听脸色更凝重了，恨不得马上就去看无心。

“殿下，您还有没有事要问奴婢呢？”霞姑看着武麒。

武麒对霞姑微微一笑，摇摇头。

“那霞姑就退下了。小姐住在西厢房最里面的一间，房间靠近后园又有扇大窗户，奴婢要去看小姐的窗子有没有关好，以免小姐睡觉时着凉了。殿下，奴婢告退。”霞姑对武麒倚身行礼后离开。

离去的霞姑笑得很开心，她想殿下应该会亲自去看望小姐的。

霞姑的一番话真让武麒有了主意。脸上挂着微笑，他知道要怎样去见无心了。

窗户完全被推开，一个白衣女子坐在窗旁，手中正拿着书。

她低着头，似乎看得很入迷，但她的眼光却始终停留在一行字上，就算再难懂的意思，她看了一个晚上也该看懂了才是。

无心叹了口气，喟然地将书本合上。她根本就无法静不下心来，甚至连最喜欢的书本也看不入眼，她心中是前所未有的浮躁、烦闷。

无心将书本放在桌上，转身趴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月色。今儿是十三，虽然还没到十五，但是月亮已经是又圆又亮，清亮的月光柔和迷人，就像是武麒看着自己时的眼神……无心赶忙摇了摇头，怎么自己又想起他来了？

她在去与留之间想了许久，仍是没有答案。留下来，她不晓得自己该如何去面对他；但她不能让娘失望，毁了母女团圆的唯一希望，而且她也不想离开武麒，他的身影好似在她心中生了根般，让她怎么拔除也除不了，徒让自己的心伤痕累累罢了。她到底该怎么办呢？无心又叹了口气。

“为什么叹气？”

无心听到声音的同时，一张熟悉的脸突然出现在窗外，和她面对面看着。无心吓了一跳，差点失声叫出，小手抚着胸口，不明白他怎么会平空冒出。

“你……你怎么会出现的？”无心惊讶低叫。

“来看你啊。”武麒笑说，俐落地由窗子跃进房里。

看到武麒竟然跑进房间，无心皱起眉头。“殿下，这是女子闺房，请离开。”

武麒不管无心的话，反问她：“你身体不舒服好点了没？要不要紧？需要看大夫吗？”关心地拉起无心的手腕量她的脉搏。

“是谁告殿下无心身体不舒服？”无心不答反问。

“我遇上霞姑时，她告诉我的。嗯，脉搏正常，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其余看起来都还不错。”武麒边观视无心的气色边回答。

果然是霞姑。霞姑对娘真是忠心不二，就算她不去见武麒，霞姑还是有办法引武麒来看她，高超的手段让她想不服气都难。

“无心没事，谢谢殿下关心。”无心抽回自己的手，后退一步淡淡说着。

武麒看她客气疏远，就明白她还在生气。“无心，还为早上的事不高兴是不是？”

无心再退了两三步。她看着武麒摇摇头，脸色平和。“殿下多心了，无心没生气，只是有些累了想休息，请殿下离开。”依然是冷漠拒绝他的关心。

武麒不爱看到这样冷冰冰的无心，走前两步真心道歉：“无心，我明白你在生气，早上是我不对，我逾距了，很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别生气了，是我太唐突了，你想怎么责备我都可以，要我负责也可以。无心，只要你别再这样不理我，好不好？”这可是他第一回对女子这么低声下气说话。

看武麒那么诚心，无心冷硬的心被软化了。老实说她也没生什么气，只不过想使些小性子。现在看他那么有诚意来道歉，无心当然也愿意接受。正想回答“好”时，无心却发现霞姑竟站在窗外监视着房里。发现到她在看她时，霞姑还一直指示她快点头，又比手势要自己和武麒和好，俨然一副命令的模样。

无心就是再没脾气，对霞姑再尊敬，见她是如此干涉自己的行为，她也大为反感。叛逆之心顿起，这回她真的生气了。

“殿下和无心之间没什么好说的，请殿下离开吧。”

无心冷着脸，拒绝接受武麒的道歉。

武麒不相信无心会那么的绝情不通理。女孩子总喜欢能被多哄哄，所以他仍是笑道：“那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呢？只要你说得出，我一定做到。”

无心对窗外霞姑的比手划脚视而不见。她的倔脾气被激起，绝情的话语冲口而出：“那就请殿下别再来烦无心了，无心配不上殿下，就当我们的从来就不曾认识，以后也不会再有瓜葛。我们不过是陌生人罢了，请殿下离开。无心说出来了，还请殿下守信做到。”

现在的无心冷情得让人心寒。

武麒脸上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变成一脸的平静，平和中又带着令人胆寒的冷肃。无心的话够清楚了，他若还不离开，真就是言而无信的小人了。

“本王说到就会做到。”武麒一字字他说出，然后大步走向门口，大方地开门离开，既是变成陌生了，何必在乎旁人会误会呢！

武麒前脚刚离开，霞姑便气急败坏地想进门来，而无心却先一把将门给锁起来，也快步走到窗旁将所有窗子都上锁，然后快速上了床，不管七月天的暑热，钻到棉被里，将她整个人都密密地包裹了起来，如此她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

棉被的热气闷得无心汗如雨下，脸上湿滑一片，不知道那是汗水还是泪水。若可以，她愿自己能永远藏在这里，不用再出去面对任何人。

经此一事，武麒想必连看也不会再看她一眼了，遑论会选她为太子妃。她毁了娘的希望，也毁了母女团圆的机会，更伤了……伤了无辜的武麒，这才是她心中最难过、愧疚的事。

刚才说话时完全是她冲口乱说的，现在回想起自己所说的话，无心的心有如被蚂蚁啃噬般痛苦。她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她真不是有意的。

无心的小手捣着自己的唇，嚤嚤地哭了起来。从她八岁明白自己身世后己不曾哭过……

她该怎么办？她将所有事都弄拧了，怎么办呢？

“小姐，醒醒，醒醒啊，小姐……”

一阵的摇晃伴随着耳旁的叫声，无心拼尽了所有的力气才睁开如千万般重的眼皮。她脑袋里好似有几百个人在里面敲锣打鼓，疼得她好难受。

霞姑看无心醒了，高兴地道：“谢谢老天爷，小姐你可醒来了，感谢上苍保佑，小姐没事了，没事了，真是托上天之福啊！”

“霞姑，你……你在做……做什……么？”无心不知道霞姑高兴什么，一开口却被自己虚弱的嗓音吓了一跳。

“小姐，你可将霞姑给吓死了！小姐关上了所有的门窗，任霞姑在外喊破了嗓子小姐也不开门，霞姑好担心小姐，只好找来寺里的和尚将门给撞开，幸亏门早些撞开了，否则小姐早将自己闷昏了。小姐，你若嫌弃霞姑多事，可以告诉我，但怎能做傻事呢？万一小姐有个意外，霞姑是万死也无法向夫人交代的，夫人只有小姐一个女儿，到时夫人也会难过活不下去。

小姐，你怎么可以想不开呢？小姐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霞姑边拭着泪边说，关心的神情里还带着余悸犹存的惊恐。

无心听明白了，挣扎地让霞姑扶着坐起。她拉着霞姑的手摇摇头，有气无力他说：“霞姑，你误会了，我不是想不开，这只是个意外，下次不会发生了，放心。”她看得出霞姑是真心关心自己。霞姑一直很照顾她，她不该用那样的态度对待霞姑的。

“不是就好。小姐你太不小心了，真要吓去霞姑的半条老命呢。”霞姑拍拍胸口，松了口气。

“霞姑，对不起。”

“任何天大地大的事都不如小姐的性命重要，只要小姐没事，要霞姑做什么都可以，小姐不必说对不起的。”霞姑笑笑，细心地为无心拉拉衣裳。

霞姑关怀的举动让无心更难过了。她为了自己莫名其妙的生气，不但打坏了霞姑的计划，还气走了武麒，她真是个笨瓜啊。想到就伤心，她搂着霞姑，难过地掉下眼泪。

“小姐你哭了？”霞姑惊讶地发现。她有十多年没见到小姐的眼泪了。

无心忙拉起衣袖擦去眼泪，掩饰道：“没有，我没哭。”

霞姑不是傻子，大略也能猜到无心的心事，她假意地叹了口气。“小姐对武麒下说了那么绝情的话，我想小姐是做不成太子妃了，那留在玉福寺也没用，明天天亮，我们和殿下说一声就先回宫，免得在这浪费时间。”

无心脸色惊慌地摇头。“霞姑你真要放弃了？不要，不要啊，霞姑。”

“小姐，现在你说不想放弃又有何用？绝情的话都说出去了，难道还能收回吗？小姐，这次你真做的太过分了。”霞姑忍不住斥责无心。

无心红着眼不知如何回话，但她真不想就这样离开，她想和武麒道歉，为她无礼伤人的言辞道歉，但他会接受吗？

霞姑将无心满脸的懊悔看人眼里，嘴角一动，再轻轻出声：“虽然小姐你做错了，但是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就不知小姐想不想补救了。”

无心飞快地捉紧霞姑的手，急急点头。“想，我想补救，只要能弥补我犯的错，我什么都愿意做。要如何做呢？霞姑你说，你快说啊。”无心的急切让霞姑满意，只要无心肯听她的话，那她保证武麒下不但会原谅无心，而且会对无心更好。

霞姑先扶无心躺下。“要如何做，霞姑会告诉小姐的，但是现在小姐最需要的是休息，好好睡一觉，恢复精神了再谈。”

霞姑故意吊胃口，是为了给无心不听话的小小惩罚。服侍无心睡下后，霞姑就离开了。

无心明白自己有错，也不敢多问，虽然心中焦急也只好按下，顺从地闭眼睡觉。霞姑真的有什么办法吗？

原是碧空如洗的晴朗天气，不知何时飘来了几朵乌云，然后乌云愈聚愈多，在一道闪电过后，倾盆大雨狂泄而下，整个昆山笼罩在一片雨雾中。

下雨天也不能出门看风景，在玉福寺内的公主千金们更无聊了，一片的哀声叹气声。

武麒一整天都在静心禅室里打坐，依着友藏大师传授的法门练气。练气时最忌分心，否则会走火入魔，也是屏除杂念的最好时候，尤其经过昨晚的事情后武麒皱起眉头，不让自己分神去想她了。他重又定下心，闭眼继续打坐。

时间一刻刻过去，武麒再睁开眼时，已是天黑时分了。他和师父一起用晚膳，饭后陪着师父说话。明天他就要离开了，不知下次师徒再见是何时。

一直到快三更天时，武麒才离开。

回到房里，武麒脱了外衣就要上床，但眼光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看向挂在架上的浅蓝外衣。叹口气，他忍不住走前拿下衣裳放在鼻端闻了闻，一缕淡淡的香味充斥在他胸臆间。

他闭着眼去感受那股优雅香味，也想着这香味的主人。

不过很快地武麒脸色一沉，将衣裳用力掷到地上，大步走向床铺便要休息了。明天他要叫仆人将这衣服拿去洗了，他不该还留着这不属于他的香味。

可是他才刚躺下，却又马上起身，无奈地走到被丢在地上的衣裳前，捡起衣裳抚顺再重新挂回架上。

就算洗去了香味，他能立刻忘了人吗？何必自欺欺人呢？

武麒苦笑着，再走回床铺时，窗外一个轻轻的喷嚏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武麒迅速来到窗边推开了窗子。窗外还下着雨，一个湿淋淋的人儿就站在窗外，睁着一双水盈盈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脸上挂着祈求的神情。

乍然看到无心，武麒心中一动，但一想到她尖锐的话语，他克制了脸上的激动神情。她想做什么？他语气冷淡地丢下话：“下雨天只有傻子才会站在外面淋雨，你不是傻子就快点回房吧。”说完便又将窗子给关了起来。

但等了一会，武麒并没有听到脚步离开的声音。

他不放心地又推开窗子，见无心果然还是站在外面，整个人都湿透了，发丝全贴在身上，脸色也白得吓人。

就算无心的话再绝情伤人，看她这模样，武麒也忍不住内心的担心。他对无心低叫：“你疯了，为什么要淋雨？快回房啊！”

“无心……是来道……歉的，对不……起。殿下你……你原谅无心好吗？”无心对武麒笑得楚楚可怜，费力地吐出血。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你快回房，再淋雨你会生病的。别再淋雨了，快离开！”武麒眉头纠结地命令着。

无心却很坚定摇头，语气虚弱地道：“昨天那些话都不是无心的本意，是在生气下胡乱说的，所以现在特地来道歉。对不起，殿下你肯原谅无心吗？”

“我说过我不想谈这事，你快走，别再淋雨了，快走！”武麒语气焦急。她以为自己是铁打的身子吗？再淋雨下去她会病倒的。

“不，殿下不原谅无心，无心就不离开。这场雨是老天要惩罚无心的，无心甘心受罚。”

“她脸色已泛出青紫了，身子也禁不住踉跄了下。”

见无心这样，他还有什么气、什么怒呢。武麒立刻开门冲出，抱起雨中的无心转回房。

武麒将无心放在椅子上，先关上四周的窗子，立刻取来大布巾为她拭去身上的雨水，焦心地斥责她：“你看你全身都湿成这样，为什么要站在外面淋雨呢？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得风寒的？你真是个大傻瓜！”

无心看着武麒手忙脚乱地给她擦拭。他还是很关心她，太好了。她扬起笑容道：“这是负荆请罪，只要殿下能原谅无心，无心就算生病了也值得。”

心肠再硬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也会心软，何况是对无心眷恋情深的武麒呢。他停了手中动作，马上又继续擦拭无心的头发，责备她的语气也变得温柔：“傻丫头，你真是傻得可以啊。”语句中还包含了无限的疼惜、爱怜。

无心不在乎被说是傻丫头，能和武麒重修旧好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她也付出不少的代价，身体一阵阵的冷颤，连打了几个喷嚏，开始头疼了。

“不赶快换下湿衣服，你铁定生病，我马上抱你回房。”武麒看无心这样，急想将无心抱起。

无心却拉住武麒的手阻止道：“不能，殿下送无心回去，万一被人看见了就很麻烦，而且无心也不想惊动其他人，无心可以自己回去的。”她从椅子上站起，但一阵头昏让她几乎站不住脚，又颓然地坐下。

“你这样我怎能放心让你自己回去呢？既然你不想惊动到其他人，那就留下来，不过你要先换去湿衣服。”武麒抱起无心到屏风后，再从衣柜里拿了套他的干净衣裤交给无心，然后便走出房间。

无心颤抖着，十分费力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湿衣裳，用布巾将身子拭干再套上武麒的干衣裳。不过是简单的脱衣、穿衣动作，就已让无心气喘吁吁，整个人都快站不住了。

房门传来开启、合上的声音，武麒走回房，站在屏风外，问：“无心，衣服换好了没？”

“无心扶着屏风、红着脸走出。武麒的衣裳好大，上衣都超过了她的膝盖，手袖的肩线亦垂到她的手肘了，而裤子她是折了折又折，还是太长了。她看起来就像是小孩穿大人衣裳那么好笑。”

“很可笑吧。”无心低头审视自己，有些为难情。

武麒没笑，上前温柔地扶住无心。无心在过大的衣裳衬托下反倒显得格外娇弱无助，让人好想搂她入怀保护她、疼惜她。武麒扶着无心坐回椅子上，为她擦着发丝。“我已经让仆人去烧热水送来，你浸浸热水会感到较舒服的。”

无心不好意思地低语：“无心还是为殿下添麻烦了，对不起。”

“我喜欢麻烦。”一句若有似无的细语飘过无心耳旁。

她忙抬头看着武麒，武麒只是轻抚了下她苍白的脸蛋，继续为她擦着头发。无心低下头笑了，虽然那句话听得不很清楚，但是无心真的听到了。

敲门声传入，武麒先扶无心站在屏风后，再让仆人进门。

两个侍卫抬了桶热水走入浴室，倒好热水走出后，其中一人又送了壶热茶和小火炉进来放在桌上。

“殿下，需不需要属下留下来伺候？”仆人有礼地问。

“不必，你们下去吧。”武麒吩咐着。

待仆人走后，武麒自屏风后抱起无心走入浴室，将她连人带衣地浸入浴池里。

无心惊呼：“啊！衣裳弄湿了。”

“衣裳湿了没关系，你现在身子虚弱，我不放心你一人在浴室里。”武麒语气关切，还为无心将已擦干的头发用布巾挽起，以免又弄湿了。

武麒贴心的举动让无心感动。她望着武麒，眼儿有些红了。

“怎么了，不舒服吗？”武麒大手抬起无心的小脸观视，担心道。

无心摇摇头，想笑又忍不住想掉泪。从没人将她看得如此重要，小心地呵护着，她怎能不受感动。

“殿下，你对无心真好。”

“对你好是有目的，等你身子好了时，我再好好教训你一顿，以惩罚你对我说出那么不礼貌的话。丫头，你心服吗？”武麒故意瞪大眼，装成很凶恶的模样。

无心被逗得咯咯笑了。“无心当然心服，愿意任凭殿下处置。”

“嗯，孺子可教也。”武麒点点她的鼻头也笑了。

在热水的浸泡之下，无心的脸色由苍白转为红润，身子也不再冰冷，整个人看起来有精神多了，这使得武麒很高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身子热呼呼的、头不昏了，无心觉得舒服多了。”

无心对武麒轻快笑着。

听到这样的回答，武麒提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那很好，你等等，我拿干净衣裳来给你换上。”

走出浴室再拿了套衣裳进来，对无心笑笑就走出去。

无心从浴池起身，脱去湿衣裳，擦干身子。穿上干净衣裤后走出了浴室。

武麒坐在桌旁，看无心走出来，对她招招手。

无心顺从地走到他身边。

大手一揽，武麒将无心拉到膝上坐，解开她头上的布中，一头乌黑长发顺势而下，发香扑鼻。

“你好香。”武麒忍不住低语，在她发心、脸颊印上一吻。

无心害羞地整个人靠入武麒怀中，不好意思地看他。

无心又在自己怀中了，武麒心满意足地抱紧她。

他不会再放开她了，他要这女子陪他一辈子。

无心看到火炉上的茶壶，伸手便要为武麒倒茶，不过她的手才刚碰到茶壶把手，武麒的大手已先一步将茶壶拿起，倒了杯茶给无心。

无心拿起茶杯，恭敬地呈到武麒嘴前。“殿下请喝茶。”

武麒哈哈一笑，不客气地就着无心的手喝了口茶，再将茶杯送到她嘴前。“你也喝口。”

“无心喝了茶，发现自己和武麒刚才就口喝茶的是同一个地方，不禁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害羞无措地抓着自己的发丝把玩着，不敢看武麒。”

武麒大手抚了下无心的额头，想到她刚才淋雨的模样，既是担心又不舍，忍不住再次斥责无心：“你没发烧、没得风寒真算是幸运了，下回不准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再做这样的事，我真会狠狠教训你一顿的。”

无心当然不敢说不好，听话地点点头，解释着：“对不起。无心实在不知该怎么做才能让殿下原谅无心，就想来找殿下解释。但是那时殿下不在，无心不敢站在门口等殿下回来，只好绕到窗外等着。哪知天空开始下起雨来，无心想回房又怕见不到殿下，只好淋着雨等殿下回来。淋着淋着，就湿透了。”她愈说愈小声，对自己的幼稚行为也有些不好意思。

武麒心疼地抱紧怀中人。“无心，我的傻人儿，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再这么对待自己。若你因此而生病了怎么办？你难过我也会不舒服啊，下回绝不能再这样了，明白吗？”他慎重地叮咛无心。

无心点点头，但也有疑问：“无心明白，下回不敢了。可是无心生病该只有我自己难过，为何殿下你也会不舒服呢？殿下你也生病了吗？”她歪着头，问得单纯天真。

武麒忍不住捧起了她的小脸，嘴凑过去吻住了她的唇。不过才吻过她一次，他却像上了瘾般，脑里。

心中所想的全是无心的身影，千念万想的只想再拥有她一次。一尝到她的甜美，他便深深无法自拔。

当武麒吻上自己时，无心只愣了下随即想起他教过的话，急忙闭上眼睛。双唇一碰触，那种莫名的战栗感又出现了。无心觉得身子软绵绵的，全身的力气都像被抽干般，又好似轻飘飘地走在云端上，身子更加同被放在火炉上烤一样，一直热了起来。千般滋味同时充斥在她体内，使无心不知该如何做，只能更加抱紧了武麒的肩头。

这个吻不知持续了多久，当武麒放开无心再抬起头时，两个人都已是气喘吁吁了。

“殿下。”无心将小脸埋在武麒的肩窝。她心跳得好急，又是欢喜又是羞怯。她明白亲吻是夫妻才能做的事，但她不后悔将自己的吻给了武麒。除了他之外，这世上没人能对她这么做

了。

“无心。”武麒轻啣一声，吻再次落在无心的颊边、耳朵上，也点点地落在无心洁白的皓颈上。

“好痒啊，呵……”无心被武麒的吻逗得直笑，闪躲着要避开，不过一会笑声没了，两个人影又相叠在一起。

折腾了一晚也真是累了，无心闭着眼沉醉在武麒的热情里。这个吻似水般轻柔迷人，温柔的舒服感觉让无心陶醉。

武麒直到蹙足了才放开无心。无心闭着眼靠在他怀中，久久都没睁开眼睛，他觉得好笑想调侃无心时，却发现原来她竟是睡着了。亲吻竟能睡着，不知是他不够魅力，还是无心太入迷了。不过想到她站了一晚上又淋了雨，也真是累坏她了。轻轻地抱起无心走向床，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他上了床躺下，将无心揽入怀中，两人相拥而眠。

而在同一个夜晚，窗外同样下着雨，有对男女却又斗起气来了——“盈儿，你要我说多少遍呢？我和兰香公主没什么，只不过她跌伤了，我刚好看见便为她包扎罢了，我们真的没什么。”

在赫连盈儿的房里，易禹安正苦口婆心地解释着。

下午，他经过走廊时，看到兰香公主不小心滑了跌，跌伤了脚，当场痛得哇哇叫，他好意为她包扎伤口，却正好被经过的盈儿看到了。这丫头当场就打翻了醋坛子，扭身就走，整天都不和他说话，逼得他不得不来盈儿房间，要找她将话给说清楚来。

可是任易禹安说得口干舌燥，无奈盈儿就是不肯相信他。

“哼，治伤，真是好听！治伤需要跪在人家面前，拉起人家的襦裙，和人家有说有笑、亲亲热热吗？不明白的人会以为你正在向人家求亲呢！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若不是很喜欢人家，会轻易向人下跪吗！反正武大哥也不会选上兰香为妃，她配你正合适，恭喜你了，易大夫！”盈儿柳眉倒竖，一脸怒气冲冲。

“盈儿，你讲讲理好不好？兰香公主是膝盖受伤，我当然要掀起她的襦裙、跪地为她疗伤了，我也没有和她有说有笑，我只是告诉她这两天伤口别碰水、也别多走动，以免留下疤痕。这都是大夫该做的事，你怎能因此而误会我呢？”易禹安再说明一次。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反正我亲眼看到你对兰香温柔体贴就是了，你再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易禹安你喜欢兰香是不是？要不要我为你做媒啊？还是我求父皇来撮合你们这对好姻缘呢？”盈儿看着易禹安笑得甜美，但她眼里只有怒火。

“盈儿，不准胡说。我再申明一次，我和兰香公主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完全全没瓜葛，你再胡闹，我真要生气了。”易禹安俊美的脸上也有了火气。

“你是做贼心虚才会生气！我也再说一次，你要和兰香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我不会多管闲事的。请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盈儿玉手一伸，表示送客。

“你真不可理喻，也愈来愈刁蛮，是该要教教你的时候了！”易禹安怒极反笑，大力将盈儿拥入怀中，毫不客气就低头强吻了她。

盈儿被易禹安的动作吓了一跳，回过神后就拼命地挣扎，又踢又咬地要挣开易禹安的钳制，但是弱女子怎能和武功高强的大男人比力气呢，盈儿还是乖乖地屈服了。

好一会后，易禹安才放开她。盈儿一得到空隙，马上举起手就要甩易禹安耳光，但小手刚举起就被易禹安捉住他拉近盈儿，一口又擒住了盈儿的小嘴。

这个吻来势汹汹，好似要将盈儿整个人揉进他身子里般，盈儿就算再不服气也无法逃开。

这回被放开时，盈儿摸了下红肿的唇，忍不住泪眼迷蒙，生气地怒骂：“你……你敢欺负我！易禹安，你是个大色狼、大坏蛋、大混蛋……我讨厌你！我讨厌你……”一双小手猛捶着易禹安的胸口。

易禹安捉住了盈儿的粉拳，笑得邪气，坏坏地道：“既然你已经讨厌我了，那我干脆做得再彻底一些。”

易禹安抱起盈儿往床铺走去，将她丢在床上，人也上了床。

“你……你要做什么？”盈儿被吓得直往床里缩，大眼瞪着易禹安。

“欺负你啊，反正皇上已经答应将你许配给我了，你迟早是我的人，我只是早一些让你明白什么才叫大色狼。”易禹安扑上盈儿，两人滚倒在床上。

盈儿赶忙出声叫：“你……你说什么？父皇已经将我许配给你了？胡说，我怎么都不知道？易禹安，你胡说八道，胡说！”

易禹安用手臂支撑自己的重量，看着身下一脸讶异的盈儿，好笑地捏捏她粉嫩的脸蛋。

“我没胡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是我请求皇上先别说，因为我要亲自告诉你。哪知你这

丫头每当我想说正经话时，你便扯东说西、净和我斗嘴，让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告诉你，现在说开了也好，省得你到处乱吃醋，小醋坛子！”

“这……这不算，不能这样，父皇怎能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将我许配给你，我反对，我反对！”盈儿大声反驳。

“反对无效，你若识相就乖乖听话嫁我，若爱玩花样，我会捉你来打屁股的，我说到做到，你别以身试法。”易禹安装成一脸凶悍的样子。

盈儿才不吃易禹安这套，还噗嗤一声笑了。“小猫儿是装不成大老虎的，你才吓不到我呢。”

面对如此美丽的笑容，易禹安想装成凶恶模样也装不出来。他也笑了，温柔地劝道：“盈儿，别再顽皮，就要当新娘子了，也该要长大了。”

听到嫁人，盈儿脸儿一红，但仍忍不住嘟起嘴撒娇：“我还没同意呢，谁要嫁给你啊。”

易禹安亲了下盈儿的额头，柔声低问：“盈儿，你真不愿意嫁给我吗？”

“我……让我考虑考虑吧。你别忘了我还有武大哥这个人选，父皇一定更希望我嫁给武大哥，让大连、西武两国结成亲家呢。”盈儿高傲地说着。

易禹安哈哈大笑他说：“你这丫头还嘴硬，我知道你一直将武殿下看成是哥哥般，你们两人只有兄妹之情，不是男女感情。这不但我明白，皇上也知道，所以你能这么自由，不用像其他的公主千金们要装成大家闺秀的模样让武殿下选择。你别拿武殿下当说词了，对我无效，你还是得要嫁给我。”

看到易禹安一定要娶她模样，盈儿心中很是欢喜，但仍想要刁难他。“你什么都没表示，我怎么知道你喜……喜不喜欢人……人家？那我如何答……应……呢？”盈儿一张小脸嫣红着小声说。

“哦？我没说出我很喜欢金凤公主吗？甚至有些爱上赫连盈儿这丫头了，我真的没说过吗？”易禹安将嘴凑到盈儿耳旁轻轻诉说。

盈儿娇羞地笑着，转过头亲了易禹安脸儿一下，又立刻转开头。

易禹安扬起愉悦的笑声，大手将盈儿的脸儿转向自己，唇儿贴上，这回是个柔情又热烈的亲吻，而且一时间恐怕也很难停下来了。

两对情人都已是雨过天青了，这一晚是属于情人们的美丽之夜啊！

嗯……”无心在床上张着四肢伸懒腰，头儿动了动，缓缓地转醒了。

这个觉睡得好舒服，无心睁开眼睛，觉得通身舒畅。她看了看头上的帐顶，立刻便想起来了。她昨夜去找殿下，在她睡觉之前明明就是和殿下在一起的，怎么一觉睡醒却在自己的厢房里呢？

门这时被人推开，霞姑走入房里，看到床上的无心醒了忙问：“小姐，如何了？殿下原谅小姐了吗？”

无心赶忙从床上坐起，点点头很高兴地答：“殿下已经不生无心的气了，霞姑，谢谢你的帮忙。”

“这招苦肉计辛苦的是小姐自己，霞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用谢了。小姐，你何时回房的？是殿下送小姐回房吗？”霞姑很好奇。

无心不好意思谈到她和武麒亲热的事，藉着下床来逃避问题。她一掀开棉被露出身上武麒的衣裳时，她自己和霞姑都愣住了。

霎时，无心的脸儿立刻涨红了，忙要找自己的衣服换上，快快脱下武麒的衣裤。

霞姑高兴极了，小姐既然穿上了武殿下的衣裳，表示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大为不同，那就离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太好了。

无心立刻换下武麒的衣服穿上自己的，看到霞姑脸上暧昧的笑容，她结巴道：“霞姑，我……我和殿下没什么，只是我淋雨衣服弄湿了，所以殿下才将他的衣裳借给我穿上，我们之间很清白，什么事也没发生。

霞姑你别误会了。”

“小姐，你别慌。这是好事啊，霞姑还要祝福小姐呢，别紧张。”霞姑笑得好开心。

无心的脸蛋羞得像颗红苹果般，想说清楚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事不好解释，只得咬着唇不做声。

反正霞姑会明白的，她何必急于这时说清楚。

无心在霞姑的伺候下梳洗一番，就出门到膳堂用膳了。

昨儿下过雨，今天的天空是特别的湛蓝美丽，无心的心情也是说不出的快乐。在膳堂里，她和武麒只是远远地对看了眼，无心便脸红心跳地忙低下头，不敢再看向他了。

武麒一行人在王福寺打扰了好几天，今天就要离开回宫了。

这回上山武麒都没带大伙出门走走，就决定用早上的时间带着众人来到后山的天水涧逛逛。

四位公主和两位千金小姐对眼前的美景没兴趣，只想捉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武麒攀谈；

而无心则是远离众人在溪边的大石上坐下，欣赏飞瀑壮观的景色。

她转头四处看了看，发现了不远处的赫连盈儿和易禹安，两人像个孩子一样打着水仗，玩得好开心。两人间的亲密关系不言而喻。

武麒曾说金凤公主和易禹安是一对，现在看来真是不假，他们两人是很相配的一对呢。

武麒一直耐着性子应付眼前六个吱喳不停的女子们。若不是想到来玉福寺却没带她们出门游玩很过意不去，他才不会自找麻烦。在此时此地若是只有他和无心两人那该多好，可惜从早上到现在，他都被这些女子缠住了，没机会找无心说话，而无心也一脸的好笑模样远远避开他。等会他一定要找机会逗逗那个傻人儿。

在天水涧停留了会，武麒又带大家住山上走，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湖泊。

“这儿叫忘忧湖，是由山上的泉水汇聚而成的湖泊，也是天水涧瀑布的源头。”武麒为众人介绍着。

无心看着这个清静安宁的湖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想了想，是了，这湖和边宫旁的无名湖好相似；一样的清幽安静，难怪她会感到很熟悉，她喜欢这儿，找时间她会要求殿下再带她来一次。

近午膳时刻，武麒在众人都上了马车准备要回玉福寺的空档，捉住机会在送无心上马车时偷吻了她的脸颊和小嘴。他神情愉快地上马，一早的期待终是如愿以偿了。

而无心则是红着脸不安地看了看四下。殿下实在太大胆了，万一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真羞煞人了。

武麒和师父友藏大师话别，之后马车队伍浩浩荡荡地回大连皇宫。

为首的武麒和易禹安，两人均是一脸的笑容。易禹安驯服了赫连盈儿这个顽皮丫头，而武麒心中则是已有了决定——他的太子妃人选是……

“听你这么说，无心和武殿下现在的关系是很好了？”

听完霞姑的报告，常婉英脸上有了笑容。

“是的夫人，以这情形看来，小姐该是能选上太子妃的。”霞姑猜测道。

“霞姑，我不要听不确定的话，我要一定的保证。”

常婉英神情冷肃。

“是，奴婢一定会达成的。”霞姑点头恭声说着。

“我交给你的东西你还没拿出来用吗？”常婉英冷漠道。

霞姑摇摇头。“没有，奴婢看现在这情形，应该是不需要用到那样东西了。”

“不行，那东西一定要用到，而且使用后还要让别人发现才行。这么一来，整个皇宫的人会为此事而哗然，那武殿下就一定得要娶无心了。霞姑，你要找机会将东西用到武殿下和无心身上，还要藉别人之口将事情给渲染开来。霞姑你必须做到，明白吗？”

常婉英再三叮咛霞姑。

“夫人，这样做会伤害到小姐。小姐是夫人的亲生女儿，真要如此做吗？”霞姑真不想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无心。

“要，当然要。这不是伤害，反而是为无心好，如此她才能万无一失地当上西武国的太子妃啊。霞姑，这是交代也是命令，更是我的请求，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做，知道吗？”常婉英咄咄逼人，直逼着霞姑一定要答应。

霞姑没有办法，夫人的命令她不能不听，只好答应了：“奴婢明白，奴婢会依照夫人交代的做的。”

“好，好，那好，那就好了，太好了！哈……”常婉英高兴地尖声笑。

只差一步，她的计策就会成功了，报仇雪恨的日子不远了！

夜晚时分，皇宫里灯火幢幢。一盏盏的灯笼点缀四处，形成一片美丽的灯海，再配上天上

闪烁的夜星。

真可谓是天上人间，一样的迷人。

在朦胧的灯火里，一个高大的身影灵巧地穿梭在宫殿和花园间。他巧妙地避开了巡视的守卫，纵身一跃跳进了花影宫，站在柱子阴暗处分辨了下方向。她住在最里面靠近后园子的房间。他身子一动，霎时又不见了。

无心独自一人在房里，时而看看书本，时而又抬头出神，一个晚上下来，她出神的时间较看书长多了。

无心不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说是很高兴又带些忧虑，说不开心嘛心情却好得不得了，心思是怎么都静不下来。她老是会想到他，就算看着自己最喜欢的书本，也是一个字也看不入眼。她是怎么啦？

怎会这样心神不定呢？真不像以往总是从容不迫、冷心冷情的常无心了。

无心在发呆之际，一个轻声的骚动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还没发现声音从哪传来时，房门已被推开。一个男人闯入，又忙将门关好上锁。

“殿下！”无心惊讶地站起身。

“无心。”武麒低唤一声，似阵风般向无心袭卷而来，下一个动作，她整个人就被武麒搂入怀中。毫无预警的，他俯下头，吻住了无心。

无心顺从地迎合武麒狂野的激情，她也好想他，这一吻刚好解去两个人的相思之苦。吻由热烈转为缠绵，许久之后才温柔地结束。

武麒在椅子上坐下，将无心拉到腿上抱着，再亲了下无心的额头。

“殿下，你怎么来了？”无心问。

“想你就来了。”武麒点点无心额头笑着，眼里满是温柔。

武麒对自己的好让无心感动，她也不吝惜她的关心。“殿下骑了一下午的马，会不会累呢？”

武麒摇摇头，看到放在桌上的书本，笑笑问起：“你又在看书了，你很喜欢看书吗？”

无心点点头，但又摇摇头。

武麒被无心这模样逗笑了。“点头又摇头的，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无心应该是喜欢看书。从小到大，无心没什么朋友，也没有同伴，只有以书为友，陪着无心打发许多的时间。可是，无心今晚看了半天书，却怎么也看不入眼。”无心心思单纯，想什么便说什么。

“哦？为什么今晚你会看不下书呢？”武麒对答案有些好奇。

无心看了武麒一眼，羞意满面地低下头，不敢回话。

武麒看无心这样，也猜出来了，更想要无心亲口说出原因：“噢？怎么不说呢？为何看不下书，莫非心中有事，说出来听听，或许我能帮忙解决呢。”

无心的头垂得更低了。她向来就不是羞答答、小家子气的女子，为何就是羞怯得说不出口呢？她有些懊恼地咬着唇、摇摇头。

“不可以不说话，我可不爱你只会点头、摇头。”

武麒抬起无心的脸蛋，笑得别具深意。

“因为……因为无心在想着殿下。”无心看着武麒，鼓起勇气一口气说完，立刻就将脸蛋藏入武麒怀中，难为情极了。

武麒哈哈大笑，抱紧无心，忍不住在她白嫩的脸颊上亲了又亲。“无心，我的傻人儿，你总算没让我白疼你。有你这句话，做我的太子妃是当之无愧了。”

无心听到武麒的话，猛然抬起头望着他。“殿下，你说……我……要我做你的太子……

妃？”她惊愕得声音有些变了。

武麒微笑点点头，态度很肯定。“当然是你了，你以为我除了你之外，还会找谁呢？傻人儿。”怜惜地抚着无心的发丝。

无心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武麒说要她做他的太子妃，这是真的吗？她真的被选上为太子妃了，真的吗？

“真的？真……真的？”无心结结巴巴地问。

武麒在无心脸上亲了个响吻。“我是不是亲了你？如果是，我说的话就是真的了。”听起来像玩笑话，但他语气里可没半丝开玩笑的意思。

无心定定地看了武麒一会，回过神后竟抱着武麒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武麒想过无心任何一种样子的回答，但永远也猜不到她竟然是大哭了起来，让他慌乱。

“无心，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我说错什么了吗？还是你……你不想做我的太子妃？”

”这是武麒绝不接受的答案。

无心摇头，一个小脑袋摇得如浪鼓似的，忙回话：“不……不是，我不是不……愿意当……太……太子妃，我是……我……”是太高兴了，因为她达成了娘的希望，因为她可以和娘团圆了，更欢喜的是她爱上了他，而他也一样爱她，因为……因为……有太多的因为，也有太多的欣喜，在她平淡又无趣的十九年人生中，今天对她而言是特别有意义，也特别不同。

她一时撑不住，泪水就不听话地流下了。其实她不是要哭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想哭。

武麒看无心话说得断断续续，忙稳住她拼命摇头的脑袋，以免她将自己给摇晕了。他搂她入怀中，笑着说：“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也不要再摇头，我都明白，都明白的。”

他虽然不能完全了解无心为何会哭，但能感受到她的激动，那是狂喜和高兴的心情，无心是喜极而泣的。真是个傻人儿，让他心疼无比的傻丫头。

嚤嚤的哭声在武麒宽厚的怀中渐渐转小，她用手拭了拭眼泪，看着武麒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无心失态了。”

武麒拿出手巾为无心拭去泪痕。只有单纯无伪、有如天真孩子般的心性才会毫不保留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是无心的优点，但若遇上不懂得珍惜她的粗鲁男人，就会将无心的表现看成是不合常理了。幸而这个傻人儿遇到了他，武麒这一刻真要谢谢老天爷让他们相逢，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无心，你不是失态，在我面前，你不需要隐瞒任何事情，将你的所有感受都让我明白。我将是你最亲近的人了，会永远陪着你，也会为你解决所有的事，无心，你明白吗？”

武麒真诚地道。

无心看到武麒眼里的真心，流下两行情泪，伸手抱紧了武麒。“无心……明白，明……白。”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真情真意她全看到了，此生此世她眼中也只会是他一个人。

武麒抱紧无心，没有言语，但两颗心却能交流沟通，此时是无声胜有声。

轻声一笑，无心忍不住调侃自己：“殿下，无心真是傻人儿，竟哭成这样，好糗。”

武麒也无奈地拍拍无心的脸蛋。“又哭又笑的，你真成了傻人儿了。”

两人相视而笑，气氛温馨和乐。

“无心，为何要将你取名为无心呢？这名字听起来太冷漠了。”武麒问了自己一直想明白的事。

“无心是指‘心在物外’，不为世俗凡物所影响。

无心无情，也就没烦没忧了。这是我娘希望我能做到的境界，所以为我取名无心。”无心笑笑解释。

“无心无情，听起来好像要你看破红尘般。你娘是希望你出家吗？你若真做到了这样的境界，就一定会误了你的姻缘，难道你爹也不反对吗？”武麒真不了解无心的母亲为何要她这么做。

“无心没有爹，因为我不知道谁……”无心忙捂住自己的嘴。糟了，她将自己的身世说溜嘴了。

“对不起，无心不该说出身世的，无心不能说下去了，殿下，对不起。”无心低头道歉，想从武麒膝上离开。

武麒抱紧无心，不让她离开自己。“无心，不是你的错，我明白赫连皇上不让你公布身分，这事我会找赫连皇上问清楚的。”

“你要向皇上问无心的身世？”无心睁大眼问。

“当然，我既然已选你为妃，我就一定要明白你的身世才能向你父母提亲啊，傻人儿。”

武麒好笑地捏捏无心的俏鼻。

“这……皇上不会说的，而且皇上也不会同意殿下娶无心的。”无心皱起眉头，感伤低语。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我还没向赫连皇上提起我们的事，你就肯定赫连皇上一定会反对，为什么呢？”武麒更不懂了。

“那是因为无心的身世，无心配不上殿下。”无心喃喃回答，兴奋的心情在想到现实的情况时就消失无踪了。

听到无心这话，武麒的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很不高兴地斥责：“不准说这样的话，配不配得上是由我来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替我判断。不管你的身世如何，我武麒既说要娶你为妻，你便是我的太子妃，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武麒的话让无心感动，但是他真能不在乎她的身世吗？她没有信心。

武麒看出了无心的犹豫，抬起她的小脸，让她的眼神和他相对，很明白地再说一次：“相信我的话，我说到做到，不管你的身世如何，就算是平民之女也无妨，我是要定你了。无心，你今生注定是我的妻子。”铿锵有力的语气代表着不变的誓言。

无心心中的疑虑在武麒的保证下尽释了。她含着眼泪点头，“无心相信，无心会永远相信殿下。无心是殿下的人，此情此生此世永远不变。无心真的好快乐。

今晚无心得到了全天下的幸福，无心会牢牢捉住绝不会放开。若失去了这一切，无心会比死还难过，无心真会变成了‘无心’，会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她大胆地倾诉心意。

武麒将无心紧紧搂着，坚定他说：“深情情重，绝无仅有。”

两人额头相贴，彼此柔情相对。此心此情，唯天可证。

只是，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变数了，这分感情真能度过随后而至的考验吗？

“武世儿你要选无心为妃？”

御书房里，赫连敬峰吃惊地站起身。

“不错，小侄决定要娶无心为西武国的太子妃，特来请世伯玉成此事，小侄感激不荆”昨晚和无心谈好了亲事，今天武麒便迫不及待要向赫连敬峰禀告。

“不可以，武世儿你不能娶无心。你可以娶任何人，就是不能娶无心。”赫连敬峰严厉地拒绝了。

这话让武麒神色愤慨，但他将自己控制得很好，语气仍是很平静：“为什么？请世伯为小侄解惑。”

而一旁的赫连上邪也很想明白原因。他没见过父皇这般声色厉过。

“没有为什么，总之就是不相配，无心绝不是个适合当太子妃的人选。有许多的大家闺秀比她更适合武世儿，只有无心是万万不能。朕这么做是为了世儿你好，相信朕的话，武世儿你选其他的女子吧。”赫连敬峰放缓神色，但是语气没一丝的退让。

“世伯，小侄已经决定了，除了无心外，小侄不会选择别的女子为妃。小侄也不愿太麻烦世伯，只想请世伯告知小侄无心的身世，小侄要亲自向无心的父母提亲。”武麒明白要求。

为何会是无心呢？赫连敬峰脸色凝重，眉头深深皱起，如同遇上了什么难解决的事情般，一时做不了决定。

御书房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赫连敬峰没说话，武麒和赫连上邪也默然等着皇上的答案，而四周的太监、侍卫更是连大气也不敢呼出，气氛好沉闷。

过了许久后，赫连敬峰轻叹了口气。他看着武麒，清晰地再询问一次：“武世儿，你当真决定要娶无心，这心意不会更改？就算是武大王反对这门亲事，你也会坚持己意娶无心吗？”

武麒肯定地点头，语气也是严肃正经：“是的，我要娶无心。我决定的事便不会更改，父皇明白我的脾气，不会反对我所决定的任何事，也会尊重我的选择。

无心有了世伯的命令在身，不能说出她的身世来历，小侄只能来请问世伯，万分渴望世伯能告知小侄，小侄在此真心感谢。”

赫连敬峰看到了武麒眼里的坚持和真心，还有对无心深重的感情。孽缘，这真是一个孽缘啊，为何上苍偏偏就要让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发生呢？那么多位的女子，为什么武麒就一定要无心，难道这真是老天特意的安排吗？唉！

他若不允许无心成为太子妃，当初他就该食言不答应常婉英的要求，事情也不会变成如此难以收拾了；但是他答应了让无心加入选妃，有如此的结果，他除了接受外，又能推托得了吗？

“世伯。”武麒见赫连敬峰久久都不说话，忍不住再出声唤着。

赫连敬峰再叹了口气，缓缓他说：“武世儿，无心的身世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让朕好好考虑该如何向世儿你说明白。武世儿，朕明儿再告诉你好吗？”语气里没有王者的傲气，反而有说不出的沧桑。

武麒看出赫连敬峰的为难，实在不明白。无心的身世真有如此难以启齿吗？为何赫连皇上会出现如此的神情？

“好，明天侄儿再来听世伯公布无心的身世，小侄告退了。”武麒朗声说完，行礼后离开。

赫连上邪想为父皇分忧，道：“父皇……”赫连敬峰马上举手阻止他的话。“皇儿，朕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此事只能朕自己亲自解决，谁也帮不上忙。皇儿，你下去吧，朕想一个人静静，四周的人也都退下。”

赫连上邪和四周伺候的太监，侍卫也只能听命退下。
赫连敬峰揉揉隐隐作疼的头，真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做了。

无心在花园里仰望天上繁星明月，虽然夜色很美，她却无心欣赏。

不知为何，今天一整天她都是坐立不安，一阵阵的气血翻涌让她无法定下心，好像是有什
么重大的事要发生般，让她心中直涌上一股不详的预感。

霞姑见她神情忐忑不安，以为她是为了殿下去向皇上问明她身世的事担心，便劝她到外面
看看星空，放松心情。

无心在园子里仁立，心情依然静不下来，不过她明白自己不是为了武麒的事而心烦。在昨
儿的互诉衷情后，她是全然相信他，相信他的保证，也坚信他会说到做到。

她担心的是其它事，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总之有不好的感觉一直笼罩在她心头，让她不安。

一个轻轻的声响出现在她身后，无心警觉地立刻回头。那个人快她一步，她整个人已被拥
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怀里了。

“殿下！”无心欣喜地看着抱着她的男人，也反手抱住了他的腰。

“你特地跑到花园来是在等我吗？傻人儿。”武麒在她额上亲了下，笑问。

无心浅笑回答：“无心心中有事一直静不下来，就到花园走走散心，想不到殿下会来看无
心，无心好高兴。”

“不是说好一切都有我吗，你只要留在花影宫里等我的好消息就可以了，你还担心什么
呢？”武麒看无心愁上眉梢，有些心疼地搂紧她。

无心将脸偎入武麒怀中，虽然她的不安是另有其事，但武麒的关心令她的不安一扫而空。
她柔顺地回答：“无心明白，无心会信任殿下的。”

武麒温柔的声音从无心的秀发里传出：“乖，这才是我的乖人儿。园子里夜深露重的，我
们回房聊吧。”

武麒弯身抱起了无心，轻松地走向房间。

关上房门，两人在桌前坐下，无心看武麒平静的脸色，猜测着：“殿下，皇上还没将无心的
身世告知殿下吧？”

武麒笑笑抚着无心清丽的脸颊，眼里有称许。“聪明的无心，看来我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不错，赫连皇上是还没将你的身世告知我，不过，世伯答应明天就会源源本本告诉我，所以你的
身世明儿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殿下若了解无心的身世，就不知是不是还能用如此轻松的心情面对无心，殿下或许会嫌
弃无心了。”无心说不担心自己的身世是骗人的，她虽然信任武麒，但是心中仍有忧虑。

“无心，你还是不能相信我吗？”武麒蹙起浓眉。

无心摇头解释：“不是，无心相信殿下，只是……”武麒大手封住了无心的小嘴。

“不是就好，其余什么都别说了。无心，你要全心全意相信我，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搂
她入怀，他清楚地再说一次。

无心点头，揽着武麒的颈脖。“殿下请放心，无心不会再说那些话了，无心绝不会再说
了。”

软玉温香在怀中，武麒是血气方刚的男人，怎能不动心呢。他头一偏又吻住了无心，现在
他已无法一天不亲亲无心，他是吻上瘾了。

这个吻在武麒极大的控制力下很不舍地分开。无心红着脸靠在怀中，享受和他如此相依偎
的时光。

“你再这么靠着我，我恐怕今晚又要冲冷水才能入睡了。”武麒抱着无心，无奈地苦笑。

无心再不知人事也听出了武麒话里所包含的欲望。

她涨红了脸，急想找事来化解一触即发的情欲。她看到了桌上的茶壶，倒了杯茶送到武麒
嘴前。

“殿下，请喝茶。”

武麒笑着喝下了茶，仍不忘邪气地逗逗无心：“你是在浇火吗？但是热茶只会让火愈浇愈
旺呢。”

无心被逗得不好意思，也倒了杯茶自己喝下。

“茶是霞姑新泡的，别辜负霞姑的美意，殿下还是多喝杯茶吧。”无心急急又倒了茶给武

麒喝，真希望他能快快收回如此的烈的目光。

武麒笑得愉快，就着无心的手喝下一杯杯的茶，也喂了无心几口的热茶。

只是身子里的欲火没被茶浇熄，却真如武麒所说，是愈来愈炽烈了。

欲念难忍，武麒管不住礼教，抱紧了无心，凑嘴上前吻住她。这个吻比任何一次都来得狂野；但光是如此还是止不住欲火，武麒索性抱起了无心，两人双双倒在床上。

火焰般热烈的情欲主宰了两个人的神智，武麒的大手急切地要解开自己和无心身上的束缚，而他的唇更是一刻都不愿离开无心迷人的脸蛋、皓颈。欲望如火，将两个人焚烧得痛苦难忍，唯有互相安慰才能解去这磨人的情念。

终于两人身上全部的束缚被武麒解下扔到地上。

他的大手扯下了床帐，天地间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帐里缠绵的男女。

在激情之神的控制下，武麒的唇吻遍了无心的身子，她胸前的两颗蓓蕾是他的最爱。

无心的小手紧紧攀住了武麒的肩头，难耐的呻吟从她喉咙里喊出。

武麒的汗水滴落在无心白玉无暇的身子上，没有迟疑，他俯下身占领了属于他的宝贝，他的傻人儿。

欢爱就此开始，合而为一的两个人变成了一条蛟龙，翻腾在欲海里，他们从对方身上取得了欢愉，也带给另一伴无限的战栗快感。

所有的礼数都消失了，只剩下取之下尽的快乐和无尽的激情……

当黑暗的天空透进一丝灰蒙蒙的光线时，鸡啼声尽职地响起，嘹亮的叫声在告诉着天下人，天亮了，一天又要开始了。

宝珍、宝卿两人分别端着水盆、拿着布巾往无心房里走去。伺候无心起床梳洗本是霞姑的工作，不过霞姑今早说有其它的事，叫了她们过来服侍。

“听说武殿下已经决定太子妃人选了，就是无心小姐呢。”宝卿提起。

“我也听说了，昨天武殿下已向皇上禀明，也说要向无心小姐的父母求亲呢。”宝珍附和道。

“哇！真想不到会是无心小姐，那我们就要加倍好好伺候小姐，不能再粗心怠慢了。”宝卿巴结他说道。

两人来到无心房前，轻敲了下门便推门进入。走过花厅，宝珍将水盆放在梳妆台旁的架子上，无意中看到丢了一地的衣裳。

“奇怪，无心小姐怎会将衣裳乱扔呢？咦？这衣服不像是无心小姐的啊。”宝卿从地上捡起了件男人的外衣，惊讶道。

两个宫女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伸手拉开纱帐，看到床上的情形不由得尖叫了一声，吓得急往外冲去。

武麒被宫女的尖叫声吵醒，睁开眼睛，想起身时，却感到有个东西压在自己的胸口上。他低头一看，登时也呆住了。

那是无心，她正偎在他胸膛上，发丝垂在一边。

露出她大片光滑白皙的背。她一只小手和他的相握，另一只手则放在他的肩上，两人四腿相交缠，而且还是身无寸缕地搂抱在一起。

昨晚的记忆此时如潮水般向武麒涌来，他和无心欢爱的印象在脑中模糊且快速地重演一次。老天爷！

他和无心……他已和无心有夫妻之实了……这……怎会这样呢？

但是房外纷扰的声音让他无暇思索原因，他马上轻轻摇着无心，唤醒她。“醒醒，无心醒醒，快点醒过来，快醒醒……”无心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她头好重，好想再睡会，但是当看到她看到武麒的脸时，被吓得睡意全消，惊讶地立刻起身。当她一坐起时，披在身上的被子滑落，光洁的身子毫无遮掩地展露在武麒的眼前。

“啊！”无心脸红地惊声大叫，七手八脚地将被子拉起。她羞得手足无情，不明白自己怎会没穿衣裳。

武麒没时间解释，跳下床，快速地穿上衣裳。

无心看到武麒也是光溜着身子，又被惊得尖叫了声。

武麒穿好衣裳，听到外面的嘈杂声愈来愈大，立刻走出房间。房外已经聚集了一堆人，四位公主和两位千金小姐也在场，大家都用奇异又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武麒，窃窃私语着。

武麒明白现在他必须将责任一肩扛下，以减少无心会受到的伤害。他指着宝珍、宝卿两个宫女下令：“你们两人快到房里伺候无心小姐。她将要成为西武国的太子妃，你们必须要好好

服侍无心小姐。”

宝珍、宝卿不敢不从，赶忙快步走入房间。

武麒再向众位公主千金们略微点了点头，朗声宣布：“这些日子和诸位公主、千金们相处，小王受益良多。在经过谨慎考虑后，小王决定选择无心为太子妃。

但是小王仍是很高兴能认识诸位小姐，也邀请各位小姐有空来西武国游玩，小王一定竭诚招待。小王告退了。”他有礼他说完客套话，拱拱手后大方地离开花影宫。

武麒的话引起了在场众女子的惊呼，目瞪口呆地看着武麒离开，直到看不到人影了才回过神来。众人面面相觑、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而在房里的无心，红着脸让宝珍、宝卿伺候穿衣、梳洗。她安静不语，而两个宫女虽然心有疑问，但又不敢问。

此时霞姑走入房里，挥手要宝珍、宝卿离开，等房里只剩下她和无心时，她才赶忙询问：“小姐，大家都说武殿下从小姐的房里离开，殿下和小姐有……有不寻常的关系，这是真的吗？”

无心看着霞姑，又羞又慌的。她掩面而位，“我……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她只记得昨天她和武麒边喝茶边聊天，然后两人便情不自禁地缠绵拥吻，然后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武麒竟对她做了那样羞死人的事。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和武麒做出……她不是个大胆媚行的女子，殿下也不是好色无礼的小人，她真不知道昨夜他们为何会控制不了自己做了错事。纵使殿下要娶她，但在婚前也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啊，无心真是欲哭无泪了。

“小姐，你别伤心了，武殿下不是不负责任的人，再说小姐也要嫁给武殿下了，虽然这行为不合礼教，但也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小姐你就别这么难过了。”霞姑忙安慰着无心。

无心摇摇头。她明白武麒会娶她，但是他们这样的行为已让这段亲事蒙羞了，纵使她当了西武国的太子妃，这个污点却是会永远存在；而且这事又让那么多人知道，总会传到皇上耳里，这不是让殿下在皇上面前难做人吗？无心真是懊悔又自责。

武麒脸色阴霾地回到悦心宫，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为何会控制不住自己做下了错事？他一向很自豪自己的自制力，绝不可能出意外的。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他明明就和无心有了亲密关系，他如何解释呢？

武麒想不通，真的无法了解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幸而他早已决定要娶无心为妻了，这样的亲密关系迟早会发生，现在只是提早有了夫妻之实。他要尽快将无心娶回国，以免她在大连皇宫里受委屈了。

既然是一定要娶无心为妻，就算她是什么身世也不能改变娶无心的事实，那他就先修书一封通知父王，请父王尽快准备婚礼，他要在最短时间内娶无心入门。

武麒让服侍的侍卫磨墨，振笔疾书地写了封信给父王。

看看时间，赫连皇上也该上完早朝了，该是回答他无心身世的时候了。

武麒换上太子礼服，整理好衣饰就出门，不过他这回要带无心一起去见赫连皇上。

经过了昨夜的事，她和他已是不可分的共同体，他们该一起面对未来的。

无心明白自己和殿下的事已经在花影宫里热烈地流传开来。她不敢出门面对众人的目光，一直就留在房里。

哪知武殿下不久后再次光临花影宫，要接她一同去见皇上。再见到殿下时，无心眼儿红了，心情是欣喜又激动。

无心怀着一颗欢喜安闲的心和武麒来到了御书房外。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是对武麒真心信任、全然相信的愉快笑容。

在太监的通报后，她跟着殿下走入御书房。

“见过世伯。”

“见过皇上。”

武麒和无心双双向赫连敬峰行礼。

“不必多礼了。”赫连敬峰看着眼前的一对男女。

心想他们真是郎才女貌。若不是无心的身世作祟，他们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世伯，小侄依约前来，也带了无心一起来，就请世伯告知小侄无心的身世。”武麒拱手向赫连敬峰说。

一旁的赫连上邪见状想退下，心想或许父皇只想单独面对武麒和无心。

赫连敬峰明白儿子的心思，不在意道：“皇儿，你也留下来吧、这件事该让你明白的。”

“陈总管，你到边官带英妃来御书房见朕吧。”赫连敬峰转头对身边的太监总管下令。

“皇上要找娘来亲自说明？”无心轻声问起。

“这事除了你娘外，谁能明白你真正的身世呢？”

赫连敬峰看着无心无奈说道。

无心低头不语。

赫连敬峰让左右伺候的下人都退下。御书房里只剩下赫连上邪。武麒和无心后，他才淡淡他说起了往事——“在等英妃来到御书房之前，朕先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你们。无心的母亲是朕年轻时巡视民间遇上的女子。初遇上她，朕便被她的冷艳、不可方物的美丽所震惊、不顾她已是订了亲的身分，朕强行带她回宫，并且封她为英妃。”

这话大出乎武麒和赫连上邪的预料，两人瞪大眼睛看着无心，无心则是沉默不语。

“说到这，朕明白皇儿和武世儿你们一定有个共同的疑问，无心既是英妃的女儿，那她也该是朕的女儿，就是位公主了，但为何无心不但没有公主的封号，也不住在宫中，甚至宫里所有人也不知道无心的存在。

唉……说起来这事是件宫门丑事，也是朕一生中最不愿意想起的憾事，无心她……并不是朕的骨肉。”

赫连敬峰这话一说出，武麒和赫连上邪都呆住了。

身为妃子，所怀的孩子竟然不是皇上的，那不表示……英妃失贞，和别人私通有了孩子？

无心的头垂得更低了，心中只有无限的难堪。

赫连敬峰停了停，嘴角有些嘲弄，继续说：“朕说得太急了，该说无心或许也是朕的骨肉，因为连英妃也不清楚无心到底是谁的孩子。英妃初入宫时，朕非常地宠爱她，任由她予取予求，但她不同于一般的嫔妃见到朕时总是笑脸相迎、温柔相待，她总是冷着一张脸，少言少语也很少有笑容。英妃是那般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反而得到了朕更多的宠爱，当然也让后宫的后妃对英妃非常嫉妒。”

“不久，就有谣传英妃和当时的御林军侍卫长庞群有不正常的关系，朕听到传言时只当是旁人对英妃的恶意中伤，并不放在心上。哪知……朕亲眼撞见了英妃和庞群衣衫不整地在床上嬉戏，朕当时简直是气疯了，拔出了随身的配剑，当场一剑就杀死了庞群。当剑尖转向英妃时，她非但没有害怕、求情，反倒是漾着一张笑脸……朕当场怔住了，而英妃居然说了让朕此世也忘不了的话，她说：‘臣妾怀孕了，但是臣妾不知道肚中的孩儿是皇上的或是庞群的。’”“就是这句话让朕下不了手杀英妃。英妃是罪该万死，但她肚里若是朕的孩儿，朕不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吗？朕无法痛下杀手，只有将英妃打入冷宫，今生今世都不准她离开冷宫。”

“后来英妃在冷宫生了个女儿，朕为了惩罚英妃的不忠，要管事将孩儿交给城外平民抚养，并且下令那孩儿每半年才能回宫和母亲相聚十天，十天一到她们母女又要分开，让她们母女今生都不能共享天伦。”赫连敬峰停下话，喝了口参茶润喉。他以为今生今世都不会重提这段让他伤心的往事。

武麒怎么也想不到无心的身分竟会是如此，愣在当场无法说话。难怪赫连皇上不公开无心的身世；难怪当他决定要娶无心为妻时，赫连皇上会那么反对；难怪无心会说她配不上他，说他明白她的身世后会嫌弃她。上苍啊，无心竟有如此的身世，这是老天爷和他开的玩笑吗？

“父皇，无心有如此的身世，父皇为何还肯让她成为太子妃的候选人？”赫连上邪万分不明白。

赫连敬峰笑得很落寞，看了无心一眼，说道：“英妃受宠时，朕曾给了她一块金龙令；

有了此令就可以向朕要求一件事。英妃拿了金龙令来见朕，要求让她的女儿无心成为太子妃的候选人，朕无法食言，只能答应了。”

“当朕第一眼看到无心时，简直像看到了英妃年轻时的模样，相同的冷漠、一样艳如冰霜，美得能夺去人的呼吸，那时朕就有预感武世儿会选择无心为太子妃。没有男人能逃开这样的女人吸引，果然还是发生了，这或许是天意吧。”

“武世儿，现在你明白了无心的身世，仍要娶无心为太子妃吗？”赫连敬峰看着武麒，清楚地再次询问。

无心抬头看着武麒，眼里有着对他的信任，相信殿下不会对她失信的。

武麒闭了下眼，再睁开眼睛时，很坚定地点头。

“要，我要娶无心。”身世是无法选择的，也不是无心的错，他娶的是无心，并不是她的家世。

这回答换来了无心欣慰的笑容。

赫连敬峰对武麒的肯定答案深表赞许，不过这其中还是大有问题：“武世儿，你的专情朕很感动，但是你也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无心或许是公主，但也很有可能是私生儿，终生都要背负母亲不忠的罪名。武世儿，你能接受如此的女子为妻，但武大王也能接受这样出生的媳妇为太子妃吗？你要想清楚了。”

武麒这回默然了。赫连皇上没说错，他不在意无心的出身，却不代表父王、母后也能不在乎，尤其母后最重视门当户对，这才是他最该烦恼的事。

无心看武麒沉默不语，知道他在思考皇上的话，不过她依然信任他。他说过会为自己解决一切困难的，她不会害怕任何的考验。

赫连敬峰看三人也站了许久，让他们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歇息会，也命令宫女送上茶点。“冷宫位置偏远，接人来需要一些时间，你们边喝茶边等人吧。”

“世伯，您请英妃来是要问她无心的生父到底是谁，但英妃若明白早说了，怎会等到今天才说呢？”武麒不懂地询问赫连敬峰。

赫连敬峰摇摇头冷笑。“一个做母亲的绝对不可能不明白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英妃只是不说罢了，并非不知道。因为英妃很聪明，无心的身世不曝光，朕就不会对她们母女做出任何的处置，所以她才一直隐瞒不说。”

“那世伯现在请英妃来此，英妃就会明说吗？”武麒再问。

“她等的就是这一天，她一定会公布答案的。”赫连敬峰深知常婉英心机深沉。

“因为英妃得了个太子女婿，父皇就算明白无心不是父皇所生，也不会对英妃母女不利的，是不是？”接口的是赫连上邪。想不到无心如此单纯的女孩会有这么不简单的母亲。

无心有些心虚地不敢看武麒。娘真是如此打算，而且更想藉殿下的势力让娘离开后宫同她到西武国。

无心对武麒是真心真意，但有了娘的命令在身，本是单纯的感情不免就掺杂别有所图的心机在里面。

武麒见无心不敢看他，他的心沉了下来。

一会后，陈总管带着常婉英走人。她举止雍容、姿态优雅地向赫连敬行礼，后面跟着霞姑、喜姑。

“娘。”无心看到娘，轻喊了声。

常婉英对女儿微笑点头，神情淡然但心情愉悦。

她虽年近四十，但依旧冷艳逼人，她和无心站在一起不像母女倒像是姊妹。

“无心就要嫁给武殿下，但是身世不明是无法当上太子妃的，现在你该老实说出无心的生父是谁了吧？”

赫连敬峰冷着脸道。

常婉英仔细地想着在场的众人，皇上、太子殿下、武麒太子、无心都在，那她的计划总算可以完成了。

常婉英浅浅一笑，拉着女儿的手看着她，用清亮的嗓音开口：“无心你真是个好孩子，为娘达成了心愿，真成了武殿下太子妃，娘好高兴。无心，娘一直不告诉你你的生父是谁也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而今你的终生有着落了，那娘就可以安心说出。你的父亲不是权倾天下的皇上，他只是个侍卫长而已。无心，你爹就是被皇上处死的侍卫长庞群！”

答案一宣布，整个御书房是一片的死寂。大家似乎都已猜到结果是什么，所以没有一人的脸上是惊讶神色。无心的脸色最为冷漠，这个答案她预料过的，若她是皇上的女儿，娘不必如此费尽心思地保护她，而她一直也当自己是那位侍卫长的女儿。

赫连敬峰的哈哈大笑声打破了寂静。“很好，很好，常婉英你终于亲口说出无心的身世了，果然她不是朕的女儿，真是你和庞群私通所生的孩子，你总算肯承认了，真好，哈……真好啊！哈……”皇上的笑声里包含着忿怒和痛心。那么鲜明的伤痛，表示常婉英的背叛真是深深伤害了他的心。

父子连心，赫连上邪握紧了拳头，极为不齿常婉英的作为；无心也为娘的不贞而深感对不起皇上；武麒心中则是五味杂陈，看着无心的眼神复杂深沉，觉得自己被她利用了，让他脸色难看。

站在一旁的霞姑是一副早就明白的表情，而喜姑却是一脸的错愕，频频用愧疚的神情看着皇上和无心；只不过她们是奴婢，谁也不会多注意她们的表情。

赫连敬峰停下笑，静了好一会，才面无表情地下令：“武世儿，你明白了常无心的身世，可以带她回西武国成亲了。陈总管，将常婉英押回冷宫，没朕的命令，她还是一步也不能离开

冷宫。”

对于皇上的判决，无心急急地跪地，向皇上情求：“皇上，无心大胆向您恳求，求皇上放了我娘，让我娘能随无心到西武国，求皇上答应。”

赫连敬峰冷哼一声，不悦道：“常无心，你这请求真的很大胆。朕若放了你娘，朕的威严何在？朕以后又如何再管理后宫呢？常婉英是犯罪的嫔妃，必须留在冷宫服刑，朕不会答应让她离开的！”

无心见皇上不答应，忙起身转向武麒请求：“殿下，无心求殿下帮帮忙，请皇上放了我娘，让我和娘能一起到西武国，请殿下帮帮忙。”

“你费尽心思想选上太子妃是另有目的，是吗？”

武麒眼中一片冷漠，问得绝情。

无心不会说谎，很老实地点头。“不错，母女团圆是娘的希望，无心是为了完成娘的心愿而竞选太子妃。”

而今我就要是太子妃了，娘却不能和无心在一起，我放心不下。无心请求殿下帮忙，让无心和娘能团聚。”

她拉着武麒的手请求着。

无心太单纯了，心中有话就全部说出，认为武麒会明白她的意思。她当初是为了娘去选太子妃，后来是真心爱上了武麒，否则她不会将自己交给他。现在她能和武麒在一起，将武麒当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才求他的帮忙，却没深思她说出的话会引来何样的后果。

以武麒对无心单纯心思的了解，他应能体会她的心情和话语里的含意，但是乍然听到无心是另有所图才做他的妻子，出发点不过是想利用太子妃的权势，图得荣华富贵。

哪个男人愿意被人利用呢？这对他的男人尊严来说是多大的打击！想到自己真心真意去爱一个人所换得的竟是虚伪和利用，这让他情何以堪。

武麒的理智已被怒火焚烧殆尽，他甩开无心的手，语气如降雪寒霜般，冷得冻人：“我帮不了你，更不能娶你为西武国的太子妃，谁教你的身世无法担此地位，我们的婚事就此作罢！”一字一句深深敲入大家的耳里。

无心呆愣愣地直瞪着武麒，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你……你不肯娶……娶我，因为我……我的身世？”她问得愕然。

“对，你的身世无法做太子妃！不过小王既然对你有分责任在，小王就会负责的。”

他不会逃避责任。

“武殿下当然要负责了，殿下和小姐已有了夫妻之实，小姐已经是你的人了，殿下怎能不给小姐一个交代呢？”霞姑大胆地插嘴，她和常婉英的脸上都有丝阴狠的笑容。

这消息让在场的人震撼，但武麒的脸色却没丝毫的改变，仍是很冷静。“既是小王做的事，小王一定会负起责任。无心，小王愿意纳你为妾，就当是给你一个交代，你仍是同我回西武国。”

“这对无心太不公平了，武殿下既然已选无心为太子妃，怎可出尔反尔呢？”常婉英出声为女儿争取权利。

“纳无心为妾就表示小王的负责。她的身世绝不可能当上太子妃，虽然是为妾，但她享受的荣华富贵和太子妃一样，小王不会亏待她的。”武麒看了眼无心。

无视于无心眼里的哀痛茫然，不带感情他说着。

常婉英叹了口气，似乎很无奈。她走到无心面前对女儿说：“无心，你做不成太子妃是娘害了你，但庆幸武殿下还是愿意纳你为妾，总是一样能在宫里享福，你别管娘了，就做武殿下的妾，同武殿下到西武国吧。”

无心紧闭着唇，不发一语，只是用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武麒。

“无心你别怪武殿下，要怪就怪娘吧。娘希望你有个好归宿，现在虽然情况有变，但仍是跟着武殿下，娘也能放心了。娘在边宫住惯了，继续住下去也无妨，你和武殿下到西武国吧。”常婉英交代完后就要离开。

此时无心却出声叫道：“娘，无心不嫁了，无心要留在边宫陪娘，十天过了就离宫回山上养父母那儿，这一生都不嫁人！”她神色凄然，移开眼不再看武麒，话也说得云淡风轻，像说别人的事般。

“不可以，你已是武殿下的人了，怎能说不嫁人呢，你必须跟着武殿下！”常婉英冷着脸严厉道。

“不，无心不嫁人，谁都不嫁。娘，无心要留下来！”无心回答得也很坚定。

“不行，你一定要嫁人。武殿下，你答应了要纳无心为妾，而无心也已经是武殿下的人

了，殿下可绝不能反悔不守诺言，抛弃无心。”常婉英对女儿说不通，转向对武麒施压。

武麒也不打算放走无心，她是他的人，这一辈子都是他的人！

“小王会对无心负责，你可以放心。”

常婉英满意地点点头要离开御书房，而无心也立刻跟在身旁。常婉英看无心这样，有些生气了，“无心，留下，跟武殿下回西武国。”

“不。”无心简短又坚定地拒绝。

“你若还承认我是你娘，就要听话，好好伺候武殿下，做好小妾的本分。”常婉英放柔语气。

“不，若娘不要无心留下，无心只有一死！”无心凄怆的脸上露出决然的神情。

常婉英看着女儿，也很清楚地告诉她：“你若不想让娘为你而死，你就乖乖去做武殿下的小妾！”神情也是无比认真。

在场的赫连敬峰、赫连上邪，武麒都为常婉英、无心这对母女的对话傻眼了。常婉英对无心这样冷淡无感情的模样，哪像是对母女，比陌生人都还不如。

“娘，为什么要逼无心？无心只想留在娘的身边啊！”无心看着母亲伤心喊道。她不要嫁给一个背信食言、又看不起她的男人，她宁死也不要！

“因为那是你的命，你没有好出身，只能做妾，命定如此，你怨不了人。”常婉英脸上挂着残酷的笑容，有如报仇雪恨的高兴快乐。

娘如魔鬼般的冷酷神情，让无心不自主地颤抖，后退了两大步。

此时一个人影冲出来，护在无心身前，猛烈摇头地大声叫道：“不是，那不是小姐的命，小姐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她的身分不凡，绝不是像夫人所说的，不是……”那个人是喜姑。

喜姑的举动惊动了大家，也让众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喜姑激动地转向皇上，慌乱地哭叫：“皇上，小姐真正的身世是……”“喜姑，住口，不可以胡说，不能说！”常婉英大声喝住喜姑要说的话。她不知道喜姑为何会突然冲出来乱说话。这个该死的奴婢会破坏她的计划的，她不能让喜姑坏了她的事。“喜姑，在皇上面前不能放肆，走，我要回边宫了，快和我一起回去。”常婉英走近喜姑，又换上一脸的柔和，强拉着喜姑要离开。

喜姑挣扎着不肯走，要将实情说出：“不，夫人你好狠心，你怎能如此对待小姐呢！”

喜姑做不到，今天喜姑要向皇上说出实情，不能再伤害小姐了！”

喜姑立刻再转向皇上，双膝下跪，颤着声哭道：“启禀皇上，小姐不是庞……啊！”

一声痛苦叫声划破了空气，眼前血腥的一幕是在场所有人想都不曾想到的噩梦。常婉英竟拿出了怀中匕首，一刀刺进了喜姑的背脊。

这事发生得太骇人也太快了，让一旁的赫连上邪、武麒来不及阻止。见常婉英拔出匕首还想再刺向喜姑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扑上前捉住了常婉英，匕首也被拍落地上。

“贱婢，不可说，你要说我就杀死你，杀了你！杀了你……”

常婉英脸色狰狞，发疯般的大声叫着，一旁的陈总管急忙扶住了喜姑。

喜姑脸色苍白，直喘着气，眼神看向无心，困难地叫道：“小……姐，小姐……”无心被发生的情形吓呆了，瞪大了眼无法思考；直至听见喜姑的叫声才唤醒了她。她冲到喜姑身旁拉着她的手，伤心地哭喊着：“喜姑，喜姑！”

喜姑反倒是一脸的平静，露出一丝痛苦的笑容，温柔地安慰无心：“小姐，别哭，喜姑没说……说出真相……前，不……不会死的。扶……扶着我，喜……喜姑要向……

向皇……皇上禀报……”无心点点头，边哭边扶着喜姑再次跪在皇上面前。

“不能说！你不能说，不能说！喜姑，阻止那贱人，不能让她说，不能……”被赫连上邪和武麒捉住的常婉英仍在大声地咆哮着，这骚动引得御书房外的侍卫急忙奔入护卫。

“拿下英妃和那奴婢！”赫连敬峰指着喜姑下令。

侍卫忙上前捉住喜姑，也从两位殿下手中接手制服常婉英。

喜姑忍着剧痛，深吸了好几口气后，尽量用平稳语气开口说：“启禀皇上，无……无心小姐不是庞群的孩……子，小姐是……是皇上的亲……亲生骨肉啊！”

这话如投下了个更大的震撼，赫连敬峰嘎的一声从座位上起身，急急冲下来。他蹲在喜姑身前问她：“你说什么？再说一次，说清楚来！”

喜姑看着皇上解释着：“皇上，无心小……小姐是皇上的……女……女儿，这是千……

千真万……万确的事，喜姑绝不说谎。皇上您一定要……相……相信奴婢的话，因为……因为庞群和夫……夫人根本是清……清白的，这……这全是夫人所策……策划的计……计谋。”

这话听得赫连敬峰怔在当场，不知该如何反应。

“庞群一直就为夫……夫人的美貌所迷惑，但是他……他总守着自……自己的本分，不敢对夫……夫人有不规矩的举……动，而夫人就……就骗庞群喝下快……快乐散，庞群受到药……药性控制，不……能自己而做……做了错事。事后他……他非常后……后悔。

但在夫……夫人的抚慰下，就甘心……情……情愿地为夫人所控……控制。那天皇上看……看到夫人和庞……庞群一起，也……也是夫人故意这……这么做的。

其实庞群到……到死都不明……明白，和他有亲……亲密关系的人不……不是夫人。他服了快……快乐散，激情让他已是神……神智不清，他根本分不出和他一……一起的人是谁。那不是夫……夫人，而是霞……霞姑。庞群是枉……枉死的。”喜姑断断续续地又说出更骇人听闻的事。“夫……夫人……我……”喜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那一刀深入她的肺腑，她的性命已如油尽灯枯，所剩无几了。

“陈总管，快找易御医过来，快去！”赫连敬峰忙下令。

“喜姑，撑下去，你会没事的，撑下去！”无心抱着喜姑，哭得十分伤心。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赫连敬峰起身，看着常婉英，语气悲忿。

常婉英尖声冷笑一声，语气忿恨道：“为什么？你还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不顾我已经订了亲，见我貌美就用皇上的权威强行要了我！”

我恨你拆散了我与表哥的婚事，我更恨你让我表哥含恨而终！若不是你，我和表哥能永远幸福地在一起，但你却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让我不能和表哥成亲，我恨死你了！所以我要报仇，把你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全部都还给你！可是你是皇上，是权势大如天的皇上，我不知道要怎样报仇。我想了好久，终于让我想到了这个计划！”

“我勾引了你最忠心的部属，施计让你亲手杀了他，再告诉你我有了孩子，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让你不能拿我怎么办！被打入冷宫是我意料中的事，但对我来说反是好事，至少我可以不必再面对你，也不必强颜欢笑迎合你。我开心极了，唯一恨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不过也好，我的恨意无法对你发泄，这孩子就是我最好的泄恨管道！”

“我恨你，更恨这个喊我娘的女儿，我恨不得亲手杀了她。但是我没有，我聪明地留下了无心，因为我要让她变成我最好的报仇工具！哈……你看到你女儿的冷漠淡然了吗？看到她不善言词、孤傲冷僻吗？那是我教她的，我还让她看多生死方面的书，希望她能有厌世思想，想不开而自杀或是出家都可以。我要她不像一般可爱温柔的千金小姐，举凡女子应该会的女红、烹饪、音乐、舞蹈，我都不让无心学习。我希望她变得邪恶，变得偏激、讨人厌！所以我从小到大，从没有真正关心过无心，甚至我不曾抱过她，我是用恨将她养大的！可惜天不从人愿，这个丫头仍是生得亭亭玉立，一副单纯无邪模样，让我的心愿落空，所以我只能再找别的办法复仇。当我知道西武国世子要来皇宫选妃时，我就让无心去当太子妃候选人，还教她如何得到世子的欢心。我已打算好了，无心被选为太子妃后，我再出面宣布她是庞群的孩子，但她私生女的低贱身份是不可能变成太子妃的，顶多只是为妾罢了。我要你这高贵身分的女儿去当小妾，一辈子受委屈，不能抬头见人，那就是我最高兴的事了！这计划本来是可以实现的，可惜，被喜姑这个贱婢打坏了！喜姑，你该死，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你该死！”常婉英张牙舞爪地大骂喜姑。

“夫……夫人，你不……不能一……一错再……错，小……姐……毕竟是……夫……人的亲生……女……女儿啊！”喜姑大口喘着气，虚弱得已快说不出话了。

“我不要这个女儿，我宁愿没这个女儿，我不要！”常婉英咬着牙叫道。

“娘！”无心痛苦地喊。想不到母亲是那么恨她，娘的恨意让她好心痛、好心寒。

“别叫我，我不要当你的娘。看来此生我也报不了仇了，那活着又有何用呢！”语气一落，常婉英突然抓起制住侍卫的配刀，毫不迟疑就往脖子一抹。

“娘！”

“英妃！”

无心和赫连敬峰同时大叫。无心放开喜姑，急冲上去抱住倒下的娘。

“娘，娘！”无心惊愕地哭喊。不管娘如何对她，她终是她的娘啊。

常婉英对无心的叫喊没听入耳，脸上浮起了美丽的笑靥。

“表哥，英英来……来找……你……你了……”语落，她身子一软，魂归离恨天。

“娘，娘……”无心抱着母亲的尸首大哭。

被侍卫捉住的霞姑也跪下，失声痛哭：“夫人！夫人……武殿下，你和小姐昨晚是喝了我放了快乐散的茶水，才会不能自己而有了亲密关系。”

她从怀中拿出黑色瓶子，让侍卫交给武麒。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便是引来皇上杀了庞群。虽然庞群不知道和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是我，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爱他，就算当夫人的替代品我也甘心。庞群死了，现在夫人也走了，我又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偷生呢……”霞姑猛力推开侍卫，捡起常婉英刚才杀喜姑的匕首，飞快地往心口一刺，当场身亡。

无心倒抽一口气，眼睁睁地看着霞姑的身子倒下。

“夫……夫人，等……等我，喜姑也……来……来了。”眼儿闭上，喜姑往后一仰，追随她的主人去了。

不过只是一会的时间，地上便躺了三个人的尸首。

无心跪在三具尸体的中间，注视着倒在身边三个与她最亲的人。她脸色如土，双眼空洞无神。

“皇上，易大夫来了！”陈总管匆忙带着易禹安走入御书房，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说不出话来。

易禹安急急观视倒地的常婉英、霞姑、喜姑三人。

但是这三人气息全无、脉搏也停止了，已是回天乏术。

他向皇上摇摇头，表示人已死了。

武麒从听完喜姑说的真相后，两眼就不曾离开过无心。要她面对这样剧烈狂暴的实情，他害怕无心会受不了。现在见她呆滞无神的表情，他忍不住上前拥住她，轻声唤着她：“无心，无心……”无心听到声音，眼珠子转了转，使尽力气地放开喉咙大叫了声。凄厉的尖叫声响遍了整个皇宫，她眼前也一黑，软软地瘫倒在武麒的怀中晕过去了。

她什么都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这不是真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如何？无心还没醒吗？”在无心的房间里，赫连敬峰关心地问一直坐在床旁照顾的武麒。

武麒摇摇头没说话。

“这……都已经三天了，无心何时才会醒啊？禹安。”赫连敬峰焦心地看着易禹安。

易禹安叹口气回答：“无心公主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她身心受创过深，要休息较长的时间；但她也昏迷三天了，今天应该会醒来才是。”无心昏迷后是格外的安静，既没作噩梦、也没挣扎吃语。呼吸平稳，这不像受惊后的模样。太平静了，静得让易禹安担心。

但他没将实情说出，怕皇上、武麒无法承受，尤其是武麒，三天来他一直坐在床旁陪着无心，几乎到了不吃不喝的地步。无心再不醒来，下一个倒下去的人一定是武麒了，他又怎能再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呢。

武麒看着沉睡的无心，她的面容好安详，安详得似不会再醒过来般。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不由自主地将手指伸到她鼻前探她的气息，好怕她突然就不呼吸了。

在他对无心说了那般恶毒无情的话后，他不敢奢求无心能原谅他，他只希望无心能快快醒来，他愿意负出任何代价，甚至愿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回无心的平安。

无心的房里除了武麒。易禹安是固定照顾的人外，赫连敬峰每天都会来看无心。他心疼无心所受的苦，父亲的焦虑全写在他的脸上。

“动了，动了，无心的手动了，动了！”一直盯着无心的武麒突然大叫。

易禹安忙上前为无心把脉，然后点点头。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屏息等待无心转醒。

一会后，无心果然缓缓睁开眼睛。

“醒了，醒了，真的醒了，无心！”武麒握着无心的手高兴地叫，双眼紧紧看着无心，好怕她又闭上眼。

无心睁开眼睛就直愣愣地看着前面，首先印入她眼帘的是武麒，而皇上。易禹安也探头来看她，可是无心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仍是睁着一双大眼睛，对于大家的关心似是视若无睹。

“无心，无心，你看到我了吗？听到我在叫你吗？”

你说说话，别这样一声不吭地吓人，无心，你说话啊！”武麒心急地摇着无心。

“世子，请扶起无心公主，让我诊视看看。”易禹安示意武麒扶无心坐起。

无心不反抗地任武麒扶起，但绝俗的脸上仍是无表情。

易禹安先为无心把脉，之后拿下身上的玉佩，在无心眼前左右晃动。无心的眼神仍是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眼珠子竟一动也不动。

易禹安深深叹了口气，心中了然。他脸色难看他说：“无心公主得了失心疯了。”

一句话就将大家的欢乐之情打去，易禹安再解释：“失心疯是一种心病，有些人遇上了超过自己忍受范围的打击后，便会告诉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他让自己活在自己想象的虚幻世界中，在那世界里一切风平浪静，这样他的心灵才能得到平静、逃避现实世界带给他的伤害。”

易禹安为难地摇头。“失心疯，顾名思义就是失去心思的意思，这是心病，药石罔治。若无心公主自己不愿醒来，不想去面对现实，她就会永远如行尸走肉活着。”

“行尸走肉”四个字如闪雷轰然一声在武麒耳旁爆裂开来……无心真的好快乐，今晚无心得到了全天下的幸福，无心会牢牢捉住绝不会放开。若失去了这一切，无心会比死还难过，无心真会变成了‘无心’，会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那是无心曾对他说过话，言犹在耳，她竟真的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

那天，无心经历了她对她的伤害。母亲的无情、两个从小抚养她长大的奴婢惨死，目睹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这让无心如何能随得了呢？因此她才会选择逃开，不愿再看到。听到这个世间的丑陋，如此她才能有勇气活下去吧。

武麒看着无心无神的眼睛，明白无心此刻的心情。

他痛苦地闭了闭眼，他要无心不再受伤害，若这样能使她好过一些，他也会永远照顾她的。

易禹安看武麒痛苦，出声安慰他：“武世子，你先别伤心，失心疯虽然不能用药物医治，但也有其它的办法可行。例如让无心公主受到刺激，促使她从虚幻的世界中醒来，或是带她去见熟悉的人事物，找到她心中最重视的东西；或许更幸运的，无心公主的失心疯只是暂时性的，她会自己复原的。总之，无心公主目前身子健康就是一大好消息了，其余的我们可以慢慢想法子的。”

“可是西武国大王已经来信催促武大哥回国成亲，现在无心姐姐这模样如何成亲呢？”

“盈儿担心地问。”

“不管无心变成什么样子，她永远都是我的太子妃。除了她，我武麒这一生不会再娶别的女人了。无心在大连皇宫里养病，我也会留下来照顾，暂时不回西武国，我会禀明父王暂缓成亲之事。”武麒看着无心，斩钉截铁他说。

武麒对无心的心意，在场的众人都很感动，只愿无心能快快清醒，不辜负武麒的一片真心，也不会误了无心自己的青春啊。

转眼间，夏天过去了，时序已进入凉爽的秋季，武麒在大连皇宫里也待了两个月。

轻巧的小船里，一个绝美脱俗的女子坐在画舫里看着这片美丽的湖光山色，身旁有个壮硕英武的高大男子，男子正一口口喂着她喝参茶，还一边小心翼翼地那女子擦拭嘴角流出来的茶水，模样十分温柔体贴，只是那女子睁着一双无神大眼，空洞地看着前面，对于那男子，她丝毫没有感觉。

武麒喂无心喝下半杯茶后，再为她顺了顺发丝。

“无心，我们现在就到水上宫走走吧。你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你一定会想再去看看的，我这就带你去。”武麒摇起船桨，往水上宫划去。

虽然无心仍是不言不语，只会睁着大眼无神地看着前方，但是武麒对她的照顾可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他明白无心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平静自在，只要她不痛苦就是他最大的安慰了，那所有世俗的痛苦就由他一肩扛下吧，那是他罪有应得，他扛得心甘情愿。

小船在水上官前停住，他绑好船就抱着无心跃上码头往水上宫走去。

水上宫四面八方的窗子都打开了，凉风从四面袭人，吹得挂在窗边的风铃叮叮当当的，煞是好听，加上特意挂上的七彩布漫随风轻飞，让这水上宫看起来真像是天上宫阙一般。

武麒在她身旁坐下，笑着说：“你那时就坐在这里，我坐在上面，当我第一眼看到你时，我整颗心都被震撼住了，原来世间上也会有如此美丽的人儿，你的冷艳几乎让我移不开眼，现在想想我那时就已经是爱上你了，无心。”他看着无心静静说着，忍不住轻移过头，在她嫣红的小嘴上亲了下。

当然，面对这举动，无心还是没有反应。

武麒不在意，看到一旁放着的笛子、箏、鼓，便拿了笛子过来，笑着对无心说：“无心，我吹首曲子给你听听。”

将笛子放在嘴上开始吹了起来。他吹的曲子就是无心曾用树叶吹奏的小曲，曲调婉转轻快，很是动听。

吹毕，武麒笑着自谦道：“虽然是同样的小曲，但是笛子的声音还是比不上树叶吹得好听。”

无心本是无神的眼眸，此时却转动了下，似乎有了些许的光彩，虽然马上又恢复原状，但是武麒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兴奋地握紧了无心的小手。“无心，你有反应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对不对？无心，我的无心！”武麒忍不住将她搂入怀中，他真是好高兴。

看着手中的笛子，武麒心中决定，从今天起，他会每天吹笛子给无心听。不管她有没有听入耳，这总是一个希望啊。从那天起，武麒身边总会带把笛子，空闲时就吹给无心听，一首接一首。吹奏时会特别留意无心的眼睛，希望能从她眼里再看到光彩。

但是除了第一次外，无心的眼神仍是空洞，对外面任何的声音都没有反应。

武麒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失望，不过他仍耐心地照顾无心。

然而，就算武麒永远想陪着无心，但他终究是西武国的太子，一定要回国的。西武大王已经写了三封书信催促他回国了。

武麒放不下无心，而无心若离开她熟悉的地方，会更难复原的。她既然不能离开，他又无法长久待下，真令他不知何是好。

御花园里笛声悠扬，无心正坐在树下的石椅上。

武麒坐在她的对面，专注地吹笛子。

一首吹毕，武麒停了停，看着无心的眼眸里有些忧伤。他叹口气，自言自语道：“无心，你何时才会好起来呢？父王又来信催我回国了。我离开西武国这么久，也应该要回去了，但是我真的放不下你，我想带你回西武国，又怕影响到你的病情。我该怎么办呢？”

无心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

无心自然还是毫无动静、表情呆滞。武麒对无心的表现也习惯了，他再打起精神来对无心一笑。“别想这些烦人的事了，无心，我再吹首曲子给你听。”拿起笛子又吹奏了起来。

他们两人所在的大树是御花园里最年长的两颗树。

两树并肩而立，树根分开，但是枝叶却纠葛缠绕在一起，所以被唤作同心树。殊不知枝叶太茂盛的树下最容易藏有危机——一条全身青色如婴孩拳头般粗的毒蛇，从树干上静静地滑下。青蛇蛇身光滑灿烂，奇毒无比，它滑向坐在树下的武麒。本来以武麒的功力，一定能察觉蛇的存在，只是他的心思全在无心身上了，加上又在吹着笛子，就忽略了背后的危机。

坐在武麒对面的无心清清楚楚看到这情形，却眼睛空洞无神，不言不语。

青蛇慢慢爬下来，离武麒的头不过咫尺。蛇似是感应到人气，昂首吐信，做出了攻击的模样。

就在青蛇要往武麒颈子咬去时，一直失神不语的无心突然有了表情。她颤抖着身子，双唇抖动发出了声音：“蛇……蛇……”武麒看到无心有动静时，简直是狂喜。他停下吹笛动作一跃而起，高兴地就要冲到无心面前，但这时手臂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痛。他反应很快伸手捉住了蛇，大力往地上一掷，蛇死了，他也站不住脚，踉跄地倒回石椅上。

无心尖叫一声，从石椅上跳起，整个人先是不稳地晃了晃，立刻跑到武麒身旁，扶住他的身体，恐惧地哭着。

“无心……别……别哭。”武麒费力地伸手抚着无心的脸颊，笑得很开心。能看到无心恢复正常，他死也甘心。身体愈来愈没知觉，他昏了过去。

“殿……殿下，殿下！”无心担心害怕地放声大哭，但马上想到可以用嘴吸出蛇毒，忙拉起武麒的衣袖。

她毫不迟疑地凑上嘴吸出他的血。

武麒，你不能死，不能死，你一定不能死啊……

“禹安，武世儿有没有事？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一样的问话，不过这回的对象是武麒，赫连敬峰看着坐在床边的无心叹了口气。老天爷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啊？当他听到宫女来禀报无心病好时，他高兴得立刻就要来看女儿了，谁知宫女又接着说武世子被蛇咬伤了，现在性命交关。情形很危险，使他的开心又变成了担心。他真不明白老天为何要这样戏弄这对小情人！

易禹安给武麒吃下解毒丹，然后安慰众人：“请别担心，青蛇虽毒，但世子内力深厚，加上无心公主又为世子吸出不少毒血出来，世子不会有事的，等一会就醒了，没事的。”

听到武麒没事了，无心原来无比担忧的脸色一沉，离开床沿不再看着他了。

“无心。”赫连敬峰喊了女儿一声。

无心看着皇上，倚身有礼地回应了句：“皇上。”

“你还称朕为皇上？无心，朕没尽到当父亲的责任，这十九年来知道有你存在，却不明白原来你真的是朕的女儿。对于你娘的事，朕感到很抱歉，算起来也是朕逼死她的；而对于你，朕更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朕只想问你，你愿意承认朕这个父亲吗？”赫连敬峰满怀希望地看着无心，这个受了许多苦的女儿。

无心眼儿红了。这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亲情，那她还迟疑什么呢？

“父皇！”无心轻喊了声，奔入父亲的怀中。“父皇，父皇……”无心喃声哭叫着。

她有爹了，她终于也有爹了！

“好孩儿，朕的乖皇儿。”赫连敬峰抱着女儿，语气也哽咽了。

父女相认的画面，让在场的赫连上邪夫妇、赫连盈儿和易禹安都有些眼红。

武麒早已醒了，微笑地看着无心和赫连皇上父女团圆。

“武大哥，你醒了！”赫连盈儿首先发现武麒清醒，开心地叫着。

这叫声引来无心看向武麒。武麒温柔地对无心一笑，而无心却将脸儿转开不看他。

“无心，无心，这个名字不好，也不吉利，皇儿，父皇为你改个名字好不好？”赫连敬峰轻抚女儿的脸蛋，笑着提议。

娘既然这么恨她这个女儿，那就让无心这名字随娘而逝吧。

无心点点头，“女儿任凭父皇做主。”

“好，好。乖孩儿，十九年来你受的苦也够多了，以后的日子该是快乐无忧、顺心如意才是，父皇就为你改名为如意。如意，你喜欢这个名字吗？”赫连敬峰询问女儿。

“喜欢，如意谢谢父皇。”如意对父亲展齿笑了。

“乖。”赫连敬峰拍拍女儿的小脸，满脸的宠爱之情。他将如意拉到武麒床前，把如意的小手放到他手中。

“如意，你生病时，武世儿对你的照顾，父皇、你的皇兄、皇嫂、皇妹、禹安都看得很清楚，也很感动。

其实你们两小口是心意互属，早是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了。如意，你就别再和武世儿呕气了。他已为自己说错话而受了许多苦，你还忍心再处罚他吗？你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只准心平气和，不可再使性子了。”

赫连敬峰当和事佬，说完话后他一个手势，房里的闲杂人等立刻退开，只留下一对有情人。

见父皇走了，如意立刻就想将小手抽开，但武麒却紧紧握住不放。

“放开我！”如意生气地道。

“不放。牵了你的手，我就要牵一辈子，永远不放手。”武麒深情他说，手一使劲，就将如意给搂入怀中。

如意气还没消，但是挣不开武麒的大手，只能臭着一张小脸，用话讥讽他：“殿下是想纳如意为妾吧？”

只可惜如意福分不够，也不想做小妾，请殿下另觅佳人吧。”

“何必要另觅佳人呢？现在我怀里不正好有一个小妾人选吗？”武麒逗着如意。

武麒还敢这么说，使如意气红了脸，要大力推开他。“你太欺负人了，我不会做你的小妾，而且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了，你放手，快放手！”

武麒却是更用力地抱紧如意。“不行啊，赫连皇上刚才特别交代过，你不可以再和我怄气的，而且还说我们已是非君莫嫁、非卿莫娶了，你怎能一辈子都不见我呢。如意，你可是绝对要做我的太子妃的，傻人儿。”笑着亲下如意细腻的脸颊。

“怎么，我现在又是太子妃了，不是说我是小妾的吗？”如意伶牙俐齿地堵回去。

“对啊，你是太子妃，也是小妾，妻妾都让你一个人做了还不好吗？傻人儿。”有了如意，武麒便心满意足了，哪有心思再纳妾呢？

如意当然也听出了武麒的弦外之音。怀疑地看着他。“你是说这辈子都不纳妾了？”

武麒肯定地点点头。

如意脸上仍是冷冰冰的神情。“就算殿下以后做大王了，还是不纳妾吗？不纳妾，就没有后宫佳丽三千了，岂不是可惜？殿下会不想坐拥天下美女吗？不纳妾只是戏言罢了。”

武麒哈哈大笑，香了下如意不饶人的小嘴。

“后宫佳丽三千又如何？我只有一颗心嘛，如何分给那么多人呢？而且我要娶的女子也不是简单人物，她时而冷淡、时而热情，又时而温柔、还时而泼辣撒娇，更重要是她不但貌美如

仙还聪明机伶，这样的一个人女子真是人间罕有、天下无双。你说，娶了如此的可人儿，我还用再纳妾吗？谁又能比得上我的傻人儿呢？”说尽好话，就为了博取佳人一笑。

如意嘴角上扬，果真被逗笑了。“吹牛也不打草稿，世上哪有如此的女子？骗人。”语气已转为撒娇了。

“当然有，不就在我怀中了么？如意公主，请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成为西武国的太子妃呢？”武麒的嘴凑到如意耳旁说悄悄话。

“嗯……等本宫想想再说吧。”如意摆出不可一世的高傲态度。

“你想我会让你有想的时间吗？”武麒话语一落，早已是迫不及待地将如意拉到床上。

看着身下这个让他朝思暮想、全心爱恋的女人，他的吻点点落在如意的雪肤上。这段日子的煎熬让他更加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宝贝，有了如意，他夫复何求。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你陪伴，我一生足愿呢？”

武麒亲了下如意的额头。

如意笑着摇摇头。

“哦？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剩下的话是咬着如意耳朵说的。

如意听后泛起了绝美笑容，柔柔回答：“没有，不过你现在说也不迟啊。”武麒温柔地低头吻住了如意的小嘴。“我爱你。”

有夫若此，她一生又有何求呢，她也足愿了。

尾声在西武国太子住所的碧龙宫里，传出了女子娇嫩的叫声——“真的？盈儿和禹安要在这个月十五成亲，真的吗？”

已成为西武国太子妃的如意，雀跃地抱着丈夫，好开心知道这个好消息。

“看你高兴成这样，你嫁给我时怎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呢？”武麒抱着妻子在椅子上坐下，有些吃味。

如意笑着，聪明地先在丈夫脸上亲了下再回答：“那是因为禹安好不容易才娶到了盈儿，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做姐夫、姐姐的当然要为他们高兴了。”

妻子一撒娇，武磁就火气没了。他微笑着再宣布：“禹安和盈儿成亲是大事，我们既然是他们的姐夫、姐姐，当然礼数不能少了，所以我决定由我们夫妇亲自去道贺，喝喜酒去。”

“我们要去参加禹安和盈儿的婚礼，真的？是真的吗？”如意睁大眼睛看着丈夫。

“当然是真的了。如意的表现太好了，所以父王放我们一个月的假，让你可以回大连皇宫和大伙叙叙旧，以解你思亲之苦，开心吧。”武麒宠爱地揉揉爱妻的发丝。他明白如意很想念亲人，所以向父王提出了要求，而父王一口就答应了，可见得如意有多受宠。

如意嫁来西武国也近半年了，表现得可圈可点，她虽然不会说迎合奉承的话，但天真单纯的个性让人无法不喜欢她。父王喜欢如意的大方可爱；母后喜欢如意的纯真善良；连朝中重臣，只要见过如意的，莫不敬爱她这个博学多闻的太子妃。他当初设说错，他是娶了个人间罕有、天下无双的宝贝。

武麒曾有打算将太子妃丢到宫中，自己仍是过着逍遥的军旅生活，但是娶到了如意，这个想法早就被他丢到十万八千里远了。幸而他训练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就算他没亲自到四方巡视军队，有那些将领在，他也很放心。他现在可是一天不看到爱妻都不行呢。

如意高兴地拍着手，明白这是丈夫为她争取来的假期。她温柔依偎着丈夫，轻轻吻了下丈夫的唇当是谢礼。

“这个谢谢太轻了吧。”武磁不满足的咕哝。

如意笑得娇俏可人，吹气如兰地逗着丈夫。“殿下，这只是微薄的订金，真正的谢礼留在夜深人静时再给殿下好不好？”

定力再好的君子听到这样的话，又看到如此娇媚迷人的女子也会控制不住的，何况是武麒。

他抱着爱妻，急急走向寝宫。

“你要做什么？”如意不明白地问。

“收谢礼。”武麒简短他说。

“但是现在是大白天啊。”如意惊讶道。

“那又如何？你该明白自己嫁了个不按常理做事的丈夫。等着接招吧，傻人儿。”武麒笑得奸邪气，看到爱妻羞红脸娇嗔的俏模样，更是心满意足。

他真是娶对好娇妻了。

完
